

夜集

上海圖書館藏

友聲齋
圖書館

值四十多億元。杭州絲織業生產燈心綢工廠。運去產品因不合國方力其等。多路不暢。易代表團向該業訂了一萬七千多定期貨，解決了這個行業六月至九月的生產問題。

為了解決有些行業產品積壓和資金缺乏的問題，會上還採用以貨易貨的方式，促成了成交。

天津五洲烟廠將積壓滯銷的十五桶紅樓牌紙烟，換購定縣專區合作社的烟葉二萬一千多斤，天津華興肥皂廠用十

五箱藥水肥皂換購了天津專區合作社火碱六萬斤。

在會上，還有不少工廠解決了原料供應問題。松江省買到廣州的牛皮皮三萬多公尺，北京市榨油業買到武漢的芝

廠二百四十噸。津市植物油煉製業及炸果子業也都在會上買到所需的大批棉籽和衛生油等原料。

各地貿易代表不但完成了交易任務，還相互提出了改進產品的意見，青島私營紡織業生產的華達呢在會上不好

銷，而天津、上海的却很暢銷，原因是青島產的面寬只二十九吋，天津、上海產的面寬三十吋。華北各地貿易代表

對上海出產的三星牙膏提出了改進的意見，引起上海代表團的重視。

在祖國偉大的經濟建設戰線上

武漢市改組工程公司

加強對施工的領導

「新華社武漢五月廿八日電」武漢市人民政府建築工程局爲了加強對施工的領導，改組了所屬武漢市工程公司的機構。原來建築工程局下面設市工程公司，在公司下分設三個工區，在工區之下再分工地，這樣，層次重疊，職權不清，大部分幹部集中在公司或工區裏，很少

深入到工地中去，而基層組織又人少事多，造成了工作中的混亂和無人負責的現象。爲了改變這種局面，建築

工程局決定將原屬工程局下屬的三區工程公司，改組爲三區工程公司，

並由工程局直接領導。改組後，工程局將直接領導三區工程公司，

於新開關的工作面，王封礦每天需要六、七百根到一千多根。過去，王封礦用七個班的鋸工晝夜不停地鋸，還供應不上工作需要；有時因爲鋸的槽口不合規格，常使樑板放入支柱槽內互不吻合，一有壓力支柱頂上的鴨嘴棚口就裂開，頂板很容易塌落而發生事故。現在，王封礦使用了電動圓鋸機以後，每天記鋸數千根這樣的支柱，並且質量完全合乎標準。

這部鋸機的外形好像一般機械廠用的鑽床，機器上的馬達是鐵匠爐上用的颯風馬達，鋸身、鋸桿和鑽床上的鑽身、鑽桿相似。因鋸桿上的鋸頭是圓筒形狀，所以他們把這部機器命名爲「圓鋸機」。



景 夜

蕪 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014B

目 錄

夜景	一
兒子歸來的時候	一七
變	四一
山中送客記	七五
鄉下人	九五
張福保	一四一
飢餓	一五七
一家人	一七九
毛辮子	一八九
小犯人	一九七

004258

~~261187~~

夜 景

匪如梳；

兵如篦；

團防猶如刀子剃。

——四川民謠。

柑子樹上一大叢密密的葉子，頂着仲夏的黑夜。

樹底下吊着一隻油壺子，照亮出五尺見方的地方，徐老頭子他們一家人，便在這裏圍着白木桌子吃飯，響起了一片嘴喝菜稀飯的聲音。

蚊羣在粘有泥點的足幹中間，穿來穿去地叫着。老二將剛舀來的一碗菜稀飯，尖着嘴巴去喝了一口，覺得很燙，便趕快放在桌上，抓起蒲草扇來朝足幹上拍打着。蹲在黑暗中的板門，呀的一聲開了，伏在桌子旁邊眼紅着主人吃飯的兩條狗，

就立刻趕出去，大聲地吠了起來。

徐老頭子剛把筷子伸去挾那灑有紅辣椒麵的泡蘿蔔，便馬上停在菜碗邊上，一面掉轉頭去朝漆黑的門口打量。

「老三去看看，那個來了？」

老三正埋着頭車轉碗邊，系系胡胡地喝着稀飯，聽見爹在叫他，就趕忙仰起粘滿汗珠的額頭，但一時却回答不出話來，因為一大口滾熱的稀飯正包在嘴裏，吞不下去。

「我去看，我去看！」

老二立起身來，把蒲草扇遞在媽的手裏。

「呀！劉大爹來了，……小黑，滾進去滾進去！」

老二一面招呼着客人，一面叱罵着狗。

徐老頭子挾着一塊泡蘿蔔，正要朝嘴裏送；突然一驚，蘿蔔便跌下地去了。

老大把剩下的一小碗稀飯，趕緊系胡地一口喝完，將筷子一丟，就抓着放在柑子樹邊的旱烟管，沉着臉子向燃有火烟的牛欄走去。

女兒珍珍立刻挾了幾塊泡蘿蔔，放在稀飯碗裏，慌忙地端到暗黑的階邊，傍着南瓜架子坐着。

老婆子向老頭子呶一下嘴：

『你不要多說話，讓我來打發他！』

接着就向走來的劉大爹笑盈盈地招呼：

『呵呀，你老人家晚上好，請坐，請坐。』

一面拉着藍布破圍裙，揩着板櫂。同時又吩咐老三：

『快去給劉大爹拿煙來！』

劉大爹望了一眼老頭子，就坐在對面。將搭鏈子從肩頭取下放在桌上，伸手就去拍拍旁邊吃着稀飯的孩子的臉，逗他道：

「小豬！你怎麼不請聲劉大爹吃呢？」

「呵，小豬，你說我家的飯不好，劉大爹那裏肯吃呢？……搨一搨，你老人家！老婆子一面教着小孩子，一面遞一把蒲草扇給劉大爹。」

徐老頭子把放下了的碗筷，朝桌子裏送進去一些，很執心地問道：

「劉大爹，你今天上街去來嗎？」

劉大爹沒有答話，接着老三遞給他的一根裝好烟捲的旱烟管，剛要放在嘴上，忽然聳一下鼻子，皺着眉說道：

「我自家有烟袋。」

就將順在身邊的湘妃竹烟管拿了起來。老婆子揪一下老三：

「馱子，不要呆站着，去替大爹裝上！」

劉大爹叭了一口之後，冷冷地說道：

「味道差一點！」

老婆子搭訕道：

『你老人家，不要見笑，我們種田人就剩一點烟脚子吃呵！』

徐老頭子將自己的衣衫解開一點，用手掌拭了一下胸上的汗水，吃吃的說：

『這，這，這幾天街上可有事情嗎？劉大爹！』

劉大爹把點燃的烟捲取下了，丟在地上，一面不經意地答道：

『沒有！』

接着伸手進襟袖裏去摸索，徐老頭子心急跳起來，暗自猜道：

『這一定又摸出他媽的什麼捐票來了。』

老婆子把預備好的話，趕緊在心上練習一番：

『劉大爹你老人家看哪！煮稀飯的米，還是張三爹那裏借來的。一家人快要餓飯了，那裏還出得起錢呢？』

然而，劉大爹却從襟袖裏摸出一個精緻的牛皮烟盒子來，徐老頭子便輕輕地

鬆了一口氣，但心裏還是緊張着想道：

『劉大爹那裏是白白跑來我家玩呢？』

劉大爹取出一隻裏好的烟捲，從新裝上，慢慢地叭着，眼睛却朝南南瓜架下響着稀飯聲音的那裏溜去。

徐老頭子時而拍拍腿上的蚊子，時而拭拭頭上和胸上的汗珠，樣子是很不安靜的。

老二依靠柑子樹站着，看見劉大爹那雙充滿淫慾的眼睛在溜人，便不高興起來，粗魯地收拾桌上的碗筷，拉着大步朝灶房走去，一面生氣地向南瓜架子那邊喊道：

『珍珍，你去幫嫂嫂洗碗哪！』

劉大爹這才掩飾自己，裝着很關心地問道：

『怎麼我沒看見老大呢。』

「你老人家有事找我家老大嗎？……他在照料牲口……老三你去叫大哥！」
老婆子心裏也很不自在起來，但還是勉強地招呼着。

「不要叫他，不要叫他！……沒有甚麼事。」

劉大爹這樣說了之後，就把烟管放下，用手伸進褡褳裏去，仔細地摸索，先取出一個手摺子來，看一看又放進去。

徐老頭子實在耐不住了，顫抖著聲調問道：

「是不是上頭又要抽捐了？」

劉大爹一面在褡褳裏探尋，一面慢吞吞地回答：

「不，哪會有那麼多的捐！」

跟着就摸出一捲兩寸見方的紅綠紙帖來，用指頭朝唇上粘了點口水，才去一張一張地數着。

「劉大爹，你拿的是啥子東西呀？這樣花花綠綠的！……讓開點，你不要太擠着。」

老爹爹，這麼熱！」

老太婆摻攏去看，同時又把吃飽飯站在旁邊的小豬掀開。

「唛子東西；這是看戲的票子哪！」劉大爹擡起頭來，望了一眼老婆子，又低下頭去數着：「二十五，三十……你們不知道嗎？團總的老太太做生日，城裏的班子來唱戲……」

「呵，唱戲，這位老太太好福氣呀……今年怕上六十了吧？她老人家今年四月八，我還在大悲寺看見她呢！」

老婆子羨慕地說着。

劉大爹忽然聽見灶房門口有潑水的聲響，使用眼光朝那裏溜去，故意大聲地說：

「你們大家都該去看看哪，這樣好的班子，三年都難逢一次……三十五，四十……你們一共多少人，一個人一張，八張夠了吧！小娃娃可以抱進去，不要票子的。」

隨即遞了八張給老婆子。

徐老頭子站起來擺着手說：

「不要，不要，謝謝劉大爹！我們那得閒看戲呢？白日黑夜都忙着要車水……那
個敢離開一刻兒，你看河灣邊上那兩塊田已經開裂了。快退還大爹！」

老婆子想着看戲的票子，有甚麼收不得呢，就把頭一偏，笑一笑說道：

「你就這樣固執！收着有條子要緊……人家劉大爹這麼晚還走來，也不好意思退哪……你忙，讓我帶着珍珍去看！」

「對呀，這回錯過了，以後聽着人家講才難過呢！」

劉大爹一面說，瞬一瞬眼睛，一面把其餘的放進搭裊裏。驀地擡起頭來看見珍珍抱着孩子，遠遠地站在母親的背後，就高興地說道：

「徐大媽，你們去，我會替你們找頂好的坐位呢！」

這時老大、老二，都把牲口喂好了，嘴裏啣着短旱烟管，準備出去車夜水，聽見街

上有戲看，便走進油壺子照着的這個小世界裏面來了。

「去，老大，老二晚上看看吧，你們年輕人的足幹硬，且角好哩！」

劉大爹見他們來了，忙把眼睛移開，故意高聲說話，一面拍着老大，老二的肩膀。老大是讀過兩年私學的，在媽手裏接着一張來，攢攏油壺子下面去看：上面印有字，蓋有圖章，雖不全認得，但大大的「兩角」這兩字，都是知道的。便向劉大爹問道：

「還要兩角錢嗎？」

「怎麼不要錢？……不要錢，唱戲的人吃水麼？」

劉大爹不滿意似的笑了一笑。隨即抓着剛才放下去的湘妃竹烟管，朝柑子樹身上，拍拍地叩去剩着的半節烟捲，重又從烟盒子裏取出一枝來裝上，一面又遞一枝給徐老頭子，說道：

「你嚐嚐這烟的味道！」

徐老頭子沒有伸手去接，只是鼓起兩隻眼睛，像要冒火一樣，定定地釘着老婆子；上下兩片嘴唇皮，不住地顫抖着。

劉大爹把捲烟收轉來，呷了幾下烟管，帶着鄙夷的神氣說道：

『這不多！這不多！八二一塊六，還不到一斗米的價錢，算不得甚麼！』

老婆子起初臉也變色了，看見老頭子那麼生氣，就心裏一橫，嘴巴一扁道：

『你不要做起那麼生氣的樣子！……幸好還沒有用過哪！……劉大爹，我當面

原封原厚地退還你老人家。拿來拿來？（一面把老大手裏的一張抓過去）……請

你老人家點一點，看還夠不夠八張。』

『呵呀，徐大媽，你老人家好，不明白事體！這是規定每家都要買幾張的哪！……』

你要退，不要退給我，到街上去當面退給團總吧！』

劉大爹一手摘下烟管，一手理着八字鬍子，眼珠子溜着週圍站着的人。

徐老頭子咬着牙齒，哭喪着聲音，向老婆子罵道：

「這下子你去看戲嘛！這下子你去看戲嘛！」

接着將雙臂朝懷裏一抱，車轉身去，氣忿忿地向黑暗裏走去了。

老婆子手裏拿着八張戲票子，回不出話來，眼悽悽地望着他的老大。

老大把媽手裏的戲票子抓過來，粗莽莽地塞在劉大爹的搭裊裏，就咕咕嚕嚕地說氣話：

「媽的屁要買也買不了這麼多！這真是欺負人！」

劉大爹把烟管取下嘴來，忿忿地吐了一口濃痰，翹着八字鬍鬚，湊前一步向老大說道：

「你還不服嗎？……這是照人口派的！這是照人口派的！」

口水濺幾點在老大的臉上。

「就照人數算，也只七張哪，不是剛說過小孩不要票嗎？你老人家也有點——嚇半夜摸桃子，只找軟的吃！」

老婆子用力打了一下釘在手上的蚊子，趕緊接着說。

『嚇，嚇，嚇，不是那麼說的，徐大媽你記錯了，我說我招呼你們的時候，可以把孩子帶進去——好，看在熟人面上，就老實退一張吧……我們常常還要見面，不要這麼動氣！不要這麼動氣！』

劉大爹倒笑起來了，順手就把老大塞進去的，取七張出來，遞給老婆子，一面眼睛却向珍珍溜去，（因為她這時已走近媽的身邊了）溫和地說道：

『看在熟人面上錢也可以通融幾天！』

老大對老婆子揚一揚手，竭力忍着氣說：

『媽，不要接！不要接！……劉大爹，我還要請問你囉！按人口分派，就算公平嗎？』

大桶他們有田有地的，那就只能買三張了，我們鼻子尖那麼大的地方都沒有……天呵，七張！……』

看見劉大爹在猷猷地望着他的妹妹，使用勁拖一把道：



『你聽見沒有？你聽見沒有？』

劉大爹這才掉過頭來，臉也紅了。把票子朝桌子上一放，將搭褲往肩頭上一搭，朝外就走，一面稍微回過頭來，叱道：

『你不要向我刮達刮達的，我是來辦公事的，……有話街上去講……對不起，對不起，擾你家了！』

『嗷，嗷，嗷！』

老三用足踢狗的背，小聲嗷使它。兩條狗便汪汪地跑出去，追趕劉大爹，抓他的衣衫，咬他的足後跟去了。

老二故意高聲呼喚着：

『小黑，回來，回來！』

但是並不真的動身去截攔，只是由狗去盡報復的義務。

『老烏龜！』

老大生氣的在桌上打了一拳。

徐老頭子從屋裏走了出來，看見劉大爹走了，紅紅綠綠的票子，却放在桌上，便輪起眼睛向老婆子罵道：

『媽的屁，你真做得好，你真做得好！』

老婆子也生氣起來，指着老頭子的鼻樑回罵：

『你這老沒出息的東西！見人說不出話來，一生氣便躲進烏龜殼裏……就只曉得同我吵鬧……你這老沒出息的東西！』

『我……我……我！』

老頭子揚起兩個拳頭，直朝老婆子的臉上晃，口邊飛濺着唾沫，咆哮起來。

老大和老二趕緊走來拉開。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我們一個都不去看戲，看他還好來收錢嗎？』

老頭子拉在兒子的手頭，還掉過頭來罵了一聲：

『就是她這個老鬼婆，一個人吵着要看戲哪！』

老婆子紅着眼睛，顫巍巍地喊道：

『我給你當天賭咒，我給你當天賭咒！要是我去看了——』

『媽——媽！……你不要，你不要！』

女兒丟下了小豬，用手去按媽的嘴巴，嚷着帶哭的聲音。

小豬看見大家鬧起來，怔着了。現又被嬢嬢忽然丟在地上，便咩呀一聲大哭起

來。

牆外小黑和招財，還在一面熱心地追趕，一面兇猛地嚎叫。

一九三五年，一月濟南。

兒子歸來的時候

「呀，你香燭錢紙都忘記買了麼？……人家明天早上就要敬菩薩，你真是……」

張三媽正在屋前橘子柑樹下，將藍布圍裙裏的青豆殼子，一把一把地撒給四條搖着尾巴的小豬，突然看見張三爹從土牆門口空着身子走了進來，便這麼大聲地說着，跟着抱怨起來。

張三爹沒有答話。只是緊綳着臉，閉着嘴，直朝堂屋走去。

張三媽趕忙把剩着的青豆殼子，完全倒在豬的頭上，拍幾下手，就拐着尖尖足尾去。

「呀，你那把油紙傘喃？老頭子，你可是喝了馬尿水了？……要是掉在李二興的酒店，倒不打緊，熟人會替你檢着。……落在路上，怎麼辦呀？……下雨看把你淋成水

毛子哩！

一條小花狗從灶房裏跳出，看見半天不在家的老主人，趕街回來，便搖着尾巴向張三爹懷裏撲去。往天老主人會俯下身子，用手拍拍牠的臉，親嬾地罵道：

『龜子東西！』

現在，却是不聲不響地，猛然提起足，將牠踢開。

小花狗踢倒在地上，竟將階沿旁邊的一碗青豆米，打倒了，撒得滿地都是。

張三媽趕緊彎下身子去檢青豆，一面氣沖沖地罵道：『灌那麼多做倅子要錢買的啊！……真是馬廄的麼？阿彌陀佛，這麼大的年紀，還不積德。……人家看見羞不羞哪，在街上打失東西，回家來還要發氣！……』一面又伸起腰來，『曾妞兒曾妞兒死了麼？你來幫幫我呀！』

媳婦忽忽地跑了出來，手上正拿着一個舀米湯的小木瓢兒，膽怯怯地說道：

『媽，米鍋正滾着呢，我要攪一攪！』

一面就蹲下來，慌忙地用一隻手攬着地上的青豆。

『瓢兒放開呀，你這樣笨手笨足的！』

張三媽聽見屋裏響了一聲，便把手朝藍布圍裙上揩着，一面向媳婦罵了一句，就踏上泥土面就的階沿去了。

張三爹在屋裏打開一個脫漆的木櫥的門，取出一本厚大的賬簿來，碰的一聲又把門關上；站在窗子旁邊，趁着破紙處透進來的暮色，睜起眼睛，翹着嘴上的短鬍子翻看。

張三媽走攏老頭子的側邊，打量一下他的臉，接着又聳起鼻子嗅嗅：怪了，一點酒的氣味也沒有。停了一會，才就心地問道：

『今天街上有什麼事嗎？……嗯，……你這泥菩薩！』

張三爹掉過頭來，鼓起眼睛，向她看了一下，才搪塞地罵了一聲：

『沒有事，我吃醉了，媽的！』

張三爹隨即將賬簿子合攏，朝左脅下一挾，把吊在門角落裏的鑊一提，打算走出外去。張三媽便把他一把拉着，像喝小孩那麼似的喝道：

『你要出去遭兇了！……有天大的事，告訴我嘛，就辛苦你那張嘴巴麼？……好，你的嘴巴是要拿來吃酒吃肉的。……等一等，飯快好了，吃了再出去。……』

張三爹手裏的鑊，被拖掉了，鏗的一聲跌在地上。他就踢着足，氣虎虎吼道：

『放鬆了手，放鬆了手！你這老不懂事的東西！人家街上過糧子，明天繳不上款，那就要你的命哪！』

張三媽這才放鬆了手，一面喃喃地說：

『糧子？糧子怎麼？從前什麼團長扁長，不也要拖個七天八天才繳麼？……你就是一遇着事，就急瘋了。我看你當不到半年公事，便會磨斷你的老骨頭的！』

接着走到窗前，嘴巴尖在破紙洞裏，朝外面惡狠狠地吩咐：

『快一點去炒菜，……你總是那樣死脾賴活！』

屋子裏已經黑暗了，張三爹一邊摸索地上的鑼，一邊解釋似的回答着，雖然還很氣，却軟和些了。

『你只曉得躲在屋裏唸阿彌陀！……這回聽說是敗退下來的哪，連我挾着的傘，也一把抓去。回頭看看，媽的，一個戴遮陽帽的傢伙，對你笑笑。……老頭子借來用。……先生，我只有一把呀。……咱們命都捨得，你就一把破傘都捨不得麼！……他臉子一黑，伸手一摸他的槍把子。……龜子東西，這唵世道呵！』

張三媽聽着這樣的話，也怔住了，口裏連念着阿彌陀佛，就只好讓張三爹提着鑼走出去。

東邊天上的星，大點大點地亮了出來。牆外桑樹尖頭浮着的落日餘光，已經暗淡下去了。晚風徐徐地吹着，帶進來了秧田泥土的氣息，和稻子毛豆的香味。

一會兒，鑼聲就在徐家碾坪上鏗鏘地響着，便馬上驚破了鄉間沉寂的黃昏。

張三媽摸進黑鬱鬱的堂屋裏，先把觀音菩薩面前的一盞神燈點燃，然後摘撮

線香來焚燒，哪知裝香的竹筒筒，已經空空的了，就皺着額頭皮。想起兵荒馬亂，不能買香的事情，便嘆了一聲：

『這際世道呵！』

舉眼看看神龕上小木匣裏的木刻觀音娘娘，略略脫了一點金的臉子，正和顏悅色的微笑着，彷彿街上過糧子，和她全沒關係似的。張三媽微微有點懊惱，覺得做菩薩的，在這個時候應該分受弟子一些憂愁，便帶點抱怨的口氣說：

『娘娘，沒有香燭，這是怪不得我們呵！明天十五，只有給你老人家白白叩幾個頭了。』

灶房裏送來一股飯燒焦了的氣味，心情正不十分好的張三媽，就哢哢地叫道：

『會姪兒，死了哪！飯都燒焦了，你還不知道嗎？』

她一下子覺出了，在菩薩面前是不應該這樣蠻聲蠻氣罵人，就趕緊掉轉身

去，對着菩薩低下了頭，紅着臉，小聲地告饒：

『弟子罪過！弟子罪過！』

『媽，你來哪！』

灶房裏送出來媳婦高興的急促的聲音。

張三媽又想罵人了，但立即閉着嘴巴！一直走出堂屋門外，才喝道：

『這樣的世道，你在高興啥子？』

『媽，他回來了，你來看哪！』

媳婦跑到灶房門口，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着，手裏還拿着一把鍋鏟，跟着又跑了進去。

一個着灰衣服的，光頭的兵，頸項上勒着一條毛巾，迎面走來。正把一塊滾熱的飯糰，從左手移右手，又由右手移到左手，嘴巴不住地對着牠吹着冷氣，現出非常飢餓，要吞下又不敢吞的樣子。

「胡，胡，胡，媽，你老人家好嘛？胡，胡，爸，喃，胡，胡，胡。」

「呀，福生嗎？你回來了，阿彌陀佛。」

張三媽突然心跳起來。

「菩薩，你真個把兒子給我送回來了麼？」

她已忘記，兒子先前出去當兵，正是她那張愛罵人的嘴巴，把他逼走了的。

「曾妞兒，你還沒有炒菜嗎？快點，快點！你看他餓成那個樣子哪。」

媳婦只是急急忙忙地，用鏟子鏟出鍋裏的飯，沒有答話。

福生咬了一口飯糰之後，才又問到他的爸爸。

張三媽看見兒子一身稀髒，樣子還是大模大樣的，便不高興地答道：

「那老鬼麼？就是爲了你們這批糧子，快要逼得吊頸了！……呀，褲檔上怎麼會

有這麼一大片泥巴！則，則，則，幸好這樣晚回來，白天真醜人囉。」

福生把剩在手裏的飯糰，一下塞在口裏，拍拍他的屁股說：

『這醜人麼？要是顧得褲子，嚇，嚇。』接着就諷刺似的笑了起來，又趕緊向飯盆裏抓了一塊飯糰，吹了一口冷氣之後，才掉過身來，莊重地向着老婆子直問道：

『媽，你曉得我是怎樣回來的？』

張三媽把嘴一扁。

『我怎麼曉得？又不是菩薩！……走的時候，人不知鬼不覺的。回來的時候，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現在呵，年青人眼裏，哪還有娘老子？……』

福生不管她的，一面咬着飯糰子，一面對炒菜的女人說道：

『鏟起來！鏟起來！……熟了吧？』

女人鏟了一鍋鏟熱騰騰的青豆，朝菜油燈下看了一眼：

『還要煮呢，還要煮呢。……好久沒有吃飯了嗎？慢一點吞，看哽着了。』

一邊用可憐的眼光看他，一邊就走到灶後拿火鉗朝灶門裏戳了幾戳，趕快塞進一把挽好的乾油菜桿子，跟着就劈劈拍拍地燃了起來。

張三媽嘆了一口氣。

『簡直像餓牢裏鑽出來的呵！』

福生給鍋邊上蓬出來的熱氣一烘，覺得有些發熱了，就把圍在頸上又髒又污的毛巾解開，一邊接口說：

『媽，你那裏曉得人家幾個月來吃些甚麼東西！……頓頓都是老米稀飯！』

『快拿開！快拿開！這裏有灶王菩薩呀。』

張三媽抓着兒子的圍巾，直朝外面拖，一面詫異地說道：

『唏，這才怪了！去一批，逼着你的老子捐錢，來一批也逼着你的老子捐錢！……還吃稀飯！那麼多的錢，全按進牛屁股眼去哪？』

兒子由媽抓去圍巾之後，就走去拿着鏟子，翻翻鍋裏邊水煮乾了的青豆。

張三媽將毛巾丟在灶房門外，一面吩咐：

『曾妞兒，你洗了碗，給他洗洗，我放在門檻邊上，你記着呀！』

忽然看見兒子在鏟豆子，就連忙喊道：

『呀，老先人，你放着，你放着！……手不乾淨哪！今天才初次吃青豆，我還要跟菩

薩獻新哩！』

兒子已經塞了一點在嘴裏，小聲地笑着說：

『豆子熟透了。……菩薩？菩薩都要讓我們吃糧的哩。……那一路的廟子門枋，

不是給我們折來燒呢。……』

張三媽搶着兒子手裏的鍋鏟，一面掀開他。

『呀，挨刀的，你要斷舌根了。……不要叫我，當着灶王菩薩咒你！』

媳婦丟下了火鉗，一面說：

『媽，讓我來，讓我來。』

一面溫婉地埋怨丈夫。

『你，你，怎麼還是沒有改過一點呵？』

張三媽裝好兩大杯青豆，一杯放在給烟薰黑了的灶王菩薩面前，一杯端向堂屋裏走去，一邊喃喃地說氣話：

『我這一輩子只望菩薩了！』

晚飯把大家的心弄平靜了。母子兩人便坐在堂屋前面納涼，講着家常話，等候老頭子的歸來。圓月已經昇上竹子梢頭了，吐出一天清爽的銀輝。南瓜架的影子，陰暗地映在地上。蟋蟀像灑急雨似的，在葉子叢中嘩嘩啦啦地叫着。

夜風把徐家碾坪那邊爭吵的人聲，隱隱約約地送來時，張三媽便停住了談家常的話，將頭一偏，把蒲草扇朝膝頭一拍，就說道：

『你聽，在吵鬧呵。……這個時候，穀子都在田裏，誰個有錢呢？……你爹今年當團首，簡直瘦得不像人了。……你留在家裏，幫幫忙吧，想想看，你爹今年多大歲數了？』

兒子用兩個手掌捧着下巴尖，肘節則放在膝上，支持着飯後的疲倦，眼睛半睜

半閉的，勉強聽着老太婆講談，至於說的什麼話，一點也不關心。倘如不是時而舉起手來拍拍足上釘的蚊子，看起來倒彷彿是睡着了的光景。只在埋怨他的地方，才回答一兩句。

『哪個還想再去吃糧？除非發瘋了！』

張三媽就高興地笑着說：

『阿彌陀佛，人總要吃點苦頭，才曉得好歹的。』

跟着吩咐媳婦道：

『曾妞兒，洗好碗沒有？……等一下，給他燒鍋開水，先讓他洗一個澡。……你聞

他一身的汗氣呵。』

張三爹一面咳嗽着，在月光中走了進來。張三媽急忙站起來嚷道：

『你看，福生回來了，……起來起來！』

一面用手推兒子的肩頭。

張三爹沒有聽見，走上階來，忿忿地把籬一丟，突然看見一個着灰短衣的人，徐徐地站了起來，吃驚地倒退幾步。張三媽叫道：

「你連福生都不認識了嗎？」

「爹，你好嗎？」

兒子懶懶地站了起來，一面揉着眼睛說。張三爹在朦朧的燈光下面，仔細一看，突然認清了，才咬着牙罵道：

「龜子東西，你回來做啥子？怎麼不就在外面？」

「阿喲，不要這樣說，阿彌陀佛，以後再教訓他好了。」

老婆子向着老頭子勸。

兒子勉強笑着說：「我是特意回來看看你老人家的。」一面不經意提起足來，搔搔蚊子咬過的地方。

「看我？」

說：

老頭子生氣地罵了一句，隨即掉轉身去用手理他胸前撕破的衣衫，向老婆子

『你看，這裏都給他們撕破了！』

『呵呀，這些天殺的！……他們敢打你嗎？……你們怎不好好地商量呢？你一定

開口就說些不好聽的話。』

張三媽走過去，也理着他的破衣衫看。

『我一直開口就向他們說好話，只是沒有叩頭了。……他們却說我在拿官府嚇人。……徐老牛，那個狗入的，就跳起來，扯碎我的簿子。接着，便是劉老么……要不
是李老八來拉着，險些打落了我的牙齒。他媽的，這樣的公事，再幹臊子再幹下去，大家都會吃我了！』

說到忿激處就用拳頭捶自家的胸膛，彷彿在打別人一樣。

『你看，你的老子給人欺負了。』

張三媽向兒子說了之後，就又安慰老頭子說：

『不要緊，不要緊，兒子糧都吃過了，還怕他們麼？』

兒子站在一旁，把胸挺了一挺，伸手拍了兩下。

『爹，不要緊，待我去同他們理論，看他徐老牛有幾條臂膀不成。』

張三爹這才抱着兒子的肩頭，感動得顫聲地說：

『福，你以後不要再出門了，先前走的時候，爲啥不告訴我呢？爲啥不告訴我呢？』

爲啥？……你曉得我打發多少人找你呵！』

『爹，你坐一下，我去下就來。』

兒子便大踏步走下階去，一面把拳頭打在另一隻手掌上，一面氣昂昂地說道：

『老牛這東西，真太不講朋友了。……簡直忘了我們從前還好過去呢。』

兒子越過南瓜架，走到橘子柑樹那邊，剛要出門的時候，張三爹才猛然警覺喊

道：

『你不要同他們打哪……最好還是說好話，收一點捐回來……這明天就要繳的。』

兒子沒有聽見，就朝門外走去了。庭中的談話聲音暫時停止，南瓜架上的蟋蟀却更加嘩叫起來。

『你不吃一點東西嗎？飯菜都還熱哩。』

老婆子帶着憐憫的神氣，安慰着說，一面替他打着扇子。

『我怎麼吃得下？……我還就心他呢，他一個人會給他們打壞的。』

老頭子呻吟着，非常地不安。

『又來了，他還打不過一條牛麼？……安心點，他們吃糧的操過呀。』

老婆子不以爲意勸着，把找來的旱烟管，給他放在手上。

『哪裏是一條牛……你曉得，還有劉老么他們大夥兒哪。』

張三爹站了起來，朝椅子背後，摸索東西。

「你在找啥子？」

「烟袋呢？」

「呀，你老癩倒了，不是遞在你的手裏麼？」

老頭子不聲不響地重復坐下，慢慢地理着皮盒子裏的烟葉，忽然又把手一停，
自言自語地說這

「是有點放心不下，是有……。」

老婆子在堂屋裏，把神燈裏的燈草撥亮一點，才又接着說：

「不要耽心！我想他一定還帶有槍的。」

「呀，這會鬧出人命案子的，我家哪裏還遭得起一場禍事？」

張三爹手裏的皮烟盒子，拔踏一聲落在地上，便趕緊俯下身子去檢散出的葉片，又忽然抬起頭來問老婆子道：

「你看見他攆在背上嗎？」

『沒有，我想他是放在衣袋裏的。』

老婆子看見老頭子這麼吃驚，眼睛就睜得大大地望着他。

『笑話，那麼長的槍衣袋會裝得下麼？』

張三知道兒子是空手走出去的，剛剛在急跳的心，便重又靜下去了，將烟葉裹好，裝在旱烟管上。

張三媽偏起頭，把手摸着腮邊，思索了一會子說：

『唔，不是你說過的麼？前會兒，街上過糧子，有看見這麼短，……不，這麼短的槍嗎？』

她先把大指和二指比了一下，彷彿覺得太不像樣了，便又捲着二指伸出中指來比。

『唔。』

張三爹也記起來了，只怔怔地拿着旱烟管，忘記把火點上。

張三媽給他拿火柴來，親自替他擦了一根，柔聲說：

「吃烟吧，儘想叼子……說不定他沒有槍的。」

張三爹把旱烟管啣在嘴上，又立刻取下，嚴重地說：

「哼，你到街上去看，哪個吃糧的沒有槍？」

張三媽答不出什麼話來，聽見遠處徐老牛那邊的狗，很兇的叫着，便吁了一口氣，心裏禱告着菩薩，却沒有說出嘴來。

老頭子啣着烟管，在堂前走來走去，時時不安地嘆着氣。

月下橘子樹和南瓜架的黑影，已經慢慢地縮短了，蟋蟀却還很有勁地啼叫着。老婆子靜聽了好一會，才說道：

「沒有放槍呢。」

隨即向厨房大聲地喊道：

「曾妞兒。」

「媽，爹要吃飯嗎？」

媳婦在廚房裏大聲地回答。

「不是，我問你，你聽見放槍沒有？」

「不曉得，我在洗他的東西呢。」

老頭子停住了足，對着她生氣地說道：

「蠢東西，那樣小的槍，這裏怎麼會聽得見呢？」

怨：在他以爲小的槍，聲響一定很小的，隨即舉起雙手亂抓着頭髮，一面走一面抱

「簡直是個禍胎子，簡直是個禍胎子！」

「罵甚麼人，都不是由你這老不死惹出來的麼？」

老婆子打算着着實實這樣抵塞他，但是他惱成那樣，也就只得閉着嘴了，一面輕輕地搨着扇子，一面靠着椅背打盹。

庭前又沒有談話聲音了，只有蟋蟀鳴叫和老頭子的足聲。

夜漸漸深了，牆外躺着的一片吐穗的稻田，靜靜地沒有風的聲音。只有只有遠處隱隱約約的犬吠，才劃破了初秋月下的冷寂。

老婆子耐不住蚊蟲的搔擾了，便用蒲草扇生氣地打了好幾下，向老頭子說道：『你不吃飯，就去睡了吧！儘走甚麼？』

一面立起身來，走到廚下去，灶房裏已經涼涼的了，灶經蟲在灶邊悠悠地叫着。

『曾姪兒』

『嗯，媽，你老人家還沒有睡嗎？』

媳婦在暗黑的灶後，打着哈欠回答。

老婆子轉身出來，喃喃地抱怨。

『深更半夜了，一家人都在等他！』

老頭子突然呼吸迫促地說：

『完了，完了，他們來了，你聽！』

牆外通到鎮市去的大路上，響着足步和爭吵的聲音。

老婆子的心也緊了，只是用安慰的聲音，勉強說道：

『再聽一下，再聽一下，好像不是他們的聲音。』

大路上的人，這時傳來了清晰的聲音：

『怎麼怪得他？……這該怪糧子拉伏哪！你不是也躲在人家屋裏麼？……』

聲音漸漸響了開去，不久就全沒有了。

老婆子和老頭子聽清這是遠處上街的人，經過這裏，就都一齊吁了一口氣。

橘子柑和南瓜架的影子，業已縮小。蟋蟀也把聲音低徐下來。庭前已經涼透了。

老頭子逐漸咳嗽起來。

『看你要着涼哩，……讓他死在外面好了！』

老婆子正想朝屋裏走去，院牆的門，呀的一聲開了。

「你自家走進去吧，老福！」

老頭子和老婆子都知道這是徐老牛的聲音，互相看着吃了一驚。門隨即反拉上了，兒子一個人踉踉跄跄地走了進來。

「你怎麼這陣才回來？……一家人都在等你哪！」

兒子走攏來就一屁股坐在椅上，酒氣很濃烈地冲人的鼻子。

老婆子和老頭子都一齊驚訝道：

「呀，他吃酒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濟南。

變

小客棧的樓上樓下，還遺留着燒過的紙錢的氣息，雖然老尹在上午就抬到綴着許多黃色水窪的墓地裏去了。

鬱悶的夏天的晚上。

老彭坐在後樓的窗邊，不聲不響地打着草鞋。燈光把他駝背的陰影，搖擺在污黃帶膩的木板壁上。

老七依在窗口，左邊的腿子彎屈着，登着壁板。右手伸在窗外，用兩個指頭在壁板上輕輕地彈擊着。眼睛不時瞟向江面：載着燈火的小船，在黑暗中徐徐地掠過。

白天在窗下泅泅碰擊着的江水，大約已經感到了極度的疲倦了吧，這時只在暗藍的夜色中，發出微微的嘆息。

伊呀的搖櫓聲響，漸漸臨近窗前，老七立刻把頭伸了出去，低沉而急促地呼喚一聲。

『是你嗎？』

沒有回應，搖櫓的聲音，只是伊伊呀呀地響到遠處去，一會兒，就消失在岑寂的江面上。

江風一陣陣地竄了進來，帶着濕潤的水藻的氣息。

老彭一面低着頭很快地搓着稻草，一面斜起眼睛，偷偷地望望老七。老七就故意現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微笑着，伸在窗外的手指，也更加有勁地在木壁上敲擊起來，但兩隻陰鬱的眼睛裏，却浮出了一種掩不住的暗淡神情。

前樓的樓梯，忽然發着沉重的足聲，緩緩兒響了上來，同時帶着一道微微咳嗽的聲音。

『怎麼都跑開了麼？』

老尹，老尹，喀，喀

來同我燒烟，我不怕你

的……』

等一會兒，放低了音調，帶着懇求的語氣說：

『從前的賬算了，你可別要吐出舌頭來駭我！』

接着嚇嚇地笑了起來。

老七知道獨自兒說話的張二爹，是已經喝醉了。自己等人正等得不耐煩，想解除心上一時的難過，便尖起足，走到前樓的門縫邊去窺望，看看那喝醉了的人，會做出什麼有趣的舉動來。張二爹軟弱無力地躺在吊着一隻布口袋的角落裏，而對着剛剛點好的玻璃烟燈，熱心地燒着鴉片烟泡子，眼睛半閉着，彷彿要入睡的光景。

離張二爹不遠的壁上，掛着一件很舊的短衣衫，那便是老尹留在世間唯一的遺物了，由於這，老七馬上記起那一天老尹跌倒在爛泥地上的淒愴樣子：抬煤筐的扁担，重重地壓在腰間，黑色的雨水流在臉上，嘴裏只是呻吟着，說不出話來。

『慘呵，我們這樣的人！』

重復地默唸着那天說過的這句話，搖搖不快活的腦袋。跟着便看見張二爹將鐵籤尖端上的烟泡，插在烟槍的眼裏。然後，把烟槍舉起，朝對面的空位，做出奉獻的姿勢，樣兒是很恭敬的。像是同對方讓了一會之後，才抱歉地啣在自家的嘴上，楚楚地吸了起來。老七看了很想笑，但立即忍着，只是輕聲地這麼罵了一句。

『酒鬼！』

剛要抽身走開，驀地一下子覺得有人在他的後頸窩上，吹了一口冷氣，立即使他的背皮子陡然麻了一股，趕緊轉回頭去望，却不見有誰立在後面，馬上毛骨聳然地想着：莫非老尹這死鬼在同我開玩笑麼？

突然聽見有足聲輕輕地響下樓去，並在嗤嗤地低聲笑着。

『哪一個？』

他一面叫着，趕了下去。被追的黑影子，跑到通街的過道上了，忽然站着不動。老七趕攏的時候，朝前望了一望，便抓着那人的衣領，直對鼻樑晃着拳頭罵道：

「狗東西，原來是你這傢伙！」

那人把頭仰起，兩手插在腰上，嗤嗤地笑了一通之後，才靜靜地反問道：

「喲，你真的想來一下麼？」

「什麼？……我不懂！」

「呵，真裝得像一個老手呢。……哈哈，我不懂，好一個我不懂！」

那人敞大喉嚨嘩笑着伸出肥大的手掌，拍着老七的肩頭。老七倒弄得窘促起來，口吃地分辯道：

「不要瞎猜我——」

馬上住了口，他本想這樣說下去，「我不會變成你們那樣的。」但一瞥見老尹那張青灰的臉子晃在眼前，心便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的堅定了，就把剛要吐出去的話，忍在嘴邊。

那人還是用不信的態度笑着，偏着頸子，尖起嘴巴，冷冷地反問道：

「請問，貓兒站在耗子洞邊做什麼？」

「呵，那末，你是一直尾着耗子的了。」

老七這才完全明白過來，張着一雙很大的眼睛，對着那人的臉，默瞧着。

過道上的壁燈，搖着長長的黑烟的尾巴。陰溝的泥污氣味，乘着夜風的翅子，在暗暗地播散着。

「不，不，不。」

那人連忙狡猾地笑着分辯：

「我是一直來找你的，走走，走走。」

隨即伸出手腕來拖老七。

老七就讓開身子問：

「找我做什麼？」

那人稍稍遲疑一下，才迅速地回答道：

『找你吃酒』

老七一面搔着他的頭髮，囁嚅地說：

『對不起！老秦哥，我還有一點子事哩！』

『什麼事，和尚搞道士！』

過道邊的廚房內，有人在走動着。

叫做老秦的那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把他估住拉走了。

陰濕發霉的過道一完，便是小客棧的舖面，燃着一盞洋油燈，照出了吊在梁間的一大串草鞋，油紙傘，麻索子，以及櫃台上裝着花生蠶豆餅子的玻璃匣。

大漢子盧老板斜依着櫃台，一隻腿登在地上，一隻腿彎屈起來，有節奏地抖動着。面前的台上，放了一杯酒，手在慢慢的褪着花生米的衣裳。一隻獨眼望着冷冷清清的夜間街道，彷彿在沉思什麼那樣似地。

老秦拉着老七走過的當兒，盧老板便一下子警覺起來，將他的那隻獨眼特別

張大凝神地對着老秦盯了過去。老秦就把自己的眼睛，閉緊了一隻，惡作劇那麼似地笑了一笑，盧老板動也不動地依着櫃台，只把右手的二指，豎了起來，朝着老秦點了兩點，帶着警告的意味。老秦就將嘴巴一歪，噓出一個低沉的尖音，作爲答覆，便把身子很快地一轉，挽着老七走進燈光昏暗的街心去了。

老七給街上涼爽的夜風一掃，腦袋子馬上清明起來，記起還有一個人正要來在江邊呼喚他，便掙脫了身子，帶着乞求的聲音說道：

「老秦哥，實在還有一點事情，改日再打擾你吧！」

老秦本也不是真要請他喝酒的，見他要回去，心裏也就落得自如了，但還是作着怪他的樣子，這樣說道：

「奇怪！平日那麼愛喝酒的人！」

隨即挨近老七的臉子，注視一會，接着發出鼻音笑了起來：

「哼哼，你這傢伙，一定是給什麼迷住了，我曉得，我曉得……去你的吧！」

他走進店門，抱着小孩子的老板娘，正站在盧老板的身邊，急急促促地低語着，看見老七走了回來，便停住了嘴，三隻眼睛很異樣地把他望着。他心裏只想着也許等候的人已經來過，非常着急，對於他們的注意，毫未顧到，便低着頭風快地走進去了。

老彭還在專心地打着草鞋，老七走進去的時候，也不抬起頭來回望一下，他的精力，他的注意，都全安置在昏黃燈光下面的稻草上了。前樓面也很靜寂，只聽見楚楚地吸鴉片的聲音。窗外的江水，悄悄地拍着屋腳的柱子，不時有着魚躍出水面復又落下去的清脆聲響。街上的稍遠處，有倦怠的嗓子，在靜夜裏拖長地叫着。

『甜水麵咯！甜水麵咯！』

老七停了一會，才向老彭囁嚅地問道：

『剛才，呃，有人……』

老彭略略側起頭，翻起眼珠子，向老七掃視一下，也不管老七說的話，就很快地

搖搖頭彷彿怕老七妨礙他一樣。老七起初還覺得不好那麼明顯地問，現在看他是什麼也不過問的樣子，便直率地說道：

「駝子，剛才外面有沒有人喊我？……聽見嗎？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語調上又帶點生氣的光景，好像抱怨老彭爲什麼，不替他留心似的。老彭一向是最不高興人家叫他做駝子，雖然早已給他的背峯決定了，聽見老七這麼說了之後，便把頭更加低垂下去，手裏越發飛快地編着草鞋。老七很是氣惱，心裏想着：

「這真是一個怪傢伙！」

仍舊依在窗口，緊緊地閉着嘴巴，把特別鼓大了的眼睛，定定地望了出去。江面上黑洞洞的，只有小船的燈火，在遠處或明或滅地浮動着。對岸的平野上，張着星光燦麗的天空。天邊上湧起白邊黑地的雲塊，電閃不時在雲中迅速地展開，迅速地收縮着。

「也許來過了，也許竟自不來！」

這念頭，也像電閃那麼似地，在老七的心中，一展一縮的，製造着憤怒的暴風雨。店裏宿夜的單身客人，漸漸在回來了，年紀大了的樓梯不時悽楚地呻吟着。從街頭就一直談笑着爭吵着的聲音，到了樓梯口便一下子敞大起來。

「哼，哼，……那個寡婦！」

「我不會輸光的，這裏還有錢哪！」

「準定有滲水，那味道真壞呀！真的嗎？」

「聽說打到中和場了，真的嗎？」

接着前樓後樓都充滿了人的聲浪和汗氣。老彭不同人搭話，只是打他的草鞋，別人知道他是那麼一付脾氣，也不去同他糾纏。依着窗口的老七，却感到不大甯靜了，不是人家招呼他去吹大烟，便是有人走來拍拍他的肩頭。

「怎麼？今晚不去喝點酒呢？」

等一會，睡着的人也連忙翻爬起來，趕到樓下去了，說是中和場來了一大批客

人，向盧老板，要抬滑竿的伙子，明天早上就動身，抬到永興場去，比平時願意多給二倍以上的工錢。此事當然使這小客棧裏的下力客人，馬上騷動起來了。竟連彭駝子也不繼續做夜工，把草鞋一丟，就熱沖沖地趕下樓去，擠到許多赤膀子人體中間，尖起足，伸長頸子，直朝盧老板望去。

盧老板坐在廚房內的一張桌子上，手裏慢慢地數着銀元，一面嚷道：

『讓開一點！讓開一點！不要這樣圍攔來，真熱死了我！』

老板娘立在廚房和前房的過道門口，敞開胸衣，正扯出奶頭，喂着孩子，一面帶着教訓的口氣，尖起聲音，不耐煩地喊道：

『快一點！快一點！你總是那樣婆婆媽媽的。』

『那末，你來嘛！』

盧老板略略生氣地回答，然而，接着就現出懇求饒恕的眼光了，意思好像是說，我正計算着一架滑竿該抽多少薦頭錢呵。因為在往天，照規矩是十分抽一的，現在

却不能不加以考慮了。跟着便向面前的禿子說：

『老吳哥，一架滑竿給三元錢，這是天公地道的。你幹不幹！你不幹另外找人！』
開始是笑着的，說到末尾便做出極威嚴，毫不講人情那樣的臉色了。

老吳哥呃呃地說不出話來，一面用手抓抓他那光滑的腦袋，一面望望他的同伴老九，但老九也是一位老好的人，望一下盧老板之後，便默默不語地低下頭去。同時在一隻屋角落裏有人在小聲地說出這麼一句：

『先問問呀，到底人家出多少？老板出多少？』

『哪一個？』

盧老板馬上用可怕的眼鋒，向衆人的頭上忿怒地掃視着，半晌也沒有人敢於再說話了，才又拉着老吳說道：

『到底幹不幹，說呀，說呀，你是個啞子嗎？』

老吳只有畏縮地點一下頭，盧老板立刻發出高興的聲音，抓着老九問道：

「他都答允了，你呢？你呢？」

老九抬起頭來，望一望老吳，便也胡亂地點一點頭。

這一來，別的人也就不得不照着這樣價錢接受着了，雖然好些不潔的臉子上面，現出了不愉快和受委屈的顏色。

老七這時蹲在樓口，看到這裏，連連地搖着腦袋，心裏想道：

「還是老秦他們過得好！」

最後，還要抬滑竿的，但却沒有人了，大家都在把銀元放在指尖上敲着，或是用牙齒咬一咬邊沿，只有彭駝子一個人立在那裏扭着手指頭，好像嘴裏有話要說又說不出來的光景，額頭上，鼻尖上，全綴上點點的汗珠了。盧老板看見了他，便喊道：

「駝哥，你也來抬一回吧！」

「我一個人怎麼行呢！」

彭駝子一面這樣回答着，一面車轉身子，找找有沒有願意同他做夥計的人。忽

然有人說道：

「樓上還有人呢？……老七哥，老七哥，下來，下來！」

盧老板用手拭拭額部，眼睛舉起來，直向樓口望去。老七從樓口走到樓梯的半中腰，做出滑稽的臉子，揮一揮手。

「我情願一個人把客背起來走，也不願同駝子一夥兒抬。」

老七剛說了這句話，忽然聽見後樓的外面，隱約地響着打槳的浪聲，便又抽身上樓去。另外的一個苦力，看見彭駝子現出要哭要哭的樣子，便趕忙叫着老七道：

「嗚嗚，掉換一下，我來同老彭哥抬好了！」

「我另外還有事情！」

老七轉過身來，這樣回答之後，便又急急地跑上去了。

盧老板看見老七足消失在樓口的時候，便獨自會意似地點點頭。

老七剛把頭伸在窗外，就大聲地抱怨道：

『怎麼這夜深才來呀！』

一隻點着紅色紙燈籠的漁船，經過窗下的江面，船頭兩個男子的臉子，就在暗淡的桃色光線下面，現了出來，似乎正在撒着網，不時急促地叫着。

『快一點呵，這裏！』

拿着錢的人們，都走上樓來了，嘴邊流着低沉的怨憤。

『狗東西！一定抽得多！』

『日子到了，叫他不得好死！』

老七聽見了這些話，便吊下兩邊的嘴角，像在發誰的氣那麼似地小聲罵道：

『都是不中用的傢伙呵！爲什麼當面一句話也不說！』

隨即氣狠狠地走下樓，朝街外面走去。剛走到店舖門口，盧老板便攔着問道：

『這夜深，到哪裏去？』

『你犯不着管！』

老七彷彿在咬着牙齒那樣似的答了一句，就趕快衝到只有夜風掃着的街頭去了。盧老板朝着他的背影，發出一個驚詫的聲音。

『呵！』

好些人家的燈火，已經熄了，只間或有一二條從板壁縫裏漏出來的光線，和挺露在足底下的鵝卵石子，在向老七說明着街的存在，其餘的一切，都籠罩在夏夜的暗黑裏面了。風朝臉上，涼涼地掠着。在街上走走，衣衫漸漸感到潤濕，似乎在落着露了。遠處的街頭，有犬吠的聲音，懶懶地傳來。

臨江的一家小酒館，是專爲船伕苦力喝酒的地方，現在裏面還燃着燈火。他走到門口一望，靠窗邊正仰睡着老秦，臉是醉紅了，鼻子裏響着鼾呼的聲音。肥胖的店老板，還在燭下打着算盤，掛着賬。同時另一屋角裏，站起來兩個人，在付着酒錢。一個是着長衫的樣子，像是城裏人，臉上雖然表現出幾分酒氣，但仍不失掉他那精明能

幹的本色。另一個人便是這一夜爲老七所等候的那個女子的父親魏三爸，短衣赤足，平日被江風吹黑了的臉上，現在給酒弄成了棕紅，同時流露出一股非常頹唐的氣色。那位城裏模樣的人把酒錢付了之後，又伸手拍拍魏三爸的肩頭。

『明天再說吧，生意不成人意在呵！』

老七想探聽他們在講些什麼生意，便退了出來，躲在門外的階邊，讓兩人走到街頭了，才悄悄地尾上前去。但兩人默默地走着，什麼也沒有講，只有魏三爸間或在咳嗽着。一會兒兩人都分開手了，老七便不知不覺地仍然尾着魏三爸走去。許多靠近江岸的小船，各從蓬艙裏射出燈光來，窺探着籠在江上的暗夜。江水在緩緩地流着，沒有聲息，只聽見繫着的櫓，爲水激動，不時發出碰擊船舷的聲響。江面的遠處，有兩隻紅色的紙燈籠，在順着江流慢慢地浮動而下，由那裏送來隱隱約約的吆喝聲音。

『用勁點！左邊！』

老七知道那是由山間下來的木筏，常在夜裏經過這兒的。魏二爸一走進自己的船，老七就聽見他在這樣地問道：

『桂香呢？桂香呢？』

接着魏三嬸在裏面發出氣促的帶哭的聲音。

『等她老半天還不見回來呵，她該不會曉得吧，她該不會曉得吧！』

老七馬上心跳起來，彷彿覺得禍事臨頭一樣，趕緊蹲在岸邊，尖起耳朵注意地探聽，却只聽見魏三爸長長地嘆息了一聲，就坐在船頭，默無一語地靜靜吸着烟。船艙裏跟着便透出了低沈的啜泣。烟斗裏的烟頭，在夜色中，急速地閃現着一明一暗的紅燄。

『到底有了什麼事呀？』

老七很想去問，但一記起魏三爸趕他走開時候的話。『不念你作過我一年的幫工，我今晚會一足把你跌下江去了！』便只得納悶着，扭扯自己的指頭，心裏也同

魏三爸他們兩口兒一樣，急於盼望桂香的歸來。這一夜如果不能見她一面，即使聽見她一兩句話聲也好。同時又覺得，香桂這時正到盧家店子去了，也未可知，而且她和他每次約會的事情，從來沒有一次失約過的。剛要立起身來，轉回店子去，便聽見雙槳打水的聲音，直向這邊響來，一到魏三爸漁船的附近，魏三爸突然帶着責備的口氣，大聲喊道：

『哭什麼呢？不是回來了麼？』

老七也猛地鬆了一口氣，彷彿懸掛在心上的東西，忽然落去了的一樣。隨即又輕輕地蹲了下去，蘆葦帶露的葉尖，冰涼地觸着他的臉龐，也不用顧及了。他聽見桂香走上她爸的船了，帶着嗟怨的語氣。

『今晚真倒楣呵，一根魚也沒有打着！』

跟着就聽見漁網漁筐，生氣地丟落在船板上。

『這年歲呵，這年歲呵！』

魏三爸抖顫着不自然的聲音，嘆息着，聽起來好像有點害怕他女兒的光景。從前老七被趕開的那一晚，一拳擊倒女兒那樣又打又罵的凶橫樣子，彷彿一點兒也不存留的了。

水蚊子一陣陣地襲擊着老七的臉龐，使他不能再蹲下去。魏三爸的蓬船上已被靜寂籠罩着了，好像船的本身也在江上睡去的一般。其他船隻的燭火已多熄滅了，只是稀稀疏疎地還殘留着一些，點綴在黃澄澄的江上，閃着昏朦的淒迷的眼睛。江那面平野上的天邊，電閃仍舊不時地閃着，而且隱隱約約地作着雷聲；同時在電光一閃中，現出的白邊黑地的雲頭，已經快要昇上天頂，雨也不久就要來了。老七只得立起身走向街市去，打更的鑼聲，在嫵嬾地響着。

在街口，打更的燭光，隨着紙燈籠的搖擺，蕩漾了出來。張二爸正和打更的一道兒走着，臉上現出非常衰老和乏力的樣子，先前酒醉時那麼有勁的精神，彷彿完全已不在了。他向他們招呼一下之後，便直朝盧家店子走去。約莫走了二十來步遠，突

然覺得有人向他撒了一把塵沙，趕忙往四下一望，週遭漆黑地，看不出半個人影，正感到十分詫異的時候，却聽見了街邊有人在嗤嗤地笑着。

『狗東西，又是你嗎？』

笑聲那麼地熟識，老七立刻就認出這是老秦了。老秦走過來抓着老七的手，一面附着老七的耳朵，悄悄地說道：

『不要做聲，跟着我走吧！』

『不！』

老七這時覺着張二爸太可憐了，用力擺脫他的手。走回店裏的時候，還在獨自坐着打盹的老彭，便抓着他急忙說道：

『呵，我告訴你，我告訴你！』

『什麼事？』

老七沒精神地問着，一面解脫衣衫，胡亂地睡下。老彭便搖着他的手膀道：

「剛才有人來叫你，是女的哩！」

老七馬上翻爬起來，拉着老彭口吃地問道：

「真真糟糕，說什麼話沒有？」

「你答允我一件事情，我才告訴你！」

「快說，快說，無論什麼事我都答允。」

「明晨同我一夥去抬滑竿好嗎？」

「好，我同你一塊兒抬！」

老七毫不思索地答允着了，因為抬不抬倒是明天的事情，今夜是用不着絲毫考慮的。老彭說是女的來了，見老七不在，很是生氣，叫老七回來的時候，一定到泊船的地方去會她，她有要緊的話講。老七還未聽完話，便立刻跳了起來，抓着衣衫，直衝下樓去。在店門口，又碰見了盧老板，但盧老板這一次却沒有問他了，只是冷冷地諷刺道：（半帶着警告的意味。）

『老鷹不打窩下食呵！』

老七仍舊不管他的話，一口氣便跑到江邊去了。蓬船上的燈火全已熄滅，一切都落入靜穆的夜色之中，只有江流在此刻是作聲地響着。老七便把慣常約會時候使用的口哨兒，輕輕地吹着。立即有個陰影，迅速地向他走來，將他的手，死死地捏着，鼻子呼呼地抽着氣，好像在非常忿怒的光景。老七立刻知道這是桂香，一面氣喘喘地道：

『我是一直等着你的，因為——』

一面伸手過去抱她的腰部。桂香使用猛力將他的手打開，很嚴厲的說道：

『從今後，我不是你的人了！請不要這樣！』

老七好像挨了一木棒似地，把手縮了回去，用着很惶恐的聲調分辯，最後且這樣地說了一句：

『皇天有眼，我若是有意誑你，我是不得好死的！』

桂香聽完了，只是冷笑了一聲。

『這有什麼用呢？……現在我告訴你吧，爸爸不把我送去抵債，也要把我賣到城裏去。我們至多也只有兩天的會面了。』

說到這裏，聲音裏帶着顫抖，含着難言的悲哀，隨又突然堅決起來，恢復到她那冷冷的態度。

『我還不明白嗎？你現在有什麼心腸等我呢？同三朋四友去喝酒，不夠快樂麼？誰管人家的死活！』

老七着了一驚，沒有聽完她的抱怨，就大聲地痛罵起陳七太爺來了，罵陳七太爺是老烏龜，並罵他是黃鼠郎想吃天鵝蛋。最後，又賭咒，說他本人今夜從未口酒粘唇。桂香心腸軟下去了，但仍舊做出不動感情的樣子。

『罵一陣有什麼好處呢？人家就是這樣逼着幹：要錢不要人；要人不要錢！』

『他媽的，這才欠他五十塊錢嘛……我去找我去找！』

老七拍他的胸口，彷彿要把很重的擔子立刻放在肩上一樣。

『你到那裏去找呢？……五十塊錢呵！五十塊錢呵！……』

桂香說到最後，就拉着老七的手，啜泣起來。

老七把她抱着，馬上想到了老秦，想到了張二爸，想到了林子裏別人埋藏着的鴉片烟……

先前電光還在天邊微微地閃着，彷彿暗藍的天空，在迅速地瞬眼一樣，現在却是極其強烈了，只要在閃現的時候，原野，江流，鎮市，就好像一下子全鍍上了銀輝似的，每次當電閃一現時，桂香就會驚覺地說道：

『呃，會有人看見我們呢。』

老七竭力安慰着桂香，說他本人是想得出辦法的，朋友也很多，至遲在後天是可以弄得到錢。並說他今晚就去找朋友，也許到明天早上便可把五十塊一個也不少地拿來交給她，總之，不論怎樣，明晨一早，務必要在江邊洗衣的地方，相見一次的。

老七別了桂香後，就一直向鎮外的青鋼林奔去，因為他知道好些暗賣鴉片烟的人，都把自己的貨用油紙包着，暗藏在那邊林子的樹穴內或是泥土中，以避檢查，一直到找着顧主的時候，才取出來。他一面走，一面想，最好是在路上遇見張二爸，不聲不響地將他手裏的東西搶去，原因是在黑夜裏他是不會認識出來的。同時，又馬上覺得張二爸剛才同更夫走着的樣子那麼可憐，許是被人搶了竟會氣病也未可知，而且他同張二爸素來並無惡感，這樣對待他，實在太不好了。然而一想到桂香不被他的爸爸送給陳七太爺抵債，就會賣到城裏去的那種慘事，便覺得什麼也不管了，殘酷一點，有什麼要緊呢？甚至以為這一次爲了營救桂香，便是犧牲自家也是毫不顧惜。因爲人一逼到死路上的時候，無論什麼事也會做出來的了。

老七要走到青鋼林的時候，電光很晶耀地一閃，突然看見林邊不遠處睡了一人，像是跌倒在那裏似的。他想那人一定是個醉漢吧，不然深更半夜怎會睡在這裏？他走了過去，拖着喊道：

『起來，起來，老哥！』

半天不見答允，同時摸着的時候，覺着那人週身冰冷，頸上臉上還流着水濕的東西。

『莫非是死人吧？』

這一感覺，剛剛鑽進他的心頭，驀地電光一閃，血糊着的臉和頸子，便全然現了出來。他嚇得一跳，離開了幾步，想着：也許衣袋裏還有點什麼東西吧！馬上壯起胆子，伸手要去搜索。忽然又閃了一下電光，看見一雙鼓大的眼睛，這時才立刻認出來。死在這裏的，原來正是剛才還看見過的張二爸哩。老七登時怔住了。等到第三個電閃，照明田野和林子的時候，他覺得害怕起來，趕緊拔步，向鎮上走回去，同時覺得那一雙鼓大的眼睛，始終是在冷冷地盯着他，尾在他的後面。走了一陣的時候，雨大點大點地落了下來，老七的額角爲雨滴所濕時，發昏的頭腦，便一時清醒着。桂香的事怎樣辦呢？他這時重又想起這個悲痛的問題來了。只有去找老秦，說不定張二爸就是

老秦幹掉的，也許老秦現在正把張二爸的鴉片，拿去掉錢了吧。無論如何，借一半是可以的，只要答允以後入夥的話。倘若老秦不願借那又怎辦呢？要是他不講朋友，我也不講朋友的，那我就報告他殺人，說不定還會得着獎賞哩。老七這麼地思索着，一面便走入市鎮去了。雨越落越大起來，雷也劇烈地響着。通身水濕的老七，便趕快躲進店裏去。盧老板還未睡着，靜悄悄地坐在店門口的凳上，看見老七這樣地走了回來，只是微微地笑了一笑，含意地點點頭，並不言話。

老七一點也睡不着，心裏單是想着錢，思索着營救桂香的方法。一夜都在地板上翻來覆去的，有時且吐着呻吟的聲音。在他身旁睡着的人，被他弄醒時，便氣呼呼地責罵他道：

『鬼附在你的身上了！』

直到鷄叫的時候，他才慢慢入睡，但被人粗暴地搖醒時，天已大亮了。幾個團防隊員站在他的面前叱罵着，草鞋尙未穿好，便被拖去了。

店裏許多張嘴巴上交響着老七殺害張二爸的聲音。

在街後砌着石台階的江邊，泊着一隻小小的漁船，赤着雙足的桂香，便靜靜地坐在上面，睜着夢幻也似的眼睛，有時偷瞧着通到街上去的爲清晨挑水人打濕的巷子，有時凝盼着鎮那面東方浮起來的晨光。她的背後橫着一片青色的江流，淡淡地抹着一層中夏時節的朝霧。挑水的男子，和洗菜的女人，漸漸來得多了，桂香就把船移遠一點，取出一張帕子來洗洗，這是老七從前航船到城裏去時，給她買回來的。上流洗着的小白菜，一片一片的青葉浮了下來，經過桂香的手邊，又緩緩地流了去。爲什麼還不來呢？莫非又像昨夜似的忘記了我麼？桂香一面洗着帕子，一面悲切地想着。抬起頭來望望巷子的時候，眼裏充滿了淚。

在另一個地方，團防局的辦公處，老七被帶了進去，他一看上面坐着的老頭子，正是陳七太爺，心裏覺得很氣，想着不是他這位老傢伙他一人作惡，誰還會受這樣的冤枉呢？他幾乎要握拳頭去捶他一頓了，但因手被綁着，無法伸展，只有氣呼呼地

站着，努着嘴。

『看你這樣子就不是一個好人！』

團總陳七太爺理着牛角鬍子，這樣罵了一句之後，就開始問訊起來。老七除了分辯殺人犯不是他之外，便舉出凶手的確確是老秦，並說老秦曾經兩次的邀約過他去偷竊張二爸的事情。

『誰是老秦呢？難道捏造一個人便可以脫罪麼？』

陳七太爺尖利地問着，閃着嚴厲的眼光。

『盧老板也認識他的，請問他吧，我哪敢捏造呢？』

老七慌恐地說着，眼睛立刻向側邊站的盧老板望去，帶着祈求的樣子。

盧老板不慌不忙地，瞬了瞬他的那隻獨眼，才慢吞吞地說道：

『回稟團總，我是做生意的人，哪裏會同偷兒扒手認識呢？我根本就不曉得誰

是老秦。』

老七着急了，趕緊搶着分辯。

『盧老板請不要捲着舌頭說話！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在門口親眼看見我和他一塊兒走出去的？』

盧老板翻過頭來，冷冷地斥責道：

『見你的鬼！什麼老秦再等一會，你還要說有老張老王吧！』

陳七太爺理一理他的牛角鬍子，若有會意似的說道（帶着很嚴重的口氣）

『就是說有老秦吧，總之，就你的話聽來，你們也是一夥兒的！』

盧老板走去拉着老七的袖頭，向着團總說道：

『請看呵，這不是血跡嗎？』

老七再分辯不出什麼話來了，只有大聲地喊着冤枉，一直叫到拘留室去。

『桂香呵，我和你永遠不能見面了。』

夜裏，老七靠在木柵邊上，望着星點閃爍的藍空，凝着眼淚剛吐出這句話的時

候，中和場那面湧來的槍聲已在分明地響着的了。

一九三四年秋，上海。

此
页
空
白

山中送客記

我們在野人山中的茅草店子，一到春末花落，瘴氣出來的時候，除了少數的馬駝子和擺夷人經過歇夜而外，騎馬坐划竿的闊客人，簡直可以說是全然絕跡了。這個期間，緬甸人稱爲雨季，幾乎是天天落着雨，一直到十月才會停止的，因此，我們做店夥計的人，每天招呼客人的事，也就很少，便常常到山中去割喂馬的青草，或是在林間採摘雨後長出來的野菌子。

但在陰曆中秋的前三天，落着小小雨的黃昏時候，突然來了一位騎馬的闊客人，身邊帶着一名跟隨。他在吩咐什麼的當兒，他的跟隨，就略略彎着腰幹，恭恭敬敬地回答。在這樣的雨季裏，會來這麼一個客人，實在很使我們感到詫異的。大約在第二天的正午，老闆就在客人那裏探聽出一點什麼來了，便響着拍達拍達的木拖鞋，

興沖沖地跑到廚房去，拉着老闆娘的手腕說：

『嚇，我說嘛，正是一位貴客哩。今天的菜要炒好一點哪。』

正給油烟子薰得滿頭是汗的老闆娘，立刻把兩隻嘴角，往下一拉，鏟子朝鍋邊用力地一撇，翻過不高興的臉來答道：

『什麼，就是皇帝老官兒，也是這樣待他，菜不好吃，就喂給豬。』

老闆却一味笑嘻嘻地說：

『你不知道，我還要同他講一筆生意哩！』

老闆常常同闊客人一塊兒睡着抽大烟，講些中國地方打仗的事情，有時也聽見老闆在大聲地笑，學着做生意人那樣油滑的腔調說話。

『老先生，在這裏，外國地方哪，值不到那末多，請再少一點。』

闊客人當他一個人的時候，便坐在窗前，望着簷邊的雨滴出神，不住地理他嘴上的八字鬍子，聳聳兩隻眉毛。有時忽然很嚴厲喊道：

「張二，你在哪裏呀！」

在闊客人來的第二天下午，大老楊也騎着馬來到我們的店裏，他是這一條山路上的馬賊，專以偷馬營生的。他一到店裏時，每次都是把掛在腰上的長刀，取來橫放在老闆的烟燈旁邊，隨後就抱一個小孩在他的手腕上，拋着玩耍，一面大聲地笑着說：

「嚇，小傢伙，這一次又忘記給你們買東西了！」

老板一見大老楊來了，招呼之後，就趕緊躺下來，替他燒炙鴉片烟泡子，隨即舉起烟槍賊：

「來來來，楊大叔。」

大老楊睡下來，舒舒服服地吸了一口之後，才向老闆遞了一個眼色，小聲問道：「騎馬的客人，還在這裏嗎？」

老闆用手指搔搔他的頭髮，為難地笑了一笑，也低聲問道：

「怎麼要幹他的馬嗎？」

大老楊把嘴巴一擺。

「不，他是一位逃走的縣知事，油水多哩！」

隨即不說話了，取出一枝香烟吸着，向屋頂吹着一圈一圈的藍色烟子。晚飯後，他便冒着夜間的微雨，騎着馬走了。

次日中秋，天可晴明了，縣知事便動身到八募去。這時他的馬已經六十個盧比賣給我們的老板了，但須再騎一天，到了小田壩，才能交出。老闆就派我和他十二歲的孩子阿昌，尾着去，第二天把馬帶回來。

臨行的時候，縣知事却同老闆爭吵起來了。

「怎麼要這麼多錢一天！就是雲南省城也沒這麼貴呵！」

「老先生，這是外國地方哪！無論你去問哪一家，都是一甲四別錢一天！」

縣知事彷彿要把嘴上的鬍子，扯脫那麼似的生氣說道：

『哼！開口就是外國，東洋日本我都到過，這裏算什麼！你們做生意的人，總是
一味狡猾！』

『老先生，鴉片烟錢還沒有算呵！』

老闆用足上的木拖鞋，踢着桌子脚，同時臉上做出的笑容，也已完全消失了。
縣知事便走上前一步，直對着老闆的鼻子，鼓起眼睛說道：

『我的馬才值那一點錢嗎？才值那一點錢嗎？』

後來，終於是老闆讓步了，但却對着縣知事騎在馬上的背影，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

我們沿着橄欖江的山路，向南面緩緩地走着。路雖是極其蜿蜒曲折，但却是很平坦的，道旁岩頭，佈着班竹的林子，江風一陣陣撲來，枝間葉上，便灑落着夜來的露珠，濕上人是衣衫和馬的鬃毛。

四周黛綠的羣山，已給天風拂去了雨季期中的瘴霧，都裸露出身子，迎迓着鮮

麗的朝日，輕爽地微笑起來。

遠的峯上，近的峽裏，全是洋溢着羣猴歡欣的呼嘯；野鳥的歌鳴，倒反而被掩沒了。

朝日的霞光，點染在江那面的峯尖，慢慢地抹到山脚。山脚下的林叢，江邊的草莽，也漸次在晨光中很明晰地繪了出來。

浮在江裏的野象也在途中望見了，要不是豎着長長的鼻子，人家會以為那是水牛哩。

縣知事騎在馬上，頭一點一點地走着。跟隨他的張二，却同我們落在後面，一路講着閒話。我問他跟隨老爺多少錢一個月，他用手拭拭額頭，稍爲躊躇一會道：

『我不知道，我要用錢，我就向老爺要。』

他在店裏時，要買烟捲，或別的零用時的，確是伸手向縣知事要。縣知事總是皺一皺額頭皮，三個銅板四個銅板地給他。他却每次都現出極其滿足的樣子，當作受

了恩惠那麼似的。因為想起縣知事給他的錢那樣的少，便問道：

『你的老爺，沒帶多的錢嗎？』

『是的，錢帶的不多！』

他一面說，一面就自然地顯露出作偽的笑容，那意味宛如是在說錢是帶得多的，但我却不願意告訴你呵。

在叉路上，聽見有人，在那邊唱着歌：

『說荒唐來就荒唐，

不納稅也不完糧，

碰着官兒還要打他的耳光！

呵呵，到處都是我們的天堂！

呵呵，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不久，兩個人騎着馬從後面趕來，打我們身邊跑過，都穿着青綢短衣，黃斜紋短褲，背上掛着長刀和吊着紅黑鬚子的統袋。一個側過頭來，對我們笑了一笑。一看，原來就是大老楊呵。他們飛快地馳到前面，揚起很大的灰塵，一會兒就沒入前面的竹林那邊去了。

要到洗馬河的時候，天空飄飄揚揚地落起雨來，我們趕緊到附近破敗的野人棚內躲避。遠遠近近的山峯，都給灰色的雨線封鎖住了。屋前的矮樹枝葉，不住地顫抖着，濺跳着水珠。

縣知事坐在佈滿蛛蜘蛛網的屋角下面，大大地打了個呵欠，用手揉着冒出來的眼珠水，一面喊：

『張二，快把烟傢事給我拿出來！』

張二趕緊把腰幹一彎，回答一聲『是』，就把駝在自家背上的包袱打開，取出烟燈烟槍和烟盤子來，放在泥地上。縣知事看了一下，覺得不好躺下去，便吩咐張二

道

『把你的衣衫脫下來！』

張二簡直弄得莫明其妙，只有怔怔地望着。

『快點，快點，蠢東西！』

縣知事不耐煩了，接二連三地打着呵欠。

張二立刻脫下來，看見衣角上有一片泥漬，便連忙用指頭刮去。縣知事却馬上抓着，舖在燈邊濕潤的地上，即刻躺下去，抽起烟來。張二看見了他的衣衫，受了那樣的遭遇，面上現出甚是難過的顏色，我望他的時候，他便悲苦地微微笑着。

在洗馬河到小田壩這一節路上，檢查得極嚴，鴉片煙和煙傢事一類的東西，是不可以帶的。每次有客人從我們的店裏動身時，老闆都要叮嚀又叮嚀的，以免客人誤陷危險。然而，這一次却沒有了，大約是由於金錢上起了爭執，就不願多管閒事了。我自己呢，看見烟燈烟槍拿了出來時，也想告戒他的，但見他那樣作踐別人的

衣裳，便又不想開腔了。然而十二歲的阿昌，却不顧及別的，就一直把檢查的事，講了出來。小孩子對人的愛，究竟是要寬大些。人的年齡愈大，成見愈深，恨也特別加多了。

縣知事一手拿着煙槍，張大着嘴巴，驚詫地問我道：

『你告訴我，這是真的麼？』

我只得一老一實地對他講了。但他還是現出半信半疑的樣子，彷彿覺出我和阿昌想要他的煙燈煙槍一樣，雨止後，在動身時，他一面冷冷地望着我，好像要看透我的肺腑似的。一面說道：

『我就相信你的話吧！我就。』

跟着登上了馬。吩咐張二把煙傢事和一大盒糖煙，拋入路邊的江裏。

到了小田壩，結果却沒有遇着檢查的暗探。天快要黑了，大家便在一家擺夷人開的馬店裏息下。縣知事的烟癮，大約又在發了吧，連連地打着呵欠。同時喃喃自語

『什麼檢查！我早就明白了！』

我不管他的，把馬上了料，就帶着阿昌出去玩耍，剛走到門外，便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阿昌阿昌地喊着。一看，原是先前住在我們那裏的鄰居，大家喊做拐子婆的。她在一月以前還同李家馬店的夥計老趙住在那邊。當時他們倆搭得火熱，老趙在替人家炒菜的時候，往往是多放了醋，或者簡直是忘了下鹽。這樣的笑話，如今還留在我們那邊山谷裏的。因此，老趙便給店主辭去了，兩人一同搬到這裏來住着。後來，老趙在八募的飯館裏找着事做。每禮拜便回到小田壩，相會一次。我同她應答幾句之後，就問道：

『老趙好嗎？』

她微微一笑，尖起二指頭掠掠她的頭髮，半帶思索似的反問道：

『哪個老趙呀！』

剛巧由八募開來的搭客汽車，停止在我們的不遠處，穿白色洋汗衣，圍紅綢裙

子的緬人司機，走了下來，拐子婆趕快掉過臉去招呼道：

『勸拍溶島慈雅基』（吃茶哪，先生。）

她一站起來，同緬甸人到野人開的茶店去，一面掉回頭來喊我們道：

『來，來，來，一道喝茶去！』

她見我們不去，便請我們晚上到她那裏過中秋節，最後附加一句道：

『不來，我是要來拉的哪！』

在小田壩買不着鴉片煙，縣知事便當夜搭汽車到八募去。臨行時，應給我們一塊錢的，這在早上就會經預先講過，但他却理理鬍子這樣說道：

『錢，我不能給你了，你知道我那付烟傢事要值多少？……哼……』

他冷冷地望了我一眼，就大踏步地走上汽車去了，彷彿在命令人似地叫道：

『走吧，馬上走吧！』

緬人司機使用中國話回答道：

「先生，還要等客人哩，一個人怎麼能夠出這麼多的錢？」

「你看我沒錢嗎？多少？我全出！哼！」

「五甲」（即五個盧比）

「走吧，這算什麼？」

於是汽車睜大兩個發亮的眼睛，馳進夜色籠罩的原野去了。

我們給縣知事這麼一來，連宿店錢也找不着了。在小田壩的熟人呢，就只有拐子婆，便不能不去找她。拐子婆，是有一雙媚人的眼睛的，常常是水汪汪地盯過來，撩撥對面的人。但在這一夜却是非常的莊重，像一個不會出嫁過的姑娘一樣。她在煮飯的時候，不時跑到後面的窗口去探望，微微含笑地瞧那夜色掩着的田野。同我們一桌吃飯的當兒，總常常偏着頭，作着在聽的姿勢，有時會忽然紅起臉來，好像覺得我們明白了她的心事似的。窗外雜響着青蛙的聲音，和着野虫的嘶鳴。在中國已經是秋天了，但這裏却仍舊如同盛夏時節一般。

道：

不久，後門內的樹蔭下，突然起着口哨兒的聲音，她便把筷子一放，笑着低聲說

『對不起，我要出去一下，你們慢慢地吃吧！』

大概她是會她的情人去了，這些事在她這裏發生是毫不足怪的。

夜深還不見她回來，只有靜靜地等着，阿昌在我身邊疲倦地打着盹。窗外芭蕉林子和遠處的田野都浸在銀白色的光海裏面。幾家茅草店子的小田壩，全都彷彿睡熟了。只有擺夷人斷斷續續唸經的聲音，不時送了過來。

隣近人家的犬，吠着了，沉重的足聲，漸漸地響到門前，我以為拐子婆從幽會的地方歸來了，但推開門進來的，却是一別多日的熟人老趙。他兩手提着東西，喘着氣，看着我和阿昌在屋子裏，便現出驚訝的眼色，隨即勉強微笑起來，招呼我們。他把手裏提着的東西，放在桌子上，一面拉起衣角來，拭拭額上的汗，一面在屋裏查看着。

『嗯，人呢？人呢？哪裏去了！』

我怕他難過，便說她剛才出去，等一會兒就會回來的。他取出幾個碗來，把荷葉包內的豬肉豬蹄，鷄腿鴨膀，分別裝着，另外又把月餅水果放在一個盆子裏面。他顯然是走得又乏又餓了，接連地吞嚥着唾沫。我勸他道：

『我們已吃過了，你快吃點吧！』

『等一等，等一等。』

他望一望門外，現出孩子那麼高興的臉色，很明白地他是在盼望進來的人，會看見桌上豐富的食物，而驚喜起來的。

我不願久待了，同時也不願以一個朋友的資格，滲雜在他們的會聚裏面，便帶着阿昌告辭，他也不甚挽留，只送給我們一些月餅和香蕉。

回到擺夷店裏，我先去看看我的馬，却早已不見了，僅剩着一堆散亂的稻草和濕潤的馬糞。這一來，簡直把人都急昏了。順着馬蹄的痕跡查看，發現竹筴的籬落已有折壞的地方，籬腳下的含羞草，亦因遭了踐踏，完全低垂着了。同時在浸着雨水的

泥地上，且找出了人足的印跡。這很明白，我們的馬已給人家偷去了。

店主人同我到處去尋找，但哪裏尋得着呢？小田壩的人家都已睡了，一切都是靜悄悄的。躺在月光底下。只有老趙那裏，還透出一星的燈火。順便走了進去，桌上的食物，還一點也不動地放在那裏。蠟燭已快要燃完了，燭淚在慢慢地往下流着。撲燈蛾在火光的四週輕輕地飛舞。老趙獨自坐在屋角落裏，靠着牆壁睡着了。聽見了我的足聲，他突然驚醒起來，歡喜地喊道：

『呀，你回來了，等多半天呵！』

他一面揉着眼睛走來，看見是我，頓時臉色變了，籠上一層失望的悲哀。

『她還沒有回來過嗎？』

問這樣話的時候，我心裏也很難過，他搖搖頭，嘴唇扭動，說不出話來。

『你該吃一點東西哪，不要難過，她會回來的。』

他看一看桌上的東西，眼睛潤濕起來。

在這時，我覺得只有講另外的話，岔開他的心思，便把店主人買馬和剛才失馬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完全講給他聽。

他却用他那隻大手，搔着淺髮的頭，粗暴地打斷我的話。

『我難過得很，請你不要再講你的馬了！』

雖然我知道他和拐子婆間的悲劇，遲早終有一天是要發生的，但我總希望她快點回來。暫時把這人從痛苦的海裏救出。

第二天早上，失掉馬的人和失掉妻的人，都帶着難過的心情，爬上北面的野人山峯，去碰各人以後的命運去了。一路上他沒有說一句話，即在歇腳的時候，也只是低着头。

我自己呢，走向店子愈近，便越覺得難過，自然提不起好心情去安慰他，大家只有默默地走着，好像在送葬似的。

走到店子，一進門去，阿昌就帶着哭聲喊道：

『爸爸，馬給人家偷去了！』

老闆並不生氣，只從烟舖上爬了起來，笑嘻嘻地說：

『我早就知道了，到後面去看看吧！』

同時又向老趙半帶打趣似的說：

『你是尋找她嗎？她也騎着馬找你哩！』

我同阿昌連忙跑到後面馬場上去看，昨夜失掉的馬，正在芒果樹下，吃着乾草，搖擺着尾巴。我摸摸他的腰部，帶着責備孩子那麼似的口氣說道：

『你這傢伙，真使我們爲難呵！』

老闆娘抱着孩子站在我的身邊說：

『今天早上一早，兩個騎馬的人跑來息氣，你猜是哪兩個人？……一個是大老

楊，他這回是要搶縣知事的錢的，幾次都不湊巧，只偷得馬了，哪曉得馬是我們買了，

真真氣壞了他。又一個是——』

她看見老趙走來了，便住了嘴。老趙却驚喜地拉着我的手，喊道：

『呵呀，你的馬已找得了嗎？真好運氣，真好運氣！』

他說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停了一會，才又說出：

『我一路上都在請菩薩保佑，讓我們都有好運氣，唉！菩薩真有眼睛呵！』
他那誠實的臉上，浮着希望的愉快的微笑。

一九三四年，夏，上海。

此页空白

鄉下人

『我的天，我們還算好哪！你總是——誰？』

老毛坐在床邊上，很苦惱，一面亂搔着頭皮，一面聽着病人哽哽噎噎的抱怨，驀地不耐煩了，捏着拳頭向空中一揮，剛咆哮出這麼一句話，突然給兩下粗暴的敲門聲打斷了。他還來不及起身問個明白，門就掀開了：一個駝背的矮小身材，帶着門外黃昏的淡紫光輝，鑽進這昏朦朧的灶披間來。屋裏明亮些了，來人浮腫面孔上的黑斑點，也全看得清楚。隨卽，來人將那鑲着金色門牙的右嘴角，病態地往上歪歪一拉，右眼睜了兩睜，爆發出這樣生氣的話來：

『阿二還沒回來嗎？真是——哼！』

接着，他把挾在脅下的一本大簿子，往條桌上一擱，桌上一張拜神求來的籤票，嚇得跳了起來，飛到地上去了；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面，衰老的板櫬，立即發出吱吱的叫苦聲響。同時嵌在肉縫裏的兩顆小眼睛，放射出惡毒的光芒，朝屋裏團團地掃射着，像在冷冷地偵查俘虜一樣。

老毛怔住了，低下光光的頭。剛才要向老婆發作的脾氣，好似已給這位老頭子的凶樣兒通通嚇掉；早上阿二吩咐他怎樣應付這位黃昏來客的巧妙術語，也全從記憶的神經線上突地滑脫了。

到底還是女人的記性好些，病人就從床上掙扎起瘦弱的身子，氣喘喘地說：

『你說吧，……阿二說……工錢還要等幾天……廠裏今天……』

接着，就是一通咳嗽，亂髮蓬蓬的頭只得落下枕去。

來人癱攣地又把右嘴角往上拉了一拉，右眼霎了二霎，像要說話的光景，但馬

上便咽住了。只是忿怒地吐口痰，大聲地睡在地上。隨即生氣地搖着攔在左膝上的腿子；綴着兩三顆麻子的鼻頭，流着沉重的呼吸；臉硬板板的，如同雕就的石像。

老毛蹶着，不時尖起手指抓着後頸，偷偷地瞟了一下這位老怪物（他覺得這位矮老頭子是個老怪物）隨又避開了，他怕同那兇狠的眼光碰着；彷彿覺得一碰着了，這位老怪物就會馬上跳起來捏斷他的頸子似的——一若往日收租時田主人張太爺跳起來捏他的頸子那樣。

病人的嘴上，流出一股憂怨的呻吟，低沉地，怪無氣力。

屋樑上似在滴下一點一點的淒冷，時時把寂寞和悲涼的領域在屋裏擴大開去。向晚該是溫柔的鬆弛的空氣呢，却是緊張的，痙攣的，冷酷的。

灶披間的門外，散佈着田野，荒墳，和遠處沒葉的林子……都悄悄地躺在黃昏的淡紫光靄裏面，好像病來懶得呻吟的樣子；也許是醉了。同時淡紫的光靄又慢慢地褪淡，另外偷偷地染上了昏朦的淺藍的暮色，於是，大地更顯得蒼老消沉了。

田野裏刺骨的春寒，從蒼茫的暮色裏侵進灶披間來了。入夜的冷風，在板壁縫裏，嘆息着，悲鳴着。

伸入荒郊的這一長列矮小街屋——大都市的不必要的尾巴，漸漸沉入夜色濛濛的海裏了，雖也有幾處早從工廠歸來的人家，燃起了臭油的燈火，但由遠處看來，那是稀疏地點綴着的，恰彷彿海上的漁燈。老毛這家灶披間內，做主人的阿二夫婦雖然還沒有回來，但作客的老毛却儘可做主點燃燈火的。只因老毛恨這老怪物這麼黑這麼晚還不走，便把屢屢打算舉起來尋覓火柴的手，終竟依然落在腿邊，仍舊不聲不響地坐着，讓黑暗繼續統治下去。

老頭兒見不點燈火，就更生氣，鼻息越發來得沉重了，身子却老是動也不動，彷彿今晚收不着賬，就決不回家的光景。躺在床上的病人，見這矮老頭子不走，心上怪難過，好像壓上一塊大石頭。一心只望着表哥表嫂會從工廠裏領得工錢回來，好解了目前這難堪的苦厄，嘴裏便不時替他們喃喃地禱告着「觀世音菩薩。」這在旁

人聽起來，也許要認爲是在替她自己的病禱告着呢。老毛呢，放在腿上的手，時而往腰間溫柔地摸索；因爲纏在腰上的板帶裏，還實挺挺地暗藏着三塊大袁頭。——這錢能保留到現在，真要算他那一副好本事！不說天天見面的表兄表嫂不知道，就是他自己的老婆也不曉得。原因是一提到錢，他總是把雙手向對方一擺，張開手心，訴苦，復又敏捷地收回來，拍拍衣衫上的空袋（他從來不會有一次錯拍在硬挺挺的板帶上。）這般可憐相，誰還不相信呢？表哥表嫂讓他兩口兒白吃白住到兩禮拜，也全沒有半點不高興的臉色，而且還安慰他們，靜靜地住下去，直到兩口兒都找到工作的時候。老毛想着老怪物不走，這一晚準會鬧個天翻地覆的；自己正應該拿出兩塊袁頭，打救表兄表嫂才對。到上海來碰見唯一的恩人，不是表兄表嫂麼？如果表兄表嫂不接待他兩口兒，不說存下的三塊，就是十塊，怕也早花完了。而且，那末，說不定夫妻倆這時還正在那些淒寒洞黑的巷裏，按着飢餓的肚皮，你扶着我，我攙着你，哀切地叫着『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哩。於是，猛可一下把粗大的手掌伸進腰間去，掏

取那硬挺挺的三塊大袁頭，打算突地一下拿出來，朝桌上一擯，站起身來，挺硬胸板，向老着面皮不走的老怪物大聲喝道：『拿去，滾你的蛋！』那末表兄表嫂放工回來，聽着了這樣英雄的舉動，不知怎樣地感激讚嘆呢？拿出吧，拿出吧，心頻頻地跳，似在催促。但他一霎時記起了這三塊大袁頭來得那麼難，那麼慘，淚珠幾乎要滾出眼角了。這錢原是他出賣福兒剩下的一點傷心銀。想起那時候，一莊子人全給大水趕出來，也像波濤似的滾滾四散；有的加入神兵，去吃符唸咒，打家劫舍去了；有的搖着紅旗，喊出飢餓的呼聲，另找新的生存去了。……在他自己則希望始終走着正路，從這村到那縣，逃荒小半個年頭，拖着三條沒生存把握的性命，度過艱辛的悲苦的日子。到最後，終於逃荒不下去了，才規規矩矩地把哭爹喊娘的福兒，交給那有雙陰淒淒眼睛的老頭子，換得了二十塊袁頭，一路展轉地來到心中意中的天堂——東方的大都市，滿想再憑一雙大手，掙他一副好家業，把大水衝去的平靜生活拖了回來，而且決然地相信這會比往昔的日子好到十倍以上。所以，每當老婆一抱怨到眼前

的可憐處境，便總有好理由說：『我們還算好的哪！』意思是另外有他們那些不安份的，或早或遲總難保着性命的。不過哩，二十塊袁頭，只剩下了三塊，想起來才真夠痛苦——是眼淚也不能瀉去的痛苦，如今爲了一時不能自己的義憤，看看連這三塊大洋也無法再暗藏着了，着實比胸口上挖下一大塊肉還要來得慘些。就是昨天，前天，老婆病在床上，那麼樣地打滾，呻吟，也不忍把錢拿出去請醫生，買藥吃，還只是咬着牙齒，仗着農民的古老法子，求籤問卜，頑強地拖挨下去。

『無論如何也不花去的，就是今晚表兄表嫂下跪，也不墊出去。』（同時他也下意識地覺着，他們決不知道他有錢。自然更不會下跪的。）他把粗大的手掌驀地從腰間伸了出來，這樣蠻有毅力地決定了。

田野吹來初春的寒風，碰在板壁上面，虎虎地直響；不一會，夾着急追的腳聲，逼近灶披間來了。來的準是阿二兩口兒吧？老毛有點慌了，心突突地跳，推測着：這不知道得怎樣的收場？兩方彼此揚着拳頭，罵媽罵娘，罵到七祖八代呢？還是撕破衣衫打

得頭破血流呢！難道自己僅僅張嘴勸，動手拉拉，便算盡了做親戚的本分麼？

板門推開了，風同着濃藍的人影，在黑暗中溜了進來。但來人的面孔，却是朦朧朧朧的，全看不出到底是誰來。矮老頭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粗暴地大罵：

『拚着老命不要，今晚非拿着錢不可！阿二，你這赤佬——』

一肚子氣，到此刻才一股腦兒爆出。但回答的聲音，氣喘喘地，不是阿二，也不是阿二嫂。

『還罵阿二？阿二已抓去了，剛才在廠門口，你們老毛哥和老毛嫂，趕快躲躲哪！就要來抄屋子了，馬上呀！……』

老毛簡直驚呆了，要不是病人提醒他怎不點燈呢，他會一直跌下去的。『唔，唔，』他一下子覺着了。於是閒在板壁上的臭油燈，便突然燃了起來，在驟明的屋子裏，欣喜地搖擺着黑烟的尾巴。

來人已等不及點燈，便跑出去了；但立刻又推開門，露進來一張小女工的蒼白

的面孔，短髮披在青布衣的肩上，像下命令似地喊：

『快點走！莫要等阿二嫂了，她忙着找人去哪！快點呀！』

隨即一下子消失在黑暗中了。

『活該活該！……』矮老頭子跳了起來，氣沖沖地抓着桌上的賬簿，『這是報

應呀！……報應呀！……』簡直是對着老毛兩口兒在咒罵。接着又向屋子裏掃視一

週，便把掛在壁上的舊棉布袍子——這是阿二在家穿穿，並在夜裏當被用的，抓了下來，打算拿起來；但細看一下，又髒又油膩，就噙的一聲丟在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液，氣忿忿地走了；到門口，一面開門，一面回頭罵：

『兩塊錢！……絕子絕孫！』

『你這老狗！』

老毛氣急了，趕到門，略略躊躇一下，才把粗俗的農民式的回罵，投向黑暗中去。然而，却沒有回應，祇有咳嗆的聲音，夾雜在虎虎的風裏響到遠處去了。

老毛如同受傷似的，頹然依在門上，向着躺在床上的妻子凝着淒切的眼光，兩塊黑豆大的淚珠，綴在睫毛上面。最後吐出一大口深長的嘆息：

『我的天，怎麼辦呢？』

『不是常常說……我們還算好嗎？』

病人帶着哭聲顫抖地抱怨。

板門外蹲踞着凶蠻的黑暗，覺得就會一下子衝了進來，吞蝕了滿屋的光明的；壁上的油燈，也像怪胆怯地，搖着乞憐的黑烟尾巴。

病人生氣地呻吟着，屋子裏充滿了悲哀和不幸。

二

又是一個黃昏，黑夜快要到來統治的時候。

老毛樣兒很安詳，嘴角上啣着一枝廉價的香煙，在××紗廠附近緩緩地踱着；眼珠子溜向兩旁住家的房屋，看看有沒有出租的好房子。這時，他心裏閃着燦爛的光明：因為一路來上海就做起的好夢，如今已是在開始的了。原來自那一夜，扶着病人逃到一家老虎灶，借宿了二天後，無意中碰到了不錯的運氣：給一位油光大圓臉的工頭，招進××紗廠，去填補那些搗亂的工人的空缺。同時還私下答應引進他拜老頭子，加入東方都市有名的×幫。並且最後還拍着他的肩頭說：

『這樣，會一生一世受用不盡的。』

雖然工頭在和言悅色之際，曾突然莊重地說，在這初初做工的半年中，老毛須得每月孝敬他一兩塊洋錢；這未免是划算不來，但比起坐在病人床頭，搔着頸項，乾着急地混日子，總算是好些。因此，一兩塊錢的孝敬，也就全不計較了。且是高高興興地又向着老婆，帶着半是誇嘴半是安慰的口氣說：

『看我們現在不是很好了嗎呢？……上海！』

一說到上海，真像有塊糖正貼在心上，甜蜜蜜地溶化着哩。

他一面吐着灰藍色的煙圈，一面重復地想着該租一間屋子的好理由：明天就要進廠，此後工有做的，飯有吃的，不應該佈置一個新家嗎？當然是應該的。而且剩下的賣兒錢化在這項需用上面，倒是心安理得。何況病了的年青的妻子，寄居在陌生人的家裏，想起來，那是多麼難堪！記着老虎灶主人的吩咐，就向一家貼着紅紙帖子的板門，敲了進去。

『嗚，又來一個！』

老毛的一雙手，馬上被人抓着，兩枝烏黑手槍的口子，正不偏不歪地指着他的闊大的胸膛。他嚇軟了，煙枝跌下嘴去，口大張着；急喘着氣，一時吐不出話來；只舉起了兩手，任隨兩個着藍短衣漢子的擺佈；一直從領口摸到褲腳，又由褲腳回摸到袖頭。於是，剩在板帶裏的兩塊大袁頭，一轉眼就分裝在兩個漢子的衣袋裏去保存着了。而且他那耕種了二十多年的一雙大手，喀嚓一聲，又套進兩個亮晶晶的鐵圈子

裏面——這是遠自歐洲販來的洋手錶，上面刻着 Made in Germany 的字樣的。

「呃……我……我是來租房子的哪。」

老毛透過一口氣，才吐出這樣一句哀憐的話來。額上冒出毛毛汗了，照老習慣，他就舉起手來揩，但手已扣着不能動彈了，心上立即感到尖銳的痛楚。

「媽的，誰告訴你這裏出租房子？」

接着就是一記脆錚錚的耳光響在老毛右邊的臉上。「照實說，你來這個機關做什麼？」

「我……我不懂，我只是來租房子哪！」老毛偏着火辣辣的臉，「看，」這時才突然清醒，記起了，「看，門前……門前不是貼有招租貼子麼？」

「看！」爆發出惡毒的譏諷的笑聲，「你騙誰？」一把就把老毛揪出門外，接着又來一記脆錚錚的耳光響在他左邊的腮上，同時怒吼道：「你們狡猾透了！這貼子不是寫的「夜夢不祥，貼在東牆……」麼？招你媽的租？」於是，老毛的兩邊臉兒，在夾

攻之下發出可怕的響聲了。

太陽正落下地平線，屋脊後的天空漲成一片紅，彷彿也給誰掌過似的。

『天哪，我不認識半個字呀！』

老毛痛得哀呼起來。但這兩位大爺的性子發了，那管得你識字不識字，只顧痛快地打下去。

『不准做聲！』

兩位漢子在他的鼻子跟前，揚着蠻大的拳頭這樣地呼喝。當老毛被拉進屋子去坐着的時候。隨即這兩位又握着手槍，悄悄地坐在門後好像貓兒在等候着老鼠。市外火車從遠處喀喀地吼着而來，又喀喀喀地吼着而去——一無阻隔。呵，寬廣的天底下，寬廣的平野裏，原是自由的，自由的。

但老毛却押在這小小的屋裏了，動彈不得。身上和心裏，只在打着顫。賣兒錢搶去，也不痛惜了，只願留下自己的一條性命。上海危險的地方很多，他由阿二的嘴上，

本是十分知道的，但却不曉得今天下午碰見的，並不是綁票的傢伙。於是他便突地跪了下去，眼淚和腦袋，一齊落在地上，哀求他們做做好事，放他出去；他自己原只是一個窮人，雖有兩塊錢，但那不過是賣兒剩下的。

叩頭和眼淚，本會引起同情和憐憫的，但是在這兒却是白白地浪用了；而且，倒反使這兩位大爺討厭，竟致咆哮起來，就三足二腿，把老毛踢在角落裏，讓他呻吟着。

『再做聲，打破你的腦袋！』

最後，還用手槍恫嚇；看那樣子，殺個把人，是滿不在乎的。

一交跌入絕望的淵裏，老毛只靜候死的到來。光明的前途，陰暗了，美好的夢境，粉碎了，剩下的，只是田園的冲毀，房屋的倒塌，福兒的哀啼，病妻的嗚咽……都一霎時湧到心裏，化做淚，直往兩隻眼角兒上潮。

終於到來的，不是死，而是吞蝕天吞蝕地的黑夜——一個初春的，淒切的，陰森的黑夜，沒有月，也沒有星。

到底等不着另外的老鼠了；於是老毛就一個人給這兩隻貓兒挾坐在汽車上面，直向都市的腹心馳去。紅綠色的電光閃爍着，忽明忽滅地跳着，都向車後竄去，又緊張，又興奮，簡直使老毛眼珠發花，恍惚間覺得看見了故鄉的爛熟的春天。這一切不正像紅的櫻桃花，紅的杜鵑花……在翠綠的籬邊，鬥放着鮮艷的虹彩嗎？呵，那是活像的。但老毛却駝着悲慘的命運，向着有些渺茫而又可怖的地方馳去，也許要到死的場所哪，真是說不定的。阿二不會說過嗎？那不僅搶了你的錢，而且還要把你投進黃浦江，永遠滅却你的口哩。老毛在這時，雖是給都市之春——也可說是水冲毀了的故鄉之春——弄昏了腦袋，但自己，一瞬間後將要得着的悲慘的收場，却因記起了阿二的話，就漸漸明確起來，而且加大恐怖地想着，無疑的，自己準是投進黃浦了。而街上往來的男女呢，一對對地都沉醉在都市之春裏，歡笑浮在唇邊，愉快燃在眼裏，是那麼地自由，那麼地暢適。禁不住感到難過，感到傷心，感到憤怒，然而手是帶着鐵銼，身是被人挾着，還有什麼辦法呢？但老毛終於做了求生的冒險了，本能地大

叫起來

「救命呀，救命——」

這垂危的呼號，一發出就給都市之春的聲浪吞沒乾淨了。而且歡笑的人們，正沈醉着，誰來理你呢？冒險的結果，只得了無數的耳光和拳頭。老毛忍不住哭了起來，這不是悲悼他一條苦命竟是這麼白白地斷送，而是牽累着病了且又無人照管的妻子，——在胸中沸騰着割裂肝腸的悲痛和哀憐。

鮮艷的都市之春，一轉眼就褪淡到渺茫的遠處。突現在眼前的，是雖有着燈光而也顯得怪暗淡的區域。老毛的眼淚乾了，但却慢慢地昏黑下去，眼皮也合攏起來。這也許是他不敢直視死神猙獰的面孔吧，然而，在剛才的鐵拳下面，人確是一切都毀了；彷彿每一個細胞，每一條血管，俱在破裂着，粉碎着。

汽車的終點處，並不是像老毛所想的滾滾江水，而是一張永遠飢餓永遠填不滿的血口，兩排武裝的漆齒，兇惡地暴露在唇邊！時時刻刻都想把整個東方大都市，

一古腦兒吞了進去。就是入夜也不疲倦一會兒，閉着嘴，總是貪饞地垂着涎，等待各地搜索來的人肉。

一九三三年春，遠從北國飄來的這位良善國民，也像許多年青人的命運一樣，都沒明其妙地跌入這悲慘的漩渦中了。

汽車一進去，嘎然一聲，停在空落落的場上。老毛陡地一下驚醒了，張眼看，週遭陰森森的，宛如散着可怖的陰影，雖然也綴有稀少的電燈，但那發出的光芒，却是又慘白，又淒涼，怪可怕的。牆邊下一長排無人管的摩托腳踏車，悄悄地蹲在那兒，愈顯出院落的悽陰和寂寞。

這位良善的北國之人，就因為不知道自己已做了供人吞嚥的食物，也不懂得被人咀嚼的痛苦，便在茫然的心上浮起了神魂安定的快樂；因為預料的滾滾波濤，已不復湧在眼前，且無論如何是暫時遠離去死了。

老毛又忽然明白了，不禁顫抖起來；想着，難道這樣檻縲的人，也是值得拘押索

款的富翁嗎？阿二說過的話，又活在他暫時清醒的腦袋裏面了。然而，馬上演出的事實，並不如老毛所想的那樣，不但手腕上的外國鐵銹解下了，還被人怪有禮貌地招待着：一杯茶之外，面前又放着一盒上好的香煙，在主人的請字之下，大有儘你抽個夠的意思。像如此舒適地坐在客廳一樣的地方，這位同着牛馬做伴，玩了一二十年泥塊的老毛，真是不曾夢見過。在往日，那是不用說，應該要愜意地享受一刻兒的。但這時，他只是感覺不安，且有些不好過，背脊上不住地冒出毛毛汗來。恍惚間又覺得這終於要撕票的，因為連一點出賣福兒的錢，也已滾進別人的衣袋裏了，向何處去乞討取贖的錢呢？

旁邊坐着一位漂亮的西裝青年，帶一副托立克的眼鏡，陪着老毛吸煙，又客氣，又溫和，一面向着屋頂吹吐藍色的圈子，一面誨人不倦似地張合着兩片嘴唇；但有時也變成激昂的樣子，額上竟暴起青筋。那張嘴巴是很會說的，一九三三年所謂的「轉變」潮流，就從他的兩片唇上滔滔地湧了出來。在這位西裝青年滿以為他鼓

動起的波濤，準會把老毛淹沒了，此後就永遠地爬不起來，貼貼服服地做一朵「轉變」潮流中的浪花。然而，老毛却一點都不明白，一句也聽不懂，雖然他自己是竭力做出恭聆大教的樣子，甚至額上冒出了汗。青年已說完那一套一九三三年的時髦話，順手把香煙蒂投在痰盂裏面，便冷冷地盯了老毛一眼，看見對方始終沒有翻然改悔的樣子，一種不愉悅的臉色很鮮明地繪了出來，嚴厲地問：

「到底打算怎樣？」

老毛簡直慌張了，不知要怎樣才好，頻頻地舉起手來，擦着額上的汗珠。但看見了洋先生（他覺得穿西裝的是位洋先生）那麼冷酷的眼光，那麼不高興的臉色，便感到怕了起來，知道不答話是不對的，而且有失禮儀，便含糊糊地說：

「我……呃……請可憐我吧，我沒一點子錢哪！」

他推想剛才洋先生講的那一大堆莫明其妙的話，總不外乎說的是「票價」吧，這樣回答大約是不會錯的。

『那不要緊！以後當然每個月要給你薪水的，只要你努力幫助我們。』

洋先生一下子了解了，對方之所以不驟然表明態度，原來是爲了這，便驀地欣喜起來，急忙取出兩枝煙，一枝啣在自己的嘴上，一枝遞給老毛，且客氣地替他點燃了火。覺得兜肚兒滾出的波瀾，已經奏效了。而洞黑的窗外，春夜的冷風，又不時虎虎地碰了進來，彷彿海波打岸，在替他助威似的。

老毛簡直糊塗起來，腦袋裏像裝滿了麵漿一樣，不知道洋先生到底要怎樣地處置他，祇是呆呆地木然坐着，連煙都忘記吸了。同時，洋先生一隻手伸到老毛的鼻子跟前，花花綠綠的一捲紙票，就對着老毛的眼睛眩耀着。

『拿去用吧！』

『呵！』

老毛驚喜起來，因爲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多這樣新的紙票，而這紙票現在又正是要遞給他的。然而，却不敢伸手去接，他推想洋先生說不定是同他開玩笑的，

便把臉變得通紅起來。洋先生現出很誠懇的樣兒，笑嘻嘻地把紙票一古腦兒塞在老毛的衣袋裏面。老毛這時才清清楚楚認明了，洋先生原是這麼和善這麼地好，便直對着他，突地一下跪了下去，感激的淚流到嘴邊，叩了兩個幾千年來傳留下的響頭。哀求道：

『錢，我不敢要，祇求做好事，放我回去，放我回去！』

同時就把錢雙手呈上，還想加上一句，『我只要兩塊錢，那是我賣了福兒換來的。』但立即被忍耐不住了的洋先生怒氣勃勃地打了一個很響的耳刮子，罵道：

『好混蛋，不受拾掇的東西！始終在裝模做樣，這就會騙人麼？告訴你，你的底細，我們早就明白了。』

拾着紙票，氣氣狠狠地走了。另外換進來幾個凶惡的漢子，一邊做勢地捲着袖子，一邊氣呼呼地講着：

『這非吃一頓生活不可！』

另一個麻子鑽了出來，闖到老毛的面前，喝道：

「讓我先問一問，從實招來！你甚麼時候加入的？」

老毛一下子記起了，那天大塊頭不是帶着愆戾的口氣說過嗎？只要你肯加入，無論那一夥人，不管是流氓，不管是綁匪，一聽見你是什麼幫的話，就不會欺侮你了。如果欺侮了你，他也要對你賠個不是的。於是一線的歡喜，升上心頭了，就很高興地告訴：

「他們已答應了我，要我等幾天就加入！」

每一個字都吐得非常地清楚，生怕對方聽錯了，而且以為會得着有禮貌的回答的。心下只感到一絲絲的缺恨，就是為甚麼不早一天加入呢，這在人家有理由會認為假冒的。

「是的，那不用說是一夥的了。」

麻子掉回頭去，向另外的漢子瞬了一下得意的眼色，意思彷彿是在表示，「究

竟要我來才行的。」隨即轉回來了。

『朋友，老老實實地說吧，這於你是有好處的。什麼等幾天，不要老三老四地。不然的話——』

他偏着頭看看那些漢子的拳頭示意；漢子們便用力地把手腕和拳頭，伸着捏着，骨頭格格地作響。老毛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麻子又轉成溫和的樣子說：

『你是不是加入很久了？說吧！我們原是一家的哪。朋友。』

老毛聽見原是一家的這麼甜蜜蜜的一句，思索一會兒，便點點頭，低聲答這：『是的！』

同時却羞怯地紅了臉，因為他明白他說了謊了。旁邊的人，便提筆記起來。又加上些老毛的另外的誤會和扯謊，麻子便不費吹灰的力量，造成一篇圓滿的供狀。在那上面老毛又被勸去規規矩矩地畫了一個又歪又斜的十字。

『甚麼時候放我出去呢？』

老毛仰着孩子一樣幼稚的面孔，懇切地問，兩隻手的指頭不自然地扭着，麻子現出滑頭的樣兒笑了。但立刻裝出非常溫柔的態度，一隻手拍在老毛壯實的背上安慰道：

『那是很快的，說不定明天就會放你哪。』

三

通過剛才進來看見的那個冷落的空場，就給人領進一條寬大的長天井裏去了。在那兒，多盞的燈光，織成通明的夜的世界；兩旁木柵中，露着無數張慘白的面孔。而那些面孔上綴着的眼光都向他一個人身上射着，他感到有點眩暈起來，然而由屋脊上溜下來的春夜寒風，便又馬上使他清醒了，重行穩住他受過一下午磨折的身子。一個揮着籐條的警察，突然浮在他的面前，挺起肚子，抓着他的領口喝道：

『解開！』

現出一種頗不耐煩的樣子，老毛馬上驚呆了，一個閃電也似的想頭，鑽進他的腦袋裏：

『怎麼這裏也有警察嗎？哦，我得報告他。』

拍——一個脆錚錚的耳刮子打在他的臉上，警察發怒了，罵：

『阿木林！』

就抓着他的衣紐子亂扯，有的扯脫了，有的扯斷了。老毛感到又怕又慌，身子簡直有點發抖。下午買來放在身上的一包香煙和一盒火柴，被丟在潮濕的小磚砌成的地上了。身上各部份都摸完了後，同時又來個命令：

『解脫褲腰帶！』

這時，他是用心地聽着，便忙把笨拙的手伸到腰下去解，（他的板帶早就給先前抓他的兩漢子取了錢後，丟去了。）却因早上結了一個死結子。解了好久也解不

下，額上的汗珠，也慌張得冒出來了。

『娘操個屌！』

一開口就必然要罵怪話的法警，簡直氣硬了頸子，一把抓着他的褲腰帶，猛地一拉，就拉斷了，隨手便丟在地上。襠上補有疤痕的老藍布褲子突地一下落到足下，醬黃色的屁股和大腿，就在短衣下面毫不羞怯地露了出來，兩旁木柵中立刻揚起嘩啦的笑聲，老毛連忙抓起褲腰，臉上怪不好意思地漲紅着。警察想照例再賞他一個耳刮子，但忽有所感地又把伸出的手收了回去。隨即揪揪攘攘地將老毛弄進一個木柵子中，喀啦一聲，便鎖上了門。回頭來，看見警察昂昂而去的黑色背影，老毛的腦袋裏，深刻地打入一個疑問：

『怎麼你們原是一夥的麼？』

長一丈七八，寬五六尺的房子，滿坐着人，有的穿着漂亮的西裝，罩上厚厚的大衣；有的又穿着樸素的工服，貼有新布的疤痕。他們都一面皺着眉頭，嘆息着說『又

來一個哪，」一面擠到老毛的身邊，射出同情的眼光，發出許多的話來

『你是怎樣抓進來的？』

『沒有吃飯吧？』

『不要緊，住下去吧。』

一個麵包便塞在他的手裏，安慰他叫他吃着。大家的眼光，是那樣地和善，那樣地溫柔，他自己的窘迫和不安便減少些了。一種向人訴苦的慾望，驀地昇騰了起來。嚼了一口麵包說：

『只說是去租房子，誰知——』

說不出來了，那露珠一樣的東西又滾到眼角邊上。然而，不待多說，衆人馬上就明白了。一個長髮圓臉的青年蹲在老毛的身邊，發出爽朗朗的笑聲，笑着說：

『那還不好嗎？租到這麼樣的房子，是不會花你半文錢的，而且，而且，（格格地

笑)還有不要錢的飯來吃哩。』

衆人都幽默地笑了起來，似乎覺得這位朋友之來，倒是怪有趣的。

老毛仰起頭看看屋頂，一個天窗裝着堅硬的鐵條，鳥兒也飛不出去。板壁呢，塗着斜斜歪歪的鉛筆字，髒污醜醜，怪不入眼的。對着天井，排立着碗口粗大的木槓，像鄉下的豬欄和牛圈，誰也擠不出去。屋脊上落下院子裏的冷風。一陣陣掃了進來，透人肌膚，毫沒半點的遮攔。天井裏的地上，鋪着古老錢式的小磚，全是潮濕的，似在時時透出陰冷的氣息。剛才打過老毛的那個矮個子警察，正挺着肚子，在潮濕的地上，傲然地來回走着。手是無意識地捲屈着一根指頭粗的籐條。彷彿誰敢企圖逃出，誰就有飽吃那籐條的危險。屋裏滿坐着的人呢，雖然都現出怪親切的樣子，但老毛看起來，總不免覺到有點兒陌生的。而且，他們這時驟起的幽默的笑容，更使他毛辣辣地感到不舒服。同時，他又想起病了的老婆，現在正躺着呻吟，苦惱地盼他回去招呼哩，心下便非常地不好過。

『這裏是一刻也住不下的。』

眼淚和聲音，一齊擠了出來。一屋子愉快的囚徒，看着來人是這麼地脆弱，這麼地沒漢子氣，就微微地感到不滿。有的人竟然嚙着嘴，掉轉頭去。長髮圓臉的青年則搖着老毛的肩頭，像教訓小孩一樣地說：

『堅決起來！堅決起來！流淚是可恥的哪！』

『讓他息息吧！』一個蓬着短鬍子的青年，對衆人搖着手，『像沒吃過官司的囉，也許怕是冤枉的。』隨即抓着老毛的粗手溫溫和和地握着，『不要傷心，沒辦法的事情囉，得忍耐的。』

『寄在人家裏的老婆正病着哩，』這樣地回答，隨即又硬咽着了，光光的頭低垂在胸上，衣襟不久就濕了小小的一片。

一曲淒涼的歌聲，一個悲慘的姿態，終於是要打動人的。於是衆人瞅了他一眼後，都深深地嘆息了。

黃浦江上，小火輪泊岸的汽笛，嗚嗚地長叫着一聲兩聲，都從寂寞的暗空裏飄進天井裏來，散播着宛抑而悲嚎的意味。

大約每個人都被挑起了一些已經埋葬了的，不堪回憶的往事吧？通在心上，拔去了微笑的嫩苗，同着漸漸轉成深寒寂寞的春夜，憤懣而抑鬱地踱進了夢之國去。老毛依新來者的慣例，被派睡在門邊，頭挨着舊紅漆的馬桶，風一來，時時就有一股幽幽的臭味，鑽進鼻孔。而足呢，又擠來伸不下去，只能捲屈起來。這倒不單是委屈了老毛，衆人原都是這樣不舒服地睡着的。只要誰在木柵前面朝裏面一望吧，就可看見兩邊牆壁擠排着蓬髮的腦袋，中部聳起一路膝頭蓋造成的山峯的。

老毛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整個的心只凝神在一個尖端上面了——馬上回去招呼病了的老婆。

天井潮濕濕的地上，散播着警察緩慢的皮靴聲音，還挾雜着鞋底下鐵釘碰着磚塊的尖響，都一下一下地釘在老毛痛苦的發脹的腦袋上面，這無論如何是睡不

着的。同號裏有人怨恨地翻着身子，發出不舒適的呻吟。間或又有人從嘴上衝出喃喃不清的夢話，彷彿在對誰咆哮一樣，聽起來是怪可怕的。對屋和鄰號大約是誰受了春寒的侵襲吧，發出淒厲的嗆咳，空空洞洞地散在冷寂的夜裏。不遠處，女拘留室內，突然傳來嬰兒若斷若續的悲啼，一聲聲，哀切地碰擊人的心扉。

『天呀，這是什麼地方哪。』

給痛苦，悲哀，冤屈織成的索子苦絞着腦袋的老毛，低聲地叫了出來，簡直要發狂了。一直到工廠汽笛嗚嗚號叫的黎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但一會兒又被開門倒馬桶的聲響，拖回到朦朧而昏聩的境界裏了。只得昏迷迷地坐了起來，讓薄紗素衣的晨光，輕輕地緩緩地踱進眼皮裏去。

雖然是一頓淺淺的兩洋瓷碗的飯，和二人合吃的小半碗豆芽湯，但總算是不挖腰包無罣無慮地享受，度着老太爺那樣有福的好日子。這在屋子裏那些愛說愛鬧而且常常愉快的青年看來，這兒着實不是一個怎樣可怕的地方。然而，在老毛呢，却因時時刻刻有個蓬髮深眼的黃臉蛋，閃現在眼前，幽怨痛苦的呻吟，縈繞在耳邊，要照那些暫時聚會的小伙伴，也一樣滿不在乎地活下去，實在是學不來，但在大家都表示着「流淚是可恥的哪」那樣眼色之下，就只有把忍不住的眼淚，留在深夜大家都睡了的時候，盡情地傾瀉。假使白天有剛抓進來或是提出去問訊的女囚犯，從天井裏閃着時裝的旗袍或者粗布的短衣，走過的當兒，就禁不住觸景生情地勾起了眼淚，那時也只得無可奈何地仰着頭，竭力宿在眼眶裏，把頭轉向薄暗的角落裏去。

每天，每天只盼望着那位和藹的麻子先生走來，吩咐看守的警察，開開門，說是把這人放出去吧，但結果總是悽愁的暮色和暗夜，帶來着憂鬱的失望。於是老毛二

三十年來在風和雨和太陽裏煉成的銅色身體，銅色臂膀，漸漸地枯瘦了，轉成黃白。心上慢慢兒打上了無數抑鬱而憤懣的結子。加上深夜不能入睡的苦惱，眼皮下也抹着一團暗黑的影子了。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都像春三月尾的花朵，在風中失掉了光彩，萎縮下去。

同號的人竭力安慰他，買大餅和油條吃的時候總不缺他一份的。時時刻刻都在想把他心上憂鬱的結子解去，設法使他快樂一點兒。叫他下那銅板上貼着字紙做成的象棋，他却冷冷地搖頭表示不會。講幽默的笑話或故事時，叫他來聽，他却在衆人快活的笑聲中，悠悠地打着長長的呵欠。

一個電車上賣票的工人，是專愛同人開玩笑的。每天一到下午，大家很容易感到倦怠，他使用包東西遺下的碎紙，撕成一塊塊或大或小的烏龜，趁着有人跌在木柵邊上，仰頭望着初春的粉藍天空，隨着輕軟的飄渺的白雲，遊移着夢幻的眼珠，入神另一個世界的當兒，就潤上唾液貼在那人的肩上，然後把那人拖在屋子裏團團

地走，對衆人努努嘴巴笑着示意。於是屋子裏馬上騰起了哄笑。自然，這玩意兒也會臨到老毛的背上的，但老毛却在笑聲中生氣地紅漲了臉；一面竭力伸手朝背上去亂抓，一面眼裏射出火花，粗暴地罵出農民式的醜話來。不用說，這一點是不能不使大家感到微微的窘迫的。當然地，在憐憫的心情上，便暗暗潛來了一些朦朦朧朧的憎惡。

老毛的號子前面，裝有着自來水管，這兒是這個小世界裏用來淘米洗碗刷馬桶的地方。每天早上微笑的陽光，爬上對面屋脊的時辰，便由牆那邊女拘留室內，飄過來兩三個着摩登旗袍的年青女人，在自來水管側邊，低着濃髮的頭，一兩捲髮絲，倒披在臉龐上面，洗着她們的白色手巾，條花汗衫，以及刷地板的拖把。她們中，有的人趁着警察的眼光移開的那一刻，就向老毛的號子裏面飛快地投以一瞬微笑的眼色，老毛身邊的年輕人，便也微笑地回答過去。這情形，在二三十年來糞料和泥土中培養出來的心靈上，也能深刻地引起了艷羨。在這些時節，初春朝日的好時光，老

毛便不知不覺地困惱在惦念妻子的暗霧中了。苦惱，悲愁，憤懣這些種子，又在枯寂的心地上面，抽着芽，發着葉，彷彿平野上的草，小溝邊的樹，在蓬勃地綴着青色一樣。於是老毛憂鬱而憤懣的病，同春一樣地深深的了。

每天早上八點多鐘要吃稀飯的那一陣，天井裏呼着名字而號子內答「到」或「有」的高音，便在淺淺映着陽光的小院落內起伏地響着了。老毛鄰號及號子內的年輕人，在每一個名字的回答下面，總是滿有生氣地吐出一個又高又怪的「有」字。頭幾天，老毛只會惶惶地呢呢地回答着。往後不久，也自然而然地同化了，也答一聲「有」，但聽起來，那是又軟弱又可憐的，因為每天下午，都在堆積着與暮色同來的失望，便在第二天早上翻爬起來毅然決定要在那些點名的洋先生面前做出卑屈的哀求，說着請放我出去，做做好事吧。然而，每一次都給那昂胸挺肚的尊嚴樣子嚇掉了開口的勇氣。而且剛一壯起胆子開口叫「點名老爺」還未起始吐出來要說的話時，那點名老爺已經風快地走開，越過牆那邊去點名去了。有時候，也趕及

了叫點名老爺停留一下，但那兩三張死板板的威嚴面孔，盯着老毛格格難吐的樣子，便鼻子裏哼了一聲，理也不理地走了。一天，老毛竟突然一下在木柵邊跪下了。

「我的老婆呀！」

失魂失魄地喊了起來，眼裏落下淚珠。點名老爺吃了一驚，皺眉頭問：

「你要什麼說吧！」

但老毛却說不出話來，只是格格寒寒地。

「我要——回去——回去。」

「說得那麼容易！」

點名老爺彼此相對着，感到滑稽似地笑了一笑，努努嘴去了。

流淚，哀求和喊老爺，甚至下跪，這些不入眼的舉動，好像一股洶湧的山洪，突地一下，就把衆人對他種在心地上面的同情嫩苗全沖洗盡了。此後，不但大家放射的冷冷眼光，使他感到難過，而在下跪之後，又聽見噓起嘴角流出譏諷的笑聲。雖然也

有人很耐煩了，向老毛解釋：『下跪是無用的，只有只有……』但老毛却總不了解，而且漸漸聽不下去了，一心只望老爺，麻煩不過他的哀求，忽然把他放了出去。

最後的結果呢，木柵外依然一掉頭不理，木柵內却一天一天地加大着冷酷和譏笑。講故事時，也沒人特意叫他聽了；愛同人開玩笑的電車工人，也把他除外了；有的在他面前吃着油條大餅，竟也不分給他了。而且彷彿人家的一言一笑，都在或明或暗地對他發的一樣，於是老毛感着更孤獨，更悲哀，更痛苦了。

號子裏沒人理他，每天好些時光，便躲在薄暗的角落裏昏昏沉沉地睡着。一天，正是晴明的困人的春天午後，他驀地醒了，坐着起來，眼珠子團團地在眶裏旋轉着，眼白不住地翻了出來。突然他抓着對面一個帶眼鏡的青年人，輪着稜稜的拳頭，抵着鼻尖粗暴地直喊：

『你，你，你……』

嘴邊努出了白色的泡沫，尾後的話簡直流不出來了。幸虧給衆人拖着，拳頭落

了空，同時『瘋子，瘋子』的叫聲，沸騰在屋子裏了。值班的看守警察，也着忙跑來，把門上的吊鎖弄得嘩啦嘩啦地響，大聲地喊：

『啥事體？啥事體？』

最後的辦法，就把他扶在角落裏，讓他靜靜地休養着。他的黑眼仁雖是不怎樣頻頻地翻轉了，但流出的光芒，却是凶野的，可怕的。這於大家的心上，不能不點染了一層薄薄的恐怖。他掃視了一會兒之後，慌張地問：

『病人呢？病人呢？』

隨又到處搜索似地看着。衆人聽見他這不明不白的問話，禁不住笑了，但又不敢放肆，怕惹着他發氣打人。

他看見衆人笑，便突然罵：

『我沒出錢嗎？媽的！老板，再泡一壺茶來。』

這更惹人發笑，但又有人搖手示意，就一齊按着嘴，把頭掉到另一方向去。愛開

玩笑的賣票工人，便笑嘻嘻地跑到馬桶面前去。揭開蓋子，斜視着老毛，大聲地喊道：

『好的，再來一壺！』

接着就小便起來。衆人笑着罵他：

『混帳東西，幹嗎惹他打死你倒不要緊，跌倒老虎灶，那可糟糕了。』

歡笑沸騰着，老毛的眼睛却發出了兇悍的光輝。大家便有警戒地沉默着了。以後都不理他，他就靜悄悄地倒在角落裏睡了。

第二天，正是幾個號子舉行罷飯的日子，因爲要求添飯加菜的條件並不實行接受，而且犯人吃後的飯碗，也仍然是洗也不洗地就裝起飯來，端給別個犯人再吃。像最後這麼一個輕而易舉的請求，也不答應辦到，誰不忿怒呢？飯菜放在老毛那個號子裏時，大家都坐着不理，只有老毛一個人朦朦懂懂地端着飯碗，衆人做手勢叫他不要吃，他却癡癡地望着飯，不吃也不放下。忽然地問道：

『多少錢哪？這一碗！』

吐出的聲音，非常地平，聽起來誰也覺不出他是有點兒瘋的。

「媽媽的，三百元！」

賣票工人似笑非笑地罵，但意思是含有你爲什麼要破壞我們的罷飯呢。而實際上，吃了這兒的飯，若要「脫梢」，起碼也總得要這麼一個數目的。

恰好警察來了，看見端着飯碗的老毛，便忽然感到有辦法似的，慫恿老毛道：

「好，你吃你的好！」

意思似向衆人在說，看，你們終於不會齊心的，等一會就會一個一個地軟下去哩。但老毛却突然忿怒了。

「老子沒錢，吃他媽的！」

撲的一聲把碗打在地板上，飯粒到處散着。衆人哄笑起來。警察倒馬上生了氣，立刻要開門進來打，鎖咯里喀啦啦地響着。這時大家便一致擁護了老毛喊道：

「你敢打，你敢打，他是瘋子！」

警察沒辦法，只把手裏的藤鞭對老毛作勢地揚了幾揚。漲紅了臉恨恨地走了。次日，就得了勝利，平碗口的飯，堆起了尖尖。湯裏的豆芽加多了，且雜有另外的青菜，油也可觀地在湯面上浮了幾大點。黏着殘粒，殘湯的碗，開始在自來水下面洗了。一個馬馬虎虎的澡，然後再到別個號子裏去服務去了。各人的臉上眼裏都發出了愉悅的光輝，只有在這一次鬥爭中充份顯出英雄本領的老毛呢，依然是昏昏沉沉地，領略不着一點兒的高興。一號子的人，在這時都重新對老毛起了好感，便一致地要求無條件地釋放他，認爲他這病，也許出去了就會好的。答覆來的很快，然而却說這是礙難照辦的事情，原因是這人已有了鐵一樣的口供了。可能爲力的，只是慢兒醫治這麼一條道路。

入夜，九點半鐘的光景，犯人全睡了，天井的院落裏，靜悄悄地躺着寒冷的月光。忽然外面好些沉重的皮靴聲響，在古老潤濕的磚上，雜沓地傳了進來。狗熊一樣龐大的黑影，馬上散綴在月光如水的院子裏。好些手銬丁丁地在盒子砲上碰擊着。一

種淒慘的肅殺之氣，便在每一個陰暗的角落裏，瀰漫起來。

『準備到南京！』

院落裏嘹亮地透出了這麼一聲之後，便有點名之聲繼起，老毛的鄰號就雄壯地答應一個『有』，撲落落地一個人在爬了起來，鼻子裏氣呼呼的聲響，由板縫裏清晰地鑽了過來，鎖響着，人大踏步走出去了。

月光冷清清的院落裏，登時六個年輕人的陰影，兩個一排地投在微微灰黑的地上。喀啦喀啦地，一霎時大家都上了手銬，自然這又是 *Made in Germany* 的。

六個人剛從熱溫溫的被裏，鑽進涼水一般的寒夜裏，禁不住有點抖縮起來。但每一個青色月光抹着的蒼白面孔上面，都一致地現出悲涼的微笑。只是着西裝的在微笑裏透出難以抑止的忿怒和異常絕望的樣子。着工服的呢，則現着滿不在乎的氣概，溫和地飛着鼓勵的眼光，在向人默默地告別，彷彿是在說加倍努力吧。

老毛號子裏的人，都恐怖而忿怒地抬起頭，望向院子裏投去悲悼的眼色。有的

竟因朝夕過從的伴侶，就這麼一別地走到永不相見的路上去，便弱軟地低聲啜泣起來。

青色月光裏那一排黑影，剛要移動的時候，老毛突然看見了其中坦然微笑的一個正是他來上海後待他最好的親人——表兄張阿二哩。於是，他不管死活地爬了起來，披在身上的衣衫，落到地板上去，汹汹地莽碰着木柵，高聲猛喊道：

『請帶我去！表哥，表哥請帶我去！』

提盒子砲的趕了過來，要打，但因聽見是瘋子，便笑歪着嘴走了。

天井裏掃清了足聲，只剩下慘白發愁的月光了。老毛還不住地怒吼着。

『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手一面凶狠地搖着木柵的粗柱子。

在這時，號子裏再沒有人發出往天一樣的哄笑了，只有一聲低低的沉重的嘆

息：

『這時代瘋子是最勇敢的！』

『——而且是最可敬的！』

另一人同情地讚美着。

一九三三年，八月。蘇州。

此页空白

張福保

人們一關進這個終天鎖着的木柵內時，樣兒總是喪氣極了，有的還竟然紅起了眼圈子。只有張福保和他的夥伴却是怪高興的，彷彿長途步行之後，走進一家熟識的店子一樣。

他的夥伴是一個骨架子高大的瘦傢伙，油黑的臉上常現出筋綳綳的樣兒，隨着張福保進來的時候，就先朝屋頂上面鑲有鐵條的天窗，溜着眼珠子，一面便將手腕做出拉弓那樣的頑強姿勢，輕蔑地說道：

『這很容易，只消一下子就拉開了！』

張福保把短而粗壯的身子，隨便地坐了下去，摸一摸帶鐐的足頸子，就向他的夥伴，輕口噓了一聲，嘲弄似地說道：

『坐下，不要太開心了！』

然後，對着號子裏的衆人飛了一通親密的眼色，彷彿向熟識的朋友開玩笑那
麼似的說道：

『各位，拿什麼來招待你們的客人呢？』

號子里住的，全是些學生子一類的人，對這新來的粗野傢伙，感到中意而且活
潑起來了，有的就諷刺地回答道：

『噯，招待那有的黃米飯，豆芽湯。』

別個嘴刻薄一點的，且打趣地加了一句：

『不夠麼？那裏還有呀！』

順手指着屋角落裏的馬桶。

張福保忽然把他那大臉瓜上的細長眼睛一鼓，做出非常生氣的樣子，厲聲問
道：

「什麼你說什麼？」

同他說話的人，自然一下子就弄得窘迫，並且紅臉了，同時，另外的些人，也陡地感到了一種重壓，非常不舒服起來。可是，張福保却像變戲法一樣，馬上換過一付臉色，突然快活地笑了。而且向那打趣的人，也指一指馬桶說道：

「嚇嚇，那個麼……只要你先生肯陪我，我兄弟是不會客氣的。」

號子裏的空氣，立刻緩和了。他就用和藹的眼色，微笑地望着衆人。同時，一面解開皮背心，在毛茸茸的皮子裏，搜尋着什麼東西，一面討好似的說道：

「我要奉送一點寶貝，你各位可喜歡麼？」

衆人奇異地望着他，現出不相信的臉色。剛才同他開玩笑的人，以爲他要捉蟲子了，便仍舊同他說着笑話：

「那東西我們多哩！今晚上就奉送你，叫它全爬過來。」

「你真聰明！」張福保朝他做一下怪相，跟着兩根指頭就從皮毛子的破地方，

揀出了一枝壓癟了的香烟，舉起來晃了兩晃，笑着說「朋友，要是你猜得着，可不會關進來了。」

馬上又靈活地向柵欄門外溜了一眼，然後轉過臉來，向衆人點一點頭，低聲說道：

「來，來，來，我曉得，你各位，癮發登了！」

在這裏，吃香煙，是被嚴厲禁止的，當然大家都把這個秘密禮物，視爲寶貝的了。起先主張分成幾節，後來怕折壞，才決定一個一個地輪流着吸。但是，首先拿着的人，却對大家將眼睛一輪，兩手一擺，笑了一笑。

「這怎麼吃呢？」

張福保面孔很正經地說道：

「怎麼吃？生吃哪！你們坐牢，這點兒都不懂麼？」

隨即用膝頭碰一碰挨他坐的夥伴。

『老弟，你說，是不是？』

不待回答，就又對衆人說道：

『問問他，他就是坐過四十八回牢的！』

他的夥伴嚙的一聲笑起來了。

『扯你媽的臭謊！什麼四十八回？』

張福保便向他霎一霎搗鬼的眼睛，然後，竭力做起正經的樣子，向大家說道：

『嗨，你各位，看樣子，全像是讀過書的，高人一層！說到生吃麼，可沒那本事！還是

讓我兄弟來幫幫忙吧！』

接着，又用兩根手指頭，從皮背心的另一個窟窿內，挾出三兩根火柴出來。

『哦，你那裏真是一個寶庫！』

『實在想得周到，你那樣藏着！』

那些快要過癮的人，對着張福保，便不禁羨慕稱贊起來。

張福保就得意地拍一拍胸口。

「這算什麼？你各位，信不信？我會在這裏開一家百貨公司。」

衆人嘻嘻地笑了起來。

「不要笑！」張福保把手掌舉起一下，莊重地，跟着朝他的夥伴望着，「你各位，問問他，咱們在外面是不是玩把戲的……茶碗，花盆，魚，一呼就來了。」

他的夥伴嘴巴一歪，輕輕地噓了一聲。

張福保立刻虎着臉，把手朝頭上一揚，做出要打的姿勢。

「你媽的，你拆咱的台子！」

他的夥伴當他認真了，剛要讓開，他却一下子笑了，手不打下來，只留在後腦上，亂搔着癢。

這人就是這麼愛鬧愛玩的。

大家圍坐在角落裏面，你一口我一口地愜意吸着。有的吸了一口之後，竟然把

頭和背靠着牆壁，舒服得閉起了眼睛。

張福保看見這光景，就把手指頭稜起，朝地板上鑿了一下，發出鈍重的聲音，使擁擠在角落里過癮的人們，都一齊掉回頭來，他便又向柵欄門外遞一遞嘴巴，做出警告的臉色。大家懂得看守是頂可惡不過的了，就立刻戒備起來，有的趕緊喊道：

『捏熄它，捏熄它！』

有的慌忙地叫着：

『把煙子吹散，把煙子吹散！』

張福保的夥伴，看見衆人受了愚弄，便仰起頭高興地笑了起來。大家明白是怎樣的一回事，就都生氣地埋怨：

『混蛋，開這樣的玩笑！』

張福保却睜大眼睛，作古正經地笑着說：

『開玩笑？……我是要試試你各位的胆量呀！……我告訴你各位，請不要見外，

這樣子，不行哪！得練一練……」

大家心裏都不大好過，就勉強辯護道：

「哪個怕？哪個怕？……總是小心點好，我們犯不着同那些看守鬧。他們是什麼

東西，說不上……全沒受過教育哪。」

這時離開飯的時間不遠了，恰好外役提着大餅油條和醃鴨蛋一類的東西，在柵欄外邊賣，張福保便喊道：

「喂，來二十個鹹鴨蛋……今晚我請客！」

一面拿巴掌，照他夥伴的腿上，打了一記，做出嗔怪的樣子，罵道：

「嚇，就是睡！你去刁選哪！」

接着，就在皮背心裏面，橫索出一張折得窄窄的紙幣，舉起來，對着衆人顯了一顯，亮着得意的眼睛。揶揄人似的笑着說道：

「是的，你各位，受過教育的，頂小心了，可是你各位的錢呢？嚇嚇，那就是太小心，

放在衣袋裏讓人摸去了。』

隨即將紙票遞給他的夥伴。

『五元的，叫他找一下！……傻瓜，不要來假的哪！』

跟着掉回頭來，從從容容地，繼續對衆人說道：

『不錯，小心是好的，可是要胆子大哪！我告訴你各位一句：該怎樣小心，那要胆子大的人才懂得！才真懂得哩！爲什麼你各位聽我說呀，什麼都敢做，什麼都不怕，他才懂得把錢藏在這裏面呀。（用手拍拍他的皮背心）你各位在外面做什麼，我不大曉得。可是呢，一看你各位的臉子，就明白你各位是怕到這裏面來的……所以，所以就太小心了，錢老裝在衣袋裏，等人去摸。我們麼，做得捨得，怕什麼呢？進來住住，算不得一回事，打一句江湖話，這不過逛逛威武窰子罷了！……』

一面說高興了，便從皮背心裏摸出一枝癯癯的香烟來，點燃揆在嘴上，吸了一口，才又接續說下去。

大家本想招呼他一聲，叫他提防着看守的，但是見他這麼充狠逞能，就不愛管的了，並且有的人還希望看守到來，讓這小子當面丟底。

事不湊巧，這次看守偏沒闖來，然而，拿着張福保吃烟的事情，却不是沒有過的，不過這是在他進來三兩天之後了。

看守兇惡地搖着門上的鎖，氣虎虎地叫道：

『怎麼？怎麼吃烟麼？』

張福保很敏捷地把手藏在背後，將烟枝捏熄，臉色一點也沒改變，從容地望了看守一眼，然後才對着另外的人，做聲做氣地虎嚇。

『哪個在吃？哪個在吃？哼，怎麼這樣不懂規矩！』

隨即半掉過臉，向着看守，做出頂懂事的神情，說着好話。

『就是人家先生夠朋友，睜隻眼閉隻眼的。可是，巡長來碰見，那怎麼辦？叫人家先生吃排頭麼？……一個人做事總要替人家想想，人家才會替你包涵包涵哪。……』

看守先生，你說是不是？」

看守先生好像不理會這些好話似的，只是盯着張福保冷冷地問道：

『你叫甚麼名字？』

『呵，不知道麼？你先生怕是新來的吧？……我是這裏的老主僱呀！你先生去問

問那個高長子看守吧，他就會告訴你……嚇，老張麼？那傢伙！……』

張福保把頭一偏，做出似笑非笑的樣子，撇着嘴巴。

『你是犯什麼案的？』

看守對這點傲不馴的傢伙，感到有些辣手了，只是用籐棍敲一敲柵欄的柱子。

『犯什麼案？……這樣哪！』

張福保像是高興這個問題了，馬上把身子一扭，將左手腕彎到胸前，平抬起，右手做出握拿手機關槍那樣的姿勢，放了上去，嘴裏發出「波波波」的聲音，直對着看守，宛如就在掃射一樣。

看守臉一紅，陰悄悄地走開了。

張福保這時轉過臉來，將拳頭打在另一隻手掌上，當著衆人罵道：

「這東西，真不識相！簡直在我老張面前擺起老爺架子來了！只要再一下，老子就會給他一個下不去。」

號子裏的讀書人，漸漸賞識張福保的才能了，常常往他的腦子裏灌一點東西進去，挖一點東西出來，使他將來好走向正當的路子。但張福保却每次都是把手一擺，放倒身子睡了下去。

「你各位，不要哇啦哇啦的！書本子上的話，夠受了！」

有一次，他已然躺下了，竟又重新翻爬起來，把手一揮，說道：

「老實說一句，你各位，只配過過清閒日子，把這把那，講講談談哪。要行兇麼？那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嚇，算了，算了，不是材料呀！」

接着又舉出一個例來，說是先前有個流落的讀書人，曾經和他老張合過夥的，

嘴巴很硬，會說極了，可是第一次去幹的時候，就差不多給他壞了事情。怎麼樣呢？還沒攏人家的門前，那隻拿槍的手，便平白無故地抖了起來哪。

別人就駁他道：

『老兄，這是第一回呀！誰個的胆子，不是練出來的呢？』

『喲，你聽我說吧，還有呀！』張福保就伸手拍一下對方的腿子，他講起話來，總愛動手動足的，『晚上一塊兒睡覺的時候，呵呀，不要提了，那才笑死人哩，大家都在打呼盧，他老先生却睡不着，總是翻來覆去的，你問他，怎麼哪，哪裏痛麼？……不，就是頭一點點昏。……衙堂裏面，一有帶鐵掌的皮鞋走過，他就馬上把你掀醒，抖着牙白骨。……怎，怎麼辦？聽呀，真是巡捕來了！……吓，這東西白天呢，屁股上像長了疔瘡一樣，坐不住，老是跑到窗子邊上，瞧這瞧那的。忽然一下嚇青了臉子。……喲，喲，那人像，像個偵探呀，在對我們的屋子望了望地。……弄得大家都跳了起來。等會兒，下去打聽打聽媽的，才是租房子的囉。……嚇，說句老實話，你各位不要生氣，書本子我

真是瞧不起，像他老兄，人是好的，可就是讀幾本書，把腦子弄壞了，整天胡思亂想的。我們麼，粗是粗一點，疑神疑鬼是不會了，要幹就幹，不幹就拉倒。怕什麼有什麼怕呢？喝酒用大碗，一覺就天亮。……你各位，要曉得發財，坐牢，砍頭，都是該的，躲不開，逃不脫，也抓不到手，一句話，有定數哪。……你各位，讀點子書，我曉得，不相信這個，可是這一來，腦子就弄壞了，這樣要小心，那樣要留意，還沒動手，心就抖了。……』

大家對於這種宿命論的人生觀，當然是不滿意的，就用嘲笑的口吻，打趣他道：

『那末，你的定數是什麼呢？做官，還是……砍頭？』

『那怎麼會知道呢？』

『怎麼不知道？你可以請個算命先生算一算哪！』

『呸，那怎麼算得着？……就是算得着，我也不願意聽哪。你各位，想想吧，賭錢的味道，在哪裏？就是在不知輸贏呵！要是知道了，還有什麼味兒呢？……我告訴你各位，一輩子的真正快樂，不是收場好，是在鬧熱地幹呀！……我的一位親哥子，他是販鴉

片烟賺了錢的，如今在鄉下成了家，立了業，叫我回去幫幫他，過過安閒的日子，這主意不好麼？可是，我一想到那樣的收場：捏鋤把子，我就怕了起來，信都不愛回的。想想吧，在這裏，到手的錢，同朋友大把大把地用去，今天不管明天地過活，不愜意麼？……這在你各位，怕又不贊成了吧？可是我們這批粗人呢，誰不翹起大指姆來說好！不信，就問問他吧！」

順手便指一下他的夥伴。

他的夥伴只是滿意地傻笑着。

以後大家勸他走正路，並且說明這條正路也是一件熱鬧的合他幹的事情，他就用拳頭打一下手板心，說道：

『對，只要你各位夠朋友，我老張是可以來一下的。……咱們頂講究的，就是這一把交情，別的用不着管。你各位，不知道吧？我先前也是抓人的能手呀，團防，保安隊，都來過。可是，後來呢，隊長那傢伙，不夠朋友，在一個女人的身上，鬧翻了，順手就給他

一槍，回頭來，咱老張便又落草了。」

『倘如我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呢？出去要是合了夥。』

『那是一樣的，用不着客氣！……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於是，向他提出問題的人，便微微一驚，吐一吐舌頭。同時大家要在他的腦子裏抽一點東西出來添一點東西進去的企圖，也只好全然絕望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

飢 餓

我碰見盧小妹，許是一九二五年吧？有些弄不清了；不過是在一個邊遠省城的黑角落裏，那是記得的。

那時，他那雙粗壯的脚桿，早已上下都細小了，僅只長着膝蓋骨的中部，鼓挺着，恰像兩條枯竹竿上的大節節。胸口上曾經爲太陽炙成麵包色的那些地方呢，也已裸露着一條條清晰可數的肋巴骨了。渾身敗土似的黃黑中間，點綴着一些灰白的斑點，彷彿發了霉一般。眼睛昏瞳瞳的，睫毛上像常常粘着什麼髒東西。不大望人，成天只是躺在木坑上睡覺，間或有時候爬起來，屈起瘦削的背做點事情：便是把別人丟了的洋襪子，扯散着搓褲腰帶。

起初，想着這麼樣的一個人，却叫做小妹，便禁不住要獨自微笑。後來，由這名兒

上正經地思索了一下，才覺得不無意義。先前他那缺兒子的爹媽怎樣寵愛過他的苦心，是不難推知的。但他結局也像一般下等中國人的命運一樣，却沒有給他娘老子一點兒什麼收穫，只是將一個作爲鎮壓關煞便於養大的名兒，毫不羞媿地使用到這麼四十左右的年紀。

號子裏常常有人出去接見，憑着一個隔有鐵絲網的小洞，享受一刻兒外面世界傳遞過來的溫存和慰安。就是一個爲大家看不起並且天天弄來開玩笑的癡客，也每兩禮拜出去一次，把他姨爹送的一大扇鍋餅，笑嘻嘻地雙手捧了進來，讓每一個人舐着嘴唇皮，對他亮着親熱和尊敬的眼睛。盧小妹呢，却永遠沒人來會過，好像人家把他扔在這個暗角落裏，就都悄悄地躲開了。

接見回來的人，大家都愛問誰來會他，說是一個多年不見面的老表，或是先前在一塊兒蹶過的同事，大家便贊美一聲「不錯」，跟着臉上還露出滿足的神情，覺得接見的雖不是自己，但這個世道究竟仍是溫暖的。然而，倘若聽見是別人的妻子

呢，便又立刻不安起來，臉上的氣色就一忽兒現出羨慕，一忽兒現出嫉妬了。盧小妹呢，全不管這些，宛若世界已經丟了他，他也把世界忘記了似的。他只把平日不大瞧人的眼睛，在這時特別張大着，而且透出稀有的光彩來，直向人家提進來的蛋糕鍋餅之類上面不住地打溜。

他在這個暗角落裏被磨折了三兩個年頭，什麼都完了；老天給他留下反而更加練得厲害了的，大約只有那張嘴巴上的本事吧。當着同號的人出去接見，而且知道靠得住會帶吃的東西回來時，盧小妹便從木坑上透了下來，用那兩隻枯竹竿一樣的脚桿，支持着瘦弱的身子和微聳的背峯，在號子裏緩緩地踱着，不時偏着耳朵凝聽過道那邊傳來的足聲，嘴裏則暗自吞嚥着那不住冒出來的口水。

有一次，恰巧他睡着了，大家把接見回來的梨子全部分吃，並沒留給他。他醒來時，看見我還剩一小半個在手上；便一面用手指抹着模糊不潔的眼睛，一面把另一隻手伸到我面前，不客氣地乞求着。我只好將那沾着唾液的殘食，從嘴上無可如何

地遞給了他。別人看見這種過份饕餮的樣兒，便都憎惡地擺一擺短髭蓬蓬的下巴，我是一向都竭力原諒他的，這時也莫明其妙地起着不快。不過，這到底只是零食，吃多吃少，是無關重要的。

平常的日子，總是兩三人一夥湊錢買一碗葱子炒豆芽，或是韭菜拌豆腐干，藉以攻打去那些混有多量草子和砂粒的黃米飯。盧小妹呢，外面世界既沒親人來給他錢，這個暗角落裏也沒伴招他去合股，只叫他照例一頓飯咀嚼幾小塊霉爛的臭蘿蔔乾，却又不能這麼安分。於是，他就仗着別人一向對他的好心和同情，一手端着瓦鉢，一手拿着筷子，時而向着這一夥兒，時而向着那一堆人，敏捷地做着遊擊。有些人已經一壁吃着飯，一壁埋怨着廚房的菜少了，對於這一隻忽從肩上飛來攫取的爪子，又來得那麼厲害，當然是要翻過臉來，示之以不快之色的。但是盧小妹照例不望人家的臉，只要目的達到，就抽開身子，只顧去吃他的了。你那憎惡，是於他不生影響的。

因此，有的人看見文雅的諷示沒有用，便只得採取不客氣的武力抵抗主義了，一遇見盧小妹的筷子從肩頭溜下來時，就順手將牠擒住，一面揶揄道：

「喂，你的筷子不乾淨哪……好，讓我……讓我挾給你！」

後一句話當然只是敷衍的，但我們的小妹，簡直可以說是一位深刻的冷嘲家吧，就老實地把瓦鉢子塞在人家的鼻子跟前，別人便只得忍着氣，皺着眉頭，實踐自己應允了的話。

可是，以後別人却又想出了更好的法子，只要私下的菜一送進門洞，大家便立刻分開放在各自的瓦鉢裏，一看見盧小妹在架勢子，就趕快散開，於是，每頓飯，他只得一邊嚼着那又霉又濕的蘿蔔乾，一邊對那些吃好菜的睜着淒楚的可憐的眼睛望望。

環境將盧小妹塑成一位孤苦的弱者之後，饕餮的討厭樣兒也減少了。先前大家對他的那份關心和同情，便又漸次恢復轉來，打算在飯食方面替他設點補救的

辦法。

在這個黑角落裏，人們主要的事業，是拿紙做的麻將，骨牌，或撲克來打發去每個陰暗的日子的。因此，便有慣常輸牌的角色提議抽頭，要從贏家那方面分點錢出來，作為盧小妹買菜的開消。這是惠而不費的事，所以打牌的和不打牌的，就都一齊舉手贊成了。

先前盧小妹在吃蘿蔔乾和用筷子遊擊的時候，只是勉強能夠把自己一瓦鉢子飯胡亂吞下，現在却因有了一份獨個兒享受的小菜，便將別人剩下的小飯也兜了來，或者留到睡了一覺之後再爬起來吃。不久，這就影響到他那能力薄弱的肚子了，一天總要叫人捏着四五回鼻子，讓他坐在馬桶上排泄那些多餘的殘滓。

大家知道同情是換來怎樣的代價了，嘴毒的人便一面捏着鼻子，朝有窗的地方跑，一面暴吼似的罵道：

「他媽的，人不宜好，狗不宜飽，真是！」

另一批嘴巴不大放肆的人，則在盧小妹蓋好馬桶走回木坑那裏去時，暗暗擔着會受傳染的憂慮。

「盧小妹，你得請醫生看一看……這怎麼成？不到半個月，就會蹺辮子哪……來，我們替他遞一張條子，再遲了我們也要受傳染的。」

「啐，這樣寫，醫生那會理？你要說在下痢了，路也走不動了……」

一連上兩次條子，年事尚輕的一位中醫，才架着玳瑁鑲邊的眼鏡慢慢的蹣跚進來。他一面拿帕子捏着鼻頭，一面尖起兩個指頭去摸脈，身子却盡量做着同病人遠離的姿勢。盧小妹呢，早已給大家安排停當，躺在木坑上面從容不迫地呻吟着了。

「先生，是痢疾吧？……會不會傳染？」

醫生沒有回答，只是掉一掉臉，從眼鏡框子上面陰暗暗地露出兩個眼睛來，像是在嗔怪旁人多嘴似的。

號子裏一時靜極了，只有老鼠在木坑下面突然吱吱地叫了兩聲。

「舌頭！」

醫生用指頭上的長指甲敲一敲病人的下巴。

「喲！」

醫生看見吐出來的舌頭上面敷着一層焦黃而發白的東西，便嚴重地哼了一下鼻子，彷彿就在這兒忽地發現了病原似的，隨即用手指抬一抬鼻樑上的眼鏡，就車身走了。

「什麼病呀？」

大家不滿意地問。

「病一點也沒有，就是吃多了。」

頭也不回地這麼說着。

「這樣子，看他個祖奶奶的！」

外役把門碰的一聲關了，大家就被留在這個暗角落裏生氣。

但是嘴巴刻毒的還是並不原諒盧小妹。

『人家醫生說的對呀，你沒見他一天吃多少！』

各自受了各自呼吸器官的督促，大家便不得不嚴厲監督起盧小妹的飲食來了。可是幾個不會玩牌或是玩時不興輸贏錢的去干涉他時，他就裝作沒有聽見那樣的神情，一心注意地將別人剩下的飯兜在自家鉢子裏，並且還伸長一根中指，把粘着的顆粒也仔細地慢慢抹下。

只有真正賭徒的勸告，才能使他默默地放下了舉在唇邊的東西。然而賭徒們的監督精神，却常常放在對手摸牌的指頭上的；因此，盧小妹還是能夠在白天閒睡之後，偷偷地受用一頓豐富的點心。可是，這却終於逃不過那些不賭的人的注目，他們雖沒直接干涉的能力，但却有揭發和譏諷他的資格的。

『咳，你們看呀，他又在吃了！』

盧小妹一面咀嚼着，一面低聲氣忿地咕嚕着。

「我又不是吃你的！」

「是的，不是吃我的。……你可不要臭死我們，皮皮吧吧地扇哪！」

賭徒們受着鬥嘴的刺激，便立刻警覺着自己的特殊權威來了，但仍像有經驗的老官僚一樣，總是和和氣氣使用着，絕不隨便發作。

「盧小妹，你真是……存心要病倒麼？」

即是這一些並不帶着怎樣責備意味的話，也能使小妹貼貼服服的。

有一次，恰巧一個慣於輸牌的角色，又在苦心經營的萬子清一色上面，全告失敗了，便把手裏的紙麻將撲的一聲打散在地板上，就對着被人揭發了的盧小妹出氣。

「算了，這樣子……我們把頭錢拿回來自家沒嘴巴麼？」

贏錢的傢伙也馬上笑嘻嘻地附和。

「對，我贊成最好連頭都不要抽！」

在這陡然嚴重起來的局勢下面，盧小妹除了賭呢不再偷吃之外，還一面吃着口，發着顫抖的聲音，提出辯護自己利益的語來。

『你各位想想吧，我……我的案子就要那樣了，……我不能呀，叫我做一個餓死鬼麼？我不能呀！……』

這時我們才記起盧小妹的案子快要判決了，心情搖擺在自由的希望 and 死亡的恐怖中間，當然無論誰都要引起異樣不安的狀態來的。因此，他的辯護雖然沒有全抑止着別人的不滿，但要取消他那份菜錢的主意，却得暫時打消了。可是嘴巴毒一點的，還是這麼揶揄他：

『啐，餓死鬼！……恐怕你沒做成，我們倒變成臭死鬼了。』
心好一點的，便安慰他道：

『你不會的，你怎麼會呢！……不要胡思亂想嘴巴也要忌一忌。這不比外面，一個不留神，哼，那怎麼辦？……等到宣判那一天，人家喊：『盧小妹，打鋪蓋捲，你沒罪

了。」可是你却躺在木坑上，挺着身子，答不出話來，只一絲絲氣了。那才冤枉哩！我告訴你，嘴巴得忌一忌，這不是爲我們，是爲你自家好哪！……」

但是盧小妹卻並沒有聽進去，眉頭上仍舊結着悲愁，口裏像剛喝了一大口醋。

『沒有這一天的，沒有這一天的，你不曉得我的案子哪！』

『怎麼不曉得，你還有打搶案子。可是，我倒要問一問，你曉不曉得大赦咳，你這人，真在做夢，有過大赦都不曉得麼？我告訴你，你比我們都好，早吃官司，正當着大赦呀，並且你已拖了兩三年，那包出去，包出去。聽明白了吧？好，我們還是打我們的。放心，他以後會聽我們的話了。』

大家帶着像是在拍掌聲中走下演說台那麼似的臉色，就又趕忙聚精會神地摸起牌來了。

盧小妹張大着懷疑的眼睛，像自言自語那樣地發問。

『大蛇什麼大蛇呀？』

這時我才把什麼是大赦的事情向他一一解釋明白，但他還是擺一擺頭，現出不大相信的神情，並且把屈着的中指頭驀地敲了一下木坑，肯定地說，他知道他是不會有那麼好結果的。

『你怎麼會知道呢？』

『做個夢呀，半月前，那本書送下來的時候，……就是叫我去開庭的書。……』
我差不多要笑了起來，但馬上仍舊做着一本正經的樣子問他。

『什麼夢呀？你說說看！』

他把飛在鼻尖上的蒼蠅揮去之後，嗽了一下喉管，才開始說他的夢。

『那一夜，把那本書放在枕頭底下，人就不大睡得着，總是翻來覆去，想着官司的事情。後來，打一個迷昏昏，就覺得人是在另一個地方了。——現在還記得清楚，看來很像鄉下廟子裏的神殿。公桌上坐着一個人，穿着黑袍子，臉圓滾滾的，倒像這裏的大老爺，只是炭一樣黑，還有許多的鬍子。我正在默望着，一個頭上長牛角的怪東

西，向我喝了一聲：「跪下！」我的脚桿子不由得彎了下去，同時，心裏也就忽地明白，我是到了五殿閻羅王的面前了，立刻害怕起來。」

「一會兒，便聽見閻羅王在吩咐人：『盧小妹生前打搶放火，臨終又是餓死來的，把他打進餓鬼地獄！』我聽見這樣說，馬上喊冤起來，剛剛叫出『王爺菩薩，你聽我說呀，』兩個長馬嘴的東西便把我挾起走了，立刻把我丟進一個大地窖裏，黑越越的，半天才望見一些昏朦朦的影子躺在地上。細看，我的天呀，哪裏是人，全是些骨頭拚成的。他們翻一個身，便嚎哭一下，嘴裏也冒出鮮紅的火來。正在這時，我的肚皮也忽然收縮起來，像有人下死勁的勒一樣。剛痛得我呵唷地叫了一聲，嘴巴裏也便馬上吐出火來了。同時人也餓得快發瘋，恨不得立刻抓一塊磚頭拿來塞在嘴上。可是一摸地下，咳，全是沒縫的石板哪，溜光的，一點東西也抓不着……你看，這日子怎麼受得下呀！」

『你怎麼做這樣的夢？真可怕！』

「是哪，我醒後，還發一身大汗哩！」

「你又是怎樣醒來的呢？」

「嗯，」他的胸部劇烈地起伏了一下，不自然地喘了一口氣。「說到這，那真是可怕極了！剛才我不是說餓得很在地上瞎摸嗎？一摸就摸着一個東西了，也是一把骨頭。牠忽然對我汪汪地叫了起來，一聽，那聲音，熟識得很，立刻就認出，這原是我家的小黑狗哪。剛撮起嘴唇皮喚牠，牠馬上就說出人話，生氣地罵我。「是你麼？這沒良心的麼？正在找你呀，你這餓死我的！」不待我答話，便一下子朝我撲來，咬着我的頸子，下死勁地扯。這才把我嚇醒了。往後，我一記起這個夢，心裏就想着：我一定要吃個飽！我一定要吃個飽！……」

我聽見這樣的語，笑他也不是，可憐他也不是，只有竭力說明夢這東西靠不住的，並且告訴他實在沒有什麼陰間世界。但是他不僅不相信我的話，倒反而對我有些不快起來。

『我領你的好意！可是哪，先生，請你不要再說那些得罪菩薩的話囉。』

他見我沉默着，現出不愉快的神情，就睜一睜他的眼睛，像要對我討好似地小

聲說道：

『先生，你不曉得，夢的確靈驗哪！』

我冷冷地問道：

『你憑什麼知道呢？』

『憑什麼？也是夢呀！』

他平平靜靜地微笑着。

『夢？』

『對呀，一個夢！』他把捲屈痛了的瘦腿子伸長一下，又另外捲在一邊，精神還是很興奮。『那是三年前了，晚上我把那隻餓死了的小黑狗——唔，還記得嗎，就是剛才講牠在地獄裏咬我的那隻小黑狗，拖去埋時，在墳地裏碰見了韓老三。咳，說起

這人，沒有他，也許我不會有今天哩！』他用屈着的中指節，敲了一下木坑，現出沉痛的樣子，忽然大聲說道：『可是，他人是頂好的。』

接着暗淡地笑了一笑。

『咳，還是講我們的夢吧，你不要奇怪，那一夜我就夢見這一種屋子了，只有牆壁是不像的，上面畫着蠻大的老虎嘴巴，進出的門，就恰恰開在那裏面。人呢，也看見了，不過沒有打牌，全是頸子上戴着方桌那們大的木枷……』

別一個嘴巴毒的，偶然聽見這麼說，便譏諷了一句，走開了。

『是的，你那時還看見我哪……吓，全在說鬼話。』

『我是說別的犯人，不是你們呀。』他這麼辯解了一句，就仍然對我說下去。『你想，我那時，一個莊稼人，哪裏看得這些東西呢？嚇醒來時，我就自家賭咒說：「滾你媽韓老三的蛋，我是不幹的呀！」第二天，我又把韓老三的話全盤告訴我那老婆。她聽了，就像登時打起擺子來一樣，又驚又抖地向我喊道：「呵呀爸爸，幹不得，幹不得。」』

呀，死了還要墮地獄哩！」我朝她搖着手說，「靜一點！靜一點！你發瘋了，這樣叫，看人家聽見了。」跟着，我就拍拍胸口告訴她，說是就使餓死了，也不會去的。真的，那時候，我是抱定這樣的主意了。你想想看，誰肯活着坐牢，死了墮地獄呢？……」

說到這裏，他就停息着，接着嘆了一口氣。

「咳，夢真是靈驗得很呀！」

「嗟，告訴我，」我看他在沉思，就用手拍一下他的肩頭，「你既抱定主意了，爲什麼又犯了案呢？莫非有人栽誣你嗎？」

「不，沒有人栽誣。是我後來自家甘願去的，打進李家莊的大門，我還走前頭哩！」

「呵？」

我驚訝地望着他。他那全露稜骨的臉上，現出瘡癩的樣子，隨即用屈着的中指節敲了一下木坑，這才吐出悲傷的絕望的聲音。

「一切都是該的呀，逃不脫的！……這一回，唉，這一回！」

讓他沉默一陣之後，我才問他爲什麼自家會跑去的，難道是發了癡麼？

『發什麼癡？我是清醒白醒哪。剛才我不是告訴過你，我那小黑狗是餓死的嗎？』

那時候，我們一家子，真是什麼也當完吃光了。我請問你，你曉得有人吃過這樣的東西沒有……？』

他忽然向我發問，並且舉起右手，向屋頂的角落裏指着。

『什麼東西？』

『你不曉得麼？蜘蛛哪！』隨即嗒一嗒嘴唇皮，『那東西，你把屁股給他摘掉，燒起來看哪！……』

同時，張大着那雙昏懨懨的眼睛，翻向四隻屋頂角溜去。

『嗚，看什麼？你講下去吧！』

『可惜這裏沒一把梯子。』又嗒了一下嘴唇皮，然後才把剛才說的繼續着，『唔，那時候天天尋找這樣的東西，我那兩個孩子，到了年三十那一天，他們都餓倒』

床上了。我的老婆含着眼淚說，「讓我再出去走一趟，難道看在孩子的面上都不借麼？」我就留在家中，把腦袋捧在手裏，陪着他們。大的一個女孩，還聽話，你說媽媽快要拿吃的回來了，她就把手指頭放在嘴裏，悄悄地躺着，有時只喊一聲「爸爸，你再捉一個蜘蛛哪。」小的一個男孩子，可不成了，你誑他，罵他，都沒用，一會兒喊冷，一會兒喊餓，只是不息地哭着。唉，那日子真比現在坐牢還苦！好不容易待到晚上，他們的媽媽才回來。可是呀，空着兩隻手，周身還不住地打顫。眼淚直朝臉上亂滾，說不出一句話來，怎麼辦呢？我陡然一下子想起那隻狗了，不是肉麼，有什麼吃不得？就馬上跑了出去。風吹得很大，倒也不覺得冷。咳，可是一用手翻出來看，全爛了，一大股臭氣，衝入鼻子，這哪裏吃得呢？我呆呆地立着，聽見四下裏正放着敬神的火炮，心裏便禁不住酸了起來。恰巧這時又遇着韓老三了，還夥着一大批人，大約他們是來集合在那裏的。他問明我在那裏做什麼，便在我背上重重拍了一下，「走呀，糊塗蟲，你不幫我們，去拿點吃的，也好哪！」

「你就這樣跟着去了嗎！」

「哪裏我沒那們蠢！……我早就曉得他是幹什麼的，一句話也不回答，便把手

朝懷裏一抱，昏頭昏腦地走回家了。……哪知一進門，我那老婆突然向我發瘋似的

喊了起來：「爸爸，你看呀，阿寶，……阿寶快要丟了！」我一步搶到床面前，墨黑的，看

不見什麼。用手一摸呀，我那小男孩子，額頭手足都冰冷了，只是胸口還有一絲絲溫

熱。天，這怎樣好！不是逼着壞麼？我就趕快把我的衣衫脫了，丟給我的老婆，「哭什麼？

蠢東西，還有救呀！你快把他包厚一點。」說着我便光着身子往外跑。向韓老三他們

那裏跑去，一路捏緊兩個拳頭，……「入他媽！坐牢就坐牢，墮地獄就墮地獄！」……

咳。現在想起來，真奇怪，像有鬼在背後推我一樣。我想一定有的。你不曉得，一個餓了

的人，哪會那樣跑路呢？到那裏，我本想躲在後頭，趁人多拿一點飯食就是的，哪知李

家莊的大門總打不下，彌樓上又一槍一槍地回打出來，心裏就很焦躁：家裏孩子快

要斷氣了，怎麼得等着呢？說不定這就是鬼在抓我的心子。便一不做二不休了，抓着

別人的槍桿子，就帶頭衝了進去。」

他說到這裏便停止了，眼裏放出興奮的光芒。

「你那孩子救活了沒有呢？」

「救活？這我不曉得了。後來團防打來，我們一夥兒便一邊打，一邊退起走了。等到半年後才回家去一看，唉，人沒有，房屋也倒塌了。剛要在旁人那裏打聽他們娘兒母子的下落，唉，不知……不知那個短命的走了風，我就給抓進來了。」

他的眼角邊，潤濕着，隨即勉強悲涼地微笑一笑。

「不曉得也好，倒落得無牽無累！……現在就心的，就是……就是那俄鬼地獄！」

雖然我以後盡方向他解說地獄是沒有的，但他却無心聽下去了。

一家人

這是和春天一道來的事情。

父親給人陷害了；母親和兒子和女兒也一併抓了進去。雖是一家人通關在一所院落裏面——那個怪陰悽悽的地方，但却各住在各的號子內，不相聞問地，混着陌生人，爬過許多悠長的寂寞的日子。

前一天，在外面，那溫暖的家裏，父親還一早爬起來，照往日一樣，輕輕地叱責着兒子和女兒。

「儘睡着，儘睡着，要趕不着上課哩！」

「讓他們睡一睡吧，昨夜敬兒像着了涼囉，不聽見他咳着咳着麼？」

面受着淡黃朝日的母親，正在窗前梳着頭，望望桌上的鬧鐘——還不到八點

半哩，望望床上的兩個小人——還勻稱地流着鼻息哩，便滿足地向父親擺一擺手。

如今關在這兒，誰也不能關心誰了。乾着急，是無用的，愁得嘆口氣，也是無用的。父親站在自己號子的木柵前，母親憂鬱的眼睛，女兒蒼白的臉色，是可以遠遠地看得見的。但是病了的敬兒呢，父親看着不着，母親也看着不着，除了進來後，一次照相，一次審訊，得碰頭而外，簡直像別離那麼似地，永遠別離了。病好了嗎？不知道。病重了嗎？不知道。母親想到這裏，兩隻眼角上，就綴上了豆大的淚珠。父親呢，仰起了頭，把絕望的眼光，射向陰沉沉的天際，——天際是憂鬱而且悲愁的。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是怎樣地使人不愉快呵！

女兒還算幸福的，一進去，就得和母親關在一塊兒，但這並不是出於誰的仁慈和愛憐，而只是女拘留室僅有一個的原故吧了。這小小的人兒，每天一早爬起來，就像往天那麼急急忙忙問：

『幾點鐘了？書呢？書呢？』

揉着眼睛一看，不對哩！滿屋子全是些陌生女人的臉哪，蒼白的，覆着亂糟糟的頭髮。怔住了，悽然地望着還未起來的母親。母親悲涼地笑着，輕輕地拍着她的頭。

『傻女子，這不是家裏哪，這是……』

驀地又粗暴地拉她睡下。

『你又來麼壞根子！……要着涼哩！要着涼哩！』

女兒却不立即睡下，指頭含在嘴邊，癡癡地想着。

『敬哥呢？敬哥呢？』

『敬哥……』

母親說不下去了，趕忙拉起被窩，蓋着她的頭，禁抑不住悄悄地哭了。

往後，母親再三地哀求，得在院子裏的自來水管下面洗衣服了。這——夠快樂的事呵！因為站在自來水管的龍頭前面，只要一抬起頭，就得望見了一切的囚着男人的號子哪。

母親不是出來洗衣裳的。

母親是要在這個世界裏，尋覓她的曾經失散了的兒子的。

失散了的兒子，終於尋覓着了，——正關在自來水管側邊的號子裏哪！他，依着木柵的柱子，軟軟坐着。灰色鴨舌帽子的遮陽，倒搭在腦後邊哩。呀，十分病了！

母親驚惶地，偷偷地，望了一眼後，就趕忙低下了頭，做出正經的樣子洗着衣裳。聽着看守的皮鞋聲響，漸漸遠了，才又抬起頭來，擠出了顫抖抖的聲音，——這是千萬句榨成一句的呵。

『還吃得飯麼？幾碗呢？』

相距只不過丈多吧了，然而聽起來是多麼遙遠呵。兒子側着臉，尖起耳朵，嵌在木柱中間，但還是聽不清楚，只這麼地應着。

『呃……呃……』

聽見皮鞋在背後響了過來，又響了過去，母親才又抬起頭來重說一遍。兒子到

底聽見了。

『大半碗哩！』

這麼小聲地回答過去，但母親又聽不分明了。

『嗯？……』

兒子也像母親那麼似地說了又說。

終於聽懂了的母親，還想問點別的什麼呢，却給看守催着叫了進去。心裏雖是悵然得很，但總算在這世界上看見了失散了的兒子了。

母親走了回去，等看守鎖好門後，才回過頭來——呵呵，在那邊，父親是怎樣地燃着焦灼的眼光呵，遠遠地射了過來。

母親向着剛才去過的地方，指了一指，點點頭。隨即在嘴邊比一比，豎起了一根蒼白的細弱的二指姆。

父親略覺滿意地，悲憫地笑了。

女兒也來扯着母親的衣角，問起幾天不見了的敬哥。

『在那邊同人家玩得很好哩！……』

母親走向暗角落裏，閉着了含淚的眼睛。

下個禮拜，母親又得出來洗衣裳了。

又是千萬句榨成了一句，而且又是悄聲地說了兩遍三遍。

靠在木柵邊的兒子，終於聽懂了，原是這麼一句，短短的。

『冷麼？』

還是峭寒的初春哪，怎麼不冷呢？兒子點點頭。接着，就在微微吹拂的寒風中打

了兩個噴嚏。

母親心都緊了，但在這兒誰還想得到好的法子？祇有眼淚！

『飯呢？』

在兩次皮鞋流過的響聲中，才聽見了微弱的回覆。

『小半碗！』

母親心更緊了，但在這兒，誰還能想出好的法子？祇有眼淚！

最後，看守催促了，才又抬起低垂的頭來，對着兒子身邊的人們默默地流出了懇求的帶淚的眼波。

『請照顧——照顧我的小人呀！』

衆人也用憫惻的眼波，柔和地回答過去。

『放心，媽媽！我們會照顧你的小人的！』

父親像前次一樣，又焦灼地等在那邊。母親仍舊在唇上，比了一比，癱攣地豎起了蒼白的細弱的二指，但手腕却顫抖起來。只有趕快避開，女兒跟來尾在後邊，扯着母親的衣角問：

『敬哥又同誰在玩呢？媽媽！』

母親回答不出話來。坐下後，緊緊地摟着女兒臉，貼在女兒的頭上，就在女兒的

髮裏擦着自己的淌淚的眼睛。

第三個禮拜，母親又得出來了，仍然做勢地正經地洗着衣衫。

看守的鞋聲一溜遠就趕忙抬起頭來，——呀，這才看清楚了，兒子的臉，越發灰白越發瘦削了！軟靠在別人的身上，沒神彩的眼光，凝注了過來，旋即病懨懨地閉着。母親的臉，馬上灰青了，周身痙攣着，一禮拜就積在心裏的話呀，忘記了，臨時抓來安慰的句子呀，也找不着了。心呢，緊緊地，狠狠地，抖着，抖着。

兒子身邊的人，尖着聲音傳了出來，帶着不少的恐怖和悲哀。

「今早吃了兩口稀飯，也吐了！」

母親低下了沉重的，沉重的頭。眼淚兩點兩點地……落在水中。

母親流着眼淚走進了號子。女兒也不敢再問起敬哥了，只是依在母親的身邊，陪着流淚。

好半天，母親才回轉頭，望了出去。——呀，父親還焦灼地憂愁地在那邊等着消

息呵。

母親已比不來手勢了，只是無力地搖搖頭。接着，就靠在木柵柱上，啜泣起來。父親的一顆希望的心，馬上沉墜下去了，用力咬着嘴唇，絕望地仰視着天空。——天空是陰沉沉的，憂鬱而且悲愁。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是怎麼的使人不愉快呵！

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

此
页
空
白

毛辮子

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我大概還不上六七歲吧，一天只管儘量地玩耍，野馬般地嬉戲，自然不懂得革命的意義。假使那時有人開玩笑問我。

『小朋友呵，現在革命快要成功了，你需要甚麼！』

我必天真爛漫老老實實地答道：

『一切都不要，單願頭上留根毛辮子。』

一定惹起問的人戟着指頭笑罵道：

『反革命的小東西！』

實在的，那時我愛頭髮辮子極了，做夢都想留着一撮毛在頭上。偏偏我的母親要我十歲才留辮子，理由大概是，早留了辮子，梳洗費事。我每一次剃頭，總要用手掌

按着頭的后部，不准代詔剃去，讓那一搭生得長長的，辮成一根可愛的辮子。以致母親每一次都要用巧言哄着我，說是次數愈剃越多，將來頭髮就愈長得長。這話，次數聽多，也就漸漸的不相信了。後來，母親又哄着我說，你不信嗎？你瞧劉三爺，那樣大的頭，才長幾根根毛，光光的，怪難看。就因為小時候，早留了頭髮辮——不錯，劉老頭兒的腦袋，着實光滑得太難瞧了，因此，只好忍住早留辮子的夢想。

然而，常常看了同玩的小朋友，腦袋後面飄了一根黑溜溜的辮子，繫着鮮紅的絨繩，隨着小小頭，不住地飄搖，抖動，覺得有趣味得很，令人羨慕死了。我呢，只有呆呆地摸着後腦，愁望着別人。後來，我就異想天開，找了些頭繩絨索，纏在頭上，拖起長長的一節，走起路來，也是搖搖擺擺地飄拂在背後，非常使我自得。不過終有一點不滿意，就是同玩的小朋友，却拿出驕傲的神氣，鄙夷我的辮子是假的。但我却沒有因為他們的鄙夷，就把假辮子取去，因為我覺得假辮子總比光濯濯的頭好些。於是，我就這樣地掛着假辮子，一直到十月十日的革命發生。

忽然一天，父親（一個鄉下的小學教師）從學校裏回來，背後拖着辮子業已不在了，只是短髮拂在頭上；手裏拿着紙包的辮子，丟在桌上，笑嘻嘻地解釋剪辮的理由。他說的話，大概很明白，家裏的人都極留神的聽着。然而我却聽不懂，即使有聽懂的，於今我也記不起了。約略還憶起這一句，便是「現在不要豬尾巴了。」父親說得很熱烈，同時把桌上的頭髮，抓着丟在地上，又把我的假辮子拉掉，也丟在地上，那樣子，實在激昂得很。

我親愛的辮子呵。就在那一天背了時，自然很引起我傷心，彷彿遺老哀吊滿清一般的悲哀。在平日，我受了屈，准於要橫跳橫哭的。可是那天却另起了新的計劃，便是要暗裏把父親剪下的辮子，纏在頭上，以免終日玩耍的小朋友，會再欺我的假辮子，所以我就不放聲大哭了。

事後，夜間，母親譏笑父親，說他日裏像瘋子一樣，小孩子的假髮辮是作玩的，就那麼認真，氣洶洶地便給他扯來丟了，好在孩子還沒有橫哭。父親倒沒有回答什麼，

只是若有所會意的樣子，摸着，我睡着的頭說，奇怪，小孩今天也沒有怎樣哭，莫非也懂了一點革命的意思吧。其實，我的枕下正偷藏着父親剪下的辮子，將要做拖辮子的美夢哩。

果真把父親的頭髮辮子，掛在我的頭上了。然而很不幸的，却被父親見着，他氣得不說甚麼話，只把我拉到母親那裏說道：

『你瞧，這個小奴隸，完全是你這富有母教的人造成的。』

母親拉着我的頭髮辮，一面聽着父親的話，又好笑又好惱地氣成了一團。自然母親十二分的偏袒我，忿忿說道：

『剪了頭髮，便是了不得的新人物麼？比如你，自稱爲新人物，其實依我看來，與從前一般無二，只是去掉一根豬尾巴罷了。』

父親覺得自己的話，太說過份了，便變成溫和的態度，開玩笑地說，藉以支開話頭，好消了母親的氣。

『從前有豬尾巴，是豬，現在沒有了，自然超生爲人，你還不贊成嗎？我想將來十月十日，定會成爲最大的紀念日的。』

母親見他這樣態度，反越發氣了，說道：

『做夢！甚麼！十月十日的革命，頭髮辮子的革命罷了！豬尾巴的革命罷了！有甚麼大驚小怪？有甚麼得意忘形？』

父親母親很少鬥嘴的。所以那時母親的氣話，使我深深地刻在腦上，終身忘不了。父親見着母親生氣，便拉着我走了，故意拖着曼長的聲音向我說道：

『好孩子，你是媽媽的乖乖，明天叫帶詔替你留一搭頭髮，長得長長的，梳起辮子來，多麼的好看哪。』

父親的話，我聽了非常的歡喜，幾乎要跳了起來，因爲能夠不到十歲，就可以留頭髮辮子，而且再不會受小朋友們的鄙夷了。

但下次剃頭的時候，母親却仍然不准我留一撮毛在頭上，（這大約是不忍違

拂了父親吧。以此，我就有點恨母親了。因為，我知道父親是要替我留一條辮子的。長大來，始知道，留辮子是一件歷史上的恥辱的事情。正因為有了母親的阻止，這恥辱，才幸而沒有降臨到我的頭上。如今呵，想着了那曾經被我恨過的，而已逝了世的母親，禁不住低泣起來。

然而，看着我自己和這一代不會受過豬尾巴恥辱的哥哥弟弟們，已經慶祝過好多次的十月十日的革命了。如今還掙扎在比母親生時還亂的國土裏面，又只好揩乾眼淚，壯起青年之氣來。因為這時候已不是我們低泣的時候，而也已不容許我們低泣的了。

母親呵，自我覺得做人應該怎樣以來，就常常夢幻地想着：總有一天，我的母親會扶着兒子的肩膀，喜孜孜地說道：

『呵，這才是真正的革命哪！』

這一天，我相信，是會到來的，然而，我却永遠不會聽着母親說這樣的話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緬甸仰光。

此页空白

小犯人

窗洞上雖沒陽光射進來，但抹着臭蟲血跡和貼有膏藥的壁頭，却很觸目地顯現出了。許多浸着汗的青瘦臉子，帶着昏暗的眼睛，都在蒼蠅轟轟進攻的陣線中，一仰一撲地打盹。他們唾液已經掛在嘴邊了，可是，却還沒有一個人敢於放倒身子，像大老板阿牛他們一樣，舒服地躺着。

隔牆老槐樹上，蟬子拖着悠長的聲音，正在嫵嫵地紡織着夏天午後的睡眠，催人墮入沉酣的夢中。

拉風扇的阿三，起先加倍用勁，竭力驅逐沉重的睡眠，現在看見大老板和阿牛已經張開嘴巴，呼呼地睡熟了，就鬆弛下去；昏沉的腦袋也隨着彎屈的背脊，頻頻地點了起來。

『乖乖隆低動，又有生意來了！』

李興在門上小方洞口，現出兩個細眼睛，高興地這樣報告着，大指姆和中指頭便在門外劈拍地作着聲響，好像牠們也在起着歡悅的共鳴。但是，由阿三聽來，這種高興的聲音，也仍舊是怪可怕的，就趕忙用勁地拉，同時又閉緊了眼睛，癡攣着身子，靜候巴掌的降臨。

叫做老伯伯的，只在拿着唸珠養養神，看見阿三的驚慌樣子，就拿肘節碰碰阿三的肋骨，使着安慰人的聲調，小聲說道：

『這下子你可好了！』

阿三却睜大着茫然的眼睛，張皇地問：

『你說什麼？』

老伯伯怪他問得太大聲了。同時又聽着大老板在坑上翻動着身子，便向他努努嘴，丟了一個叫他謹慎的眼色，等到望下大老板後，才湊攏他的耳邊，不高興地說

道：

「懂得嗎？你有了替死鬼了！」

「呃啾——噯，風太大了！」

立刻憬悟着自己太冒失的阿三，同時又聽見大老板打了一個噴嚏，在用手指揉着鼻子粗暴地說話，便連忙放鬆了手，勻稱地拉着風扇，等到大老板並沒有再說什麼之後，才敢吐了一口氣，但背上的毛毛汗，却早已冒了出來。至於老伯伯向他解釋的話，就始終沒有聽到，而且他也用不着再追問了。

這時號子門打開了，看守送了一個小犯人進來（他名子是張漢賓，大家却喊成小張的）。約莫十四五歲的光景，略略蒼白的瘦臉上，明亮着一對微微帶笑的眼睛。上身只穿件白翻領襯衣，胸前左邊的口袋，却滿實在地鼓挺着。黃斜紋的西式褲子像給人胡亂揉過那麼似地，起着難看的皺紋。他進來後彷彿到了熟識地方一般，望了一下衆人，就隨便坐在地板上，用手拭額上的汗珠，又朝衣袋裏摸索會兒，沒有

拿出什麼，就把身邊的包袱打開，翻一翻，忽然自言自語地說：

「嗯，哪裏去了？……呵，他那裏。」

同時他的手就朝地板上發現什麼似的拍了一下，連忙就從他左邊鼓挺挺的衣袋內，抓出一塊肥皂來，舉在眼睛邊上，輪轉着地看，光景像要從肥皂裏面尋找出什麼東西似的。

「看呀！這小傢伙在耍把戲子！」

阿牛走來蹲在他的面前，用手掌支着有點鬍子的下巴，手肘則襯在膝上，嬉皮笑臉地，哼着鼻音說話，帶着嘲諷的意味。

李興一面翻視着小張的包袱，一面也附和地說道：

「玩一套給咱們開開心也好！……小把戲身上有錢嗎？」

在今天動身來的那個地方，一些強盜和老槍原都叫他做「小先生」的，現在却被喊成「小傢伙」「小把戲」了，心裏感到一些不快，就冷冷地回答道：

『有是有的！』

下文『你要怎樣呢？』却沒說出，只是裝成一個大人似地，作鼓正經審視着輪轉在手中的肥皂，嘴裏自言自語地說道：

『我看你飛了，我看你飛了！』

李興朝阿牛遞了一個眼色，挺一挺眉毛。老伯伯他們都替小張倒捏了一把冷汗。阿三朝繫着草蓆子的地方，擔憂地望了一下，生怕會在這個時候拉脫了。阿牛把頭更朝前傾去一點，鼓大了兩個驚異的眼睛。

『嗚，小傢伙，真幹起來了嗎？』

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小張的手上，只見他尖着兩個手指，從肥皂裏面抽出一條鐵籤子似的東西出來，約莫一寸五分長的光景。阿牛就搔搔頭，喊道：

『媽媽的，你再變一變！開一朵花吧！』

小張便擰起嘴巴笑起來了。隨即將他的領子翻弄着，從一處脫線的地方，伸兩

根指頭進去，探了一會，摸出一條薄紙來，朝阿牛的鼻尖晃了一下，頑皮地說道：

『看，要開花了！』

『測這小子！』

李興這麼說了一聲，立即向阿牛尖起嘴唇噓了一下，帶着嘲弄和挑撥的眼色，那後面彷彿還有這樣的話：

『哼，你還不揍他嗎？』

阿牛却仰起脖子哈哈大笑了起來，又像讚美又像罵地說：

『簡直是條賊雞巴弄出來的！』

小張好像沒有聽見，只將紙條按在自己的腿上，拿鐵籤子，朝努出的舌尖，潤了一點唾沫，就寫了起來。

『呵，是個學生子哩！』

大老板左足架在右腿上，嘴角翹起紙煙，一直靜靜躺在木坑上的，這下子突然

坐了起來，用手向膝頭上拍了一下，高興地叫着，隨即，一面摸着短髭的下巴，一面輕聲咳嗽一下，問道：

『你吃的甚麼官司？』

小張只努着舌尖寫他的，好像沒有聽見。

李興就抓着小張的肩膀朝自己的面前一拉，鼓大眼睛劈面問道：

『小傢伙，耳朵打蚊子去了嗎？大老板在問你！』

小張將頭偏了一下，眼睛往上翻白問道：

『什麼？』

李興就把他搖了一搖，磨着牙齒說道：

『大老板在問你，你吃的是甚麼官司？』

那樣子是做出打耳光的姿勢了。旁邊的人也小聲地咕嚕着：

『這怎麼不該挨呢？那怪人家……』

，好心腸的老伯伯趕緊閉攏了眼睛，急把手上的唸珠數了起來。

阿三小心拉着風扇的手腕，到這時因為過於注意，便禁不住顛顛地發抖了。

小張早先在那個被解來的地方，同一批新押着的綁票匪呀，殺人犯呀，成天打鬧慣了，所以把李興這時做勢的威嚇，當成開玩笑一般，便故意撅起嘴巴，假裝生氣似地笑着說：

『這問什麼呢？還不是同你們一樣，冤冤枉枉的。』

這時他已寫好了，下細地把紙條子折成小塊小塊的。阿牛一把攔着了李興的手腕，歪着嘴巴勸道：

『打哭他做什麼呢？玩玩笑笑不夠開心嗎？你這東洋鬼！』

『老李！』

大老板也向李興飛了一個眼色，意思是叫他息點氣，同時，尖起么指頭，朝鼻孔裏挖着，一面又將粘在指頭上的乾鼻涕彈開。

李興果然息了手，却將伸起的拳頭，向阿牛的腰上捶去。

『看嘛，這條小猴子會在你的頭上撒污哩！』

『你給老爺多捶幾下吧，小丫頭！阿牛也不回手，也不躲避，只是這麼笑着嘲弄。』同時伸手過去，把小張手上那枝鐵籤子抓着，隨使用指頭一劈，登時折成了兩節，就哈哈笑道：

『媽媽的，我還當牠是洋釘子呢？』

『噯，怎麼給我弄斷了，這是人家的筆哪。』

小張並沒有動氣，只是溫溫和和地說，因為這下子他已覺出了，此地和先前拘押的地方確實有些兒異樣，理該小心的。

『洋釘子寫字，倒奇怪！筆麼，這裏可多了！』

阿牛就把放在木坑上的水筆給他看。

『怎麼不早說呢？早說就給你寫字了！』

「哈，我哪裏曉得呢？……在那邊，哼，一張小紙頭都要給你搜完。……這東西兩三個月沒有拿了。墨哩，……有墨麼？」

小張很親熱地拿着筆。等阿牛把硯台給他之後，他將剛才用鉛筆寫好的條子，重新用水筆寫一道。

大老板跛着白細布繡黑花的拖鞋，朝號子門外走去，一面吩咐李興：「喲，叫他寫一封家信哪，學生子，油水旺，要多開一點！……我去看看別個號子裏的新差。」

小張留心在寫字，別人對他講的隱語，沒有全聽見，只是大老板出去的開門聲，驚動了他。

「怎麼？這裏可以出去麼？」

李興正在他睡的地方找尋信箋和信封，便掉回頭來，板起面孔說：

「哪個說你去試試看！」

『不是他剛才還出去了嗎？』

『你曉得他是什麼人？……你曉得他是什麼人？』

『我爲什麼不曉得？……像你一樣，一個犯人！』

『什麼？你說什麼？』

李興跳了過來，就想給他一巴掌。

阿牛馬上用手攔着。

『老弟，看在那東西上面吧！』

『你什麼東西？』李興向阿牛惡狠狠地問。隨即掉過難看的面孔來，一面掙扎，

一面做出要打小張的姿勢。

『小雜種，嘴巴放乾淨點！』

阿牛把大姆指和二指頭做了一個圓圈圈，放在李興的鼻子跟前，現出惡意的

笑，說道：

『這個哪！這個哪！』

接着向小張做一做眉眼。

『這裏可說不得犯人哪！小傢伙！』

小張稍稍紅了臉，但還是撇一撇嘴巴，小聲駁道：

『這有什麼忌諱頭？你哪裏知道？我們在那邊，槍斃，殺頭，什麼不說？』

別的人和阿三都嚇青了臉子，望望李興，又望望阿牛。

李興這回只憤怒地盯着阿牛，好像以為小張並不敢亂講，倒是阿牛一陣袒護，才這麼大膽起來的。

阿牛倒一點也不介意，便把李興手上的信紙拖過來，一面丟一個眼色道：

『你出去走走，不看僧面看佛面哪。』

隨即把信紙放在小張的面前，一本正經地吩咐：

『小兄弟，這是規矩，你寫封信家去，叫你爸你媽，寄點錢來用用。……我們這裏

的人苦來些……逢山吃山，逢水吃水的。」

小張聽見前半節話，便趕忙說道：

「寫封信家去，那怎麼成？可不把我爸我媽嘔死了？……到現在，他們還只曉得我在進學校。……你說錢嗎？我是有的。」

阿牛起初眼睛一輪，聽見有錢，卽把那臉色緩和下來，略略詫異地問道：

「那才怪了，你不寄信家去，誰肯給你錢呢？」

「呵，我大哥會給哪。」

「你大哥他在做啥生意？」

「他嗎？沒做生意，他在大學讀書。」

「讀書？他會有多少錢呢？」

「呵，我家是把我一份學費膳費，寄給他，再轉跟我哪。只要我大哥不說我在坐牢，錢是不愁的。……一年五六百塊，我們大家用。留着做什麼？我是不稀罕一文的。」

『你一年要用五六百塊嚇，真是一位大少爺。起初一見，我就曉得你是大富人出身的，指頭都比我們腰幹粗。』

阿牛滿高興，伸手拍一拍小張的肩膀，又回頭看一看李興，（他尚未出去，正依在門邊，現出冷冷觀望的神情）很神氣地誇耀道：

『老兄，怎麼樣？……咱眼睛，難道像你的，有眼無珠不識寶麼？』

李興紅着臉，向阿牛叱了一句：

『不要神氣，拿到手了，才算狠！』

接着向前走了一步，將兩隻手岔在腰間，偏起頸子，向小張責問道：

『你大哥，不見得會給你吧？』

『爲什麼？』

小張這時才直直地望着李興，微微地笑着，帶着玩皮的樣子。

『啐，爲什麼？你是坐牢，不是進學堂哪。』

「坐牢和進學校，難道不是一樣的麼？」

「你真是一位好玩大少爺，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李興那時譏諷地笑起來了，接着向阿牛說道：「你看，他把坐牢看成一件愜意的事情，像進學堂一樣。」

「倒不是愜意！我是說，」小張立刻莊重起來，並且模仿成人在說要緊話時咳嗽一下，「我認爲進了學校，還該坐坐牢，才算完成了一個人的教育。」

阿牛立刻拍手道：

「小兄弟，你說得對……！」

眼睛又環顧屋裏一下，好像在尋求別人的同意似的。

「真是一位瓜瓜叫的小傢伙！」

他並不是了解小張的話才贊成的，實際，只在這個時候，高興這麼奉承人吧了。

李興搖一搖頭，冷冷笑道：

「你大哥，怕不會這樣想吧？」

「怎麼不會這些話，原是他說的哪。」

小張臉上現出高興的神采。

「那你們恰是一對傻瓜！」

李興無可如何了，只鄙夷地揮一下手。

阿牛接口罵李興道：

「滾開些，不識相的傢伙！……我看傻瓜，倒是你自己哪。……小兄弟，給你大哥寫信吧。」

小張一面將剛才折好的紙條子理開，又重復折着，現出躊躇不決的樣兒，拭一把額上的汗，才問阿牛道：

「不知道，另外些人關在什麼地方？……我想送一個條子去。」

「寫些什麼？」阿牛將條子接在手裏，看也不看，就遞與李興，「傻瓜，給我看看吧，這一點讓你充狠了。」

「媽的，我又不是你的書記！」

李興雖是這麼罵了一句，但還是馬上抓在手裏，下細唸了起來。

「修林：

我的毛巾不見了，大約是在法院那邊時，給他包在你那包袱裏了吧？請替我找一找，我馬上要用，設法送來，你們身上的香煙，剛才門上不曾搜出，真好，分點給我。

漢賓。」

「起，鬧了半天，才是要毛巾，我以為甚麼稀奇古怪哩！這去拿就是了，要甚麼條子！」阿牛感到失笑了，將兩手一擺，就想立起身來，但聽到尾後的話，便馬上凝視着小張，高興而驚異地，「呵，你會吃煙麼？真是有本事！何不早說！」一面就從懷裏摸出一包來，遞枝給小張。

小張同阿牛一齊吸着煙時，愉快地說道：

「料不到，——你們會這樣自由？我們在那邊說不得什麼東西，都要搜查得一

乾二淨的，連褲腰帶也不准有。煙麼？兩角洋鈔也買不到一枝。」

「這邊也嚴，可是我們要這樣做，他們也沒法兒。等一會，引你出去看看，你還要更加吃驚哩。」阿牛霎一霎狡滑的眼睛，誇耀地說着，一面又將信紙拿了起來，「你就寫信吧。」

「寫信做什麼？我大哥，等兩天就來看我的。」

小張不經意地說着，並又把李興手上的條子，抓來扯碎了。

「你問他身邊有錢嗎？」

李興一面把紙筆墨硯收拾攏來，放在原先的地方，一面向阿牛遞着眼色。

小張不待阿牛說話，就把身邊的一元紙票摸了出來，一面望屋裏的人一下，說道：

「錢不多，先買點東西來請請大家吧。這裡有賣油條大餅麼？」

「啐，大餅油條！那有啥吃頭！」李興鄙夷地拉一下嘴角，一面拿過小張的紙票，

『你拿給我辦，包你弄一兩碗好菜來……你一定好幾個號頭沒見葷油了。』隨即
啞一啞嘴巴。

『那就好好辦措油，老子就要揍你！』阿牛一面向李興板起面孔開玩笑，一面
對小張說道：『走，出去玩玩，這裏太熱了，你吃不消。』

『這裏好多了，還有人拉風扇。』小張望一望阿三拉的風扇，『我們在那邊才
熱哩，房子不通風，又窄。』接着，也就立起身來，跟了出去。

『這都是我們興的，』阿牛也望一望風扇，現出很得意的樣子，『論規矩，本不
准，可是，我們一鬧，准了……媽的，就是還有一點兒不好，外面有什麼大亨來參觀，就
必得撤去一會兒……聽說，那些東西還是爲了我們好，才來的呢。媽的，不來，才謝天
謝地！』阿牛記得前天有人來參觀的事情，便情不自禁地又發牢騷起來，一面摘下
煙枝，朝過道的壁上，扣去灰燼，『媽的，煙也不能這樣自在吃哩！』

小張許久沒有這樣自由自在走了，現在就歡喜地東張西望，連阿牛講的話也

沒聽了，只顧隨口問道：

「你們這樣隨便進出，也是鬧來的麼？」

「那自然！……你要是躺着不動，臭蟲都會把你吃癩的。人就是要不怕事才好！……你看號子裏那些豬頭，到現在還不敢出來一步，就是不敢鬧呀！……你們學生子，到底不同——唔，這裏，你聽一聽看！」

阿牛說到這裏，便尖起嘴巴，向一間號子，作勢遞了一下，滿臉浮着誇耀的氣色。小張早就聽見一種劈拍劈拍的聲音，現經阿牛一指點，便趕緊朝門洞上一瞧，——呵，原來是在打麻將哩。

「這不稀奇，還有好看的哩，走吧。到這邊來！」小張很驚異，剛想說一點什麼話，便給阿牛一把拖開，拉到另一個號子前面，打趣地說道：「——這種西洋鏡，就出錢，也都買不出來。」

但是有什麼好看的地方呢？裏面只一盞燈，黃的光，昏昏懂的，另外，燈邊躺着一

個人，動也不動，死人也似地挺着。小張便回過頭，向阿牛懷疑地望着，彷彿在說：

『你不要開我的玩笑吧。』

『啐，這，你都不懂麼？』阿牛把大指姆和么指姆一伸，比在嘴上，楚楚地吹了一下，隨即窄小喉嚨，尖聲說道：『吹大煙哪。』

『呵！』小張睜大了眼睛，一面對過道那頭的看守，瞟了一下，『他們都不管麼？』

『管……那怎麼管得下？只有睜隻眼閉隻眼的，大家馬馬虎虎……你曉得，這裏面全是我們的天下哪。……那些看守，什麼東西……我們打了他，至兇不過加幾個月官司。你想，幾十年牢都坐了，這點算什麼？他老兄呢，嚇，那可糟了，白挨一頓，還要打破飯碗哩。』

阿牛冷冷地說着，一壁把吃了半節的香烟，摘來投在地上，神氣彷彿是一切都是他一個人幹出來似的。

小張取下烟枝，偏起頭，不滿意地問道：

『你們既這般厲害，沒人敢管，爲啥不一直走出牢去，還登在這裏邊幹嗎呢？』
『嚇嚇，你簡直是一位哥兒，不知世事的。』阿牛歪起嘴，笑起來了。『你知道，外面有多少鐵門？有多少衛兵？』

『喏，老大哥，你們就怕鐵門衛兵麼？……請你不要動氣，這樣只打打看守，實在算不得英雄好漢，我認爲英雄好漢，應該是什麼也不怕的。』

『小兄弟，不是這樣說，我告訴你，孫猴子能鬧天宮，可也翻不出佛爺的手板心的。……什麼也不怕，只有你們才肯說，因爲你們學生子單曉得空口講白話。』

『好說，空口講白話？老大哥，請問我們在××上，衝鐵門，碰巡捕的刺刀，難道那全是假的麼？』

『你扯慌！』

阿牛將小張抓着，詫異地大張着眼睛。

『扯慌？我告訴你，我就是爲了這件事，才吃官司的哪。』

小張現出一本正經的面孔。

『我不相信，你們爲什麼要這樣瞎幹呢？除非發了瘋！』

『老大哥，聽我說一句，可不要冒火，你人到我長得大，事情却比我懂得少』

小張微微地笑了一下，用力吸了一口烟，才繼續說下去，『我問你，外國工廠裏面打死一個中國工人，南京路上打死許多學生，你曉不曉得？全國各地都在爲這事罷市罷工，你曉不曉得？到處學生都在爲這事演說遊行，你曉不曉得？』

阿牛一下子，從頸項紅到了耳朵，用手板摸一摸腦袋，囁嚅地說道：

『我怎麼曉得呢？告訴你，我是去年落的網。今年的事，就是我婆娘在外面偷人，我也無從打聽的，更說不到那些什麼遠天遠地的工廠！』

『那你就明白，我們並不是瞎幹，也不只是嘴巴子硬，說要衝鐵門，就定規要衝的。』

小張說的時候，臉上就現出一股不怕事的神情，好像鐵門便擺在眼前一樣。

阿牛看見小孩子那麼認真，那麼神氣，就故意開玩笑道：

『那麼，這裏的鐵門也敢衝麼？』

『只要人多齊心，我是可以打先鋒的。』

小張挺一挺胸，樣子一點也不見戲。

阿牛便拍一拍小張的肩頭，半似打趣，半似讚美地說：

『你真是一位小英雄！』

隨即順手掐一掐臂膀，譏笑地說道：

『只可惜瘦了一點！』

『瘦？我問你，鬧天宮的孫猴子，難道是個胖子麼？』

小張生氣地反問着，一面把香煙丟下地去。

『你們學生子……單是一張嘴巴，就了不起！』

阿牛嚇嚇地笑着，一面取出包香煙來，便點燃兩枝，一齊啣在嘴上，一面向小張

嘲弄道：

『你嘴巴那樣狠，敢一齊吃兩根麼？』

『兩根？三根我都吃過！』

小張輕視地看他一眼，便把雙手塞進褲袋裏面，打算朝前走去。忽然聽見叫他的名字。

『小張！……小張！』

他連忙往兩邊一看，右手邊門洞上現出了兩隻眼睛，細看便認出那是修林的。同時還聽見道：

『你的毛巾在我那裏，你拿去吧。』

等他把頭挨近門洞時，修林便把眼睛移開，將鼻子嘴巴露了出來，一面塞出毛巾，一面小聲叮嚀道：

『我剛才聽見你講話太不注意了，這裏忌諱多，總須小心爲是。不然，就會吃暗』

虧的！

小張接過了毛巾，笑嘻嘻地說道：

『你不要替我擔憂，由我鬧鬧玩玩好了！……我是不怕什麼暗虧的。』

『不是那麼說，這裏是拘留所，不是學校，我告訴你，要不得孩子脾氣的。我們大家都推說沒錢，你怎麼搞起的，聽說你一開口就是五六百塊，鬧得大家都在說……』

一個金童下凡了。』

『你才信進去，那是一句話呀，』小張掉過頭來，看一下阿牛還站在那邊，同別人講閒話，就又低聲繼續說道：『我是哄那批賊強盜的，不是，他們怎肯帶我出來，自由自在的玩呢？……並且，我大哥也不會一下子交我幾百塊……』

『我看你這樣，以後下不得台的！』

『那管以後做什麼呢？要是那天我就想到以後要坐牢，那我也許不會到街上去示威遊行了。你不記得范朋克演的高屈麼？我就頂佩服那強盜說的一句話，「沒

有明天！……」

「啐，你真不長進！還老是什麼高屈孫猴子的。」

小張紅一紅臉，不好意思地反駁道：

「你那裏懂得你們講的道理，只使我明白，可不能壯我的膽呀，……不知怎的，我要想起那些強盜俠客，我才能夠什麼都不怕哪！」

「唔，你到底還是一個吃奶的小娃娃。」

對方這麼說着的時候，便帶着半開玩笑的口氣笑起來了。

「啐，你才老氣哩！」

小張微微撇起了他的嘴巴，便順手用毛巾朝門洞打了一下。

「啐，小朋友，快進去，快進去！」

阿牛忽忽地走了過來，紅不說白不說，就把他拖了一把，帶着十分小心和急促

的神情。

『什麼事？』

小張吃驚地望着他，同時看見在過道上走着的些人，都一個個趕緊走進號子去。

『還問什麼？你再不走，就要吃排頭的。』

阿牛拖着小張走，一面掉回頭，向過道入口那邊望望。

小張一壁尾着，也一壁跟着他溜着眼珠子，但却看不出什麼動靜，只見過道那頭的兩個看守，在戴端正他們的帽子，拉伸展他們的制服。

走進號子時，阿牛便拿一方小鏡子，伸在門洞外，一面對鏡子望着，一面打趣似地罵道：

『我噪你奶奶，要來就來嘛，老是膠粘緊兩隻腿子一樣。』

『到底是什麼人來了？你們嚇得這樣，就像老鼠見了貓兒似的。』

小張不滿意地問着，一壁拿毛巾揩着額上的汗。

『哪個怕這是……』阿牛剛這麼回答，忽然望着鏡子裏面叫道：『呵呵，十五號出了皮頭了！……媽的，又不曉得那個小舅子爬了灰！』

小張不懂他說的話，便拉阿牛一把，問他到底是出了什麼事情。

『啐，你差不多弄掉我的鏡子了！』阿牛現出愠怪的臉色，隨即解釋道：『什麼事？』
『事所長在那邊檢查哪。……呵，糟了，王三的烟燈，又端去了！……媽的，不聽我的話，我早說過，有人在暗算。……嘖，還要來這邊麼？』接着，就連忙把鏡子收了進來。

小張把眼睛對着門洞望了出去，却看不出什麼，只望見了對面的牆壁，便仰起面孔，問阿牛道：

『真奇怪！你怎麼看見的？……我一點也看不見。』

『你怎麼看得見？你還沒有修練成功哪。』阿牛邊開玩笑，邊誇耀地說：

『只要你肯在這裏坐十年，就是城牆都遮不着你的眼睛。』

『你吹牛！』小張把下巴朝前一遞，『我猜得着，你就是全靠那把鏡子。』

『鏡子？那有什麼用？你拿去試試看！』雖是這麼說着，但鏡子却一直揣進懷裏去了。『我告訴你，鏡子在我們手裏，只能像道士的一張符罷了，看東西，還是要靠真本事的！』

小張見他做模做樣的神氣，便知道那是胡說白道，剛要噓他一下，忽然聽見過道上驟起了一陣皮鞋的響聲，就對着門洞朝外望去，立刻看見一個着淡黃洋服的人，翹着仁丹鬍子，很威嚴地走過，接着就是四個白制服掛盒子砲的跟隨，緊緊地尾着。小張便反身來，低聲問阿牛道：

『這是什麼人……這麼威風！』

阿牛聽聽鞋聲響遠了，才輕蔑地罵道：

『什麼威風？……一把草紮的，嚇嚇老鴉罷了！……哼，這就是他娘的所長！』

小張便嘲弄道：

『不威風？剛才你爲什麼那樣怕呢？』

「老弟，這不是怕，這是大家幫幫忙，留留面子哪！……你明白嗎？俗話說得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難道我們整天在外面逛，他就不曉得麼？……但若他真的不留情，那你看，我們這些吃大刑官司的弟兄，就老早……」

「那我就不明白，請問他既不認真，爲什麼還特別跑來檢查？剛才你不是說，他連烟燈也端去了嗎？」

「嚇，老弟，你才進來半天，你怎麼明白？我告訴你，這就是他替我們留面子哪！要是真的搜起來，那你看，豈止一盞燈，那簡直可以查出幾十盞來，開一間燈舖子了。不說別處，單我們這裏，就搜查不得！還有，倘你這陣出去看，包你看見，還有人在打撲克。」接着回頭望一望屋裏，「你瞧，我們號子裏的兩位，就正在別個號子裏，賭得交關上勁哩！」

「那就怪了。他單搜一間號子做什麼呢？」

「這個麼？就是有人同十五號的大老板過不去哪，便向所長爬灰，說他吹烟打

牌！……所長怎麼辦呢？當然公事公辦，搜哪！

小張向號子裏看了一週之後，笑着說道：

『那麼你們不怕別人暗算麼？』

『那個敢暗算我們？』阿牛沒有望小張，倒向阿三他們瞥了一眼，說道：『我們拳頭對付！斷不像那十五號的王三，婆婆媽媽的。』

『可是，人家總把你們的東西查去了！並且你也不見得會清得出人來！』

小張玩皮地嘲弄他。

『查去到不會的！』阿牛果決地揮一下手，說了這句之後，突然湊近小張的耳朵，小聲說道：『我告訴你，白天搜去的東西，晚上又會悄悄送回來的哪！』隨即，得意地笑了起來，又大聲說道：『你想，我們還怕什麼呢？』

『呵，料不到這裏，會是這麼一個好玩的地方！』

小張驚異而有興趣地說着。

『可是像他們這些怕事的豬頭，也不好玩哪！』

阿牛又朝阿三他們看了一眼，便從懷裏摸出鏡子，伸在門洞上一照，跟着說道：

『唔，已經滾蛋了！來，我們再出去玩罷！』

一面回頭來，向小張招一招手。

『我已玩夠了，我要息一息。』

小張坐在地板上，朝屋裏四面打量着，尤其令他注意的，是那張用舊草席做成的風扇。這時那個叫做老伯伯的，正緩緩地拉着，但是，一見阿牛走出去了，就立刻噓口氣，放下手，輕聲叫下阿彌陀佛。同時，屋子裏也就馬上熱鬧起來。

小張便說道：

『待我來拉！』

隨即，走過去接着繩子。他一壁拉，一壁看見老伯伯在打哈欠，光景百無聊奈似的，便說道：

『你老人家，怎不出去走走，散散悶也好，哪。』

老伯伯微微嘆一口氣道：

『唉，小兄弟，我可沒這樣的福氣哪。』

小張起初感到詫異，隨即想起阿牛的話了，便問道：

『你是怕看守嗎？』

老伯伯沒說是，也沒說不是，只微微地苦笑着，隨即又打了一個哈欠，這回却是用手板朝嘴巴上掩了一掩。

小張就又問道：

『你怎麼不躺一躺？』

『躺？』老伯伯陰鬱地看了小張一眼，隨即指着旁邊的阿三說道：『你看他，昨夜拉半晚的風扇，白天還不敢躺一會兒哩！』

阿三正把頭垂在胸口上，迷迷昏昏地打着盹，背脊則是抵着壁頭，樣兒現得十

分衰弱和可憐。

『不敢躺這才怪了！』小張停住拉風扇的手，『我來的時候，不是還看見有人躺在那上面麼？』一邊便伸手指一指木坑。

老伯伯沒有答話，只把頭掉開，向另一個人說道：

『怕又要開飯了吧？』

那人正用手搓着足趂巴，抬起尖下巴來，有意無意地答道：

『唔，大約快了吧？』

跟着向小張溜了一眼。見小張在朝他望，就很乖覺地低下頭去。

小張覺得這必有蹊蹺，就拖一拖老伯伯的袖子，挖根底問道：

『你老人家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老伯伯朝門那邊瞟了一眼，略現窘迫的神情說道：

『小兄弟，……這，久後，你自會明白的。』

小張拭一拭額上的汗，順手又拉了幾下風扇，心裏不高興地思索道：

『這樣膽小做什麼呢？……』同時又想起阿牛罵的話了，『唔，難怪給人家罵成豬頭！』隨即就一壁拉風扇，一壁朝木坑上躺了下去。一壁帶着嘲弄的口氣說道：

『我就不怕！……我就偏要躺一躺！……看那個把我吃了不成？』

大家都十分驚異望着他，好半天沒人說出話來。只那個用手搓足杆巴的，好像賣弄聰明，看一下小張，然後對衆人輕聲說道：

『有錢能使鬼推磨，我敢擔保……他不會的。』

這時號子門忽然打開，一個大廚房那邊的廚子，將他油光的臉，矮胖的身裁塞進來了，舉手揩一揩額頭，嘴裏喊道：

『呵，好熱好熱！……李二爺呢？』

並沒管有人答允了沒有，就向門外招一下手道：

『唛，端進來！』

端着木掌盤的外役，穿着灰色囚衣的，便走了進來，照着廚子很熟識的指點，就將木掌盤放在木坑上。小張爬起來看，裏面裝着一碗紅燒豬肉，一碗滷豬蹄，一盤鮮魚，一盤炒雞片，味兒真是香噴噴的。心裏想道：『這裏邊的菜還不錯呢！』

『燒成多少錢？』

搓足楞巴的尖下巴漢子，咂一咂嘴，這麼問了一句。

『便宜！便宜！……』

廚子將手裏的濕帽子，朝肩上一搭，就同外役帶上門，出去了。接着門外有人喊道：

『菜來了！』

阿三，老伯伯他們都趕緊立起，把放在屋角落裏的小鉢子，一個一個地從門洞上遞出去，等外面裝好什麼之後，又一個一個地接了進來。阿三把墩在地板上的鉢子，通通數了一下，車轉身來，看見了拉風扇的小張便忽然說道：

『唔，還有人哪！』

就連忙再從屋角落裏抓個空鉢子，走到門洞口，遞向外面叫道：

『唉，還要一鉢子！今天添一個新差了！』

『人家有菜了，還稀罕這個！』

搓足枱巴的尖下巴漢子已經停止他的工作了，彷彿責備阿三不懂事似的這
麼喊着。

阿三一面接進來，一面曬一曬嘴，歡喜地說道：

『他不要，讓我們多一鉢子也好！』

小張丟開風扇索子，走過去，蹲下身子看：每個鉢子都只裝了一半水，熱的，微微
冒着氣。上面浮起兩片半生的冬瓜，也沒削去皮。便驚異地問道：

『這拿來做什麼的？』

尖下巴漢子，將下巴尖朝外一遞，帶諷刺的表情回答道：

『做什麼……吃呀！』

小張便一下明白了那麼似的說道：

『呵，這是湯……簡直是豬吃的……怪了！爲什麼菜又那樣好呢？』

尖下巴漢子對老伯伯他們霎一下眼睛，有意思地笑了起來，說道：

『小先生你還不明白麼……那是要出錢的哪。』

『出錢？那是誰出的呢？』

『誰嚇？就是你自家呀！你都不知道麼？』

『我……呵，那一塊錢……』

小張登時覺出了，拿手拍一下地板。

這時門洞上又送進許多鉢子來了，那形式和裝湯的鉢子一樣，醬黑色，只是比較大些。裏面滿裝着烏而且黃的東西。小張看見大家各拿一鉢子，湊在嘴邊和着冬瓜湯吃，才知道那是飯。於是，他也去端了一鉢子來，便立刻聞着一股火煙薰過的氣。

味，衝人鼻子。吃進嘴裏很粗噪，吐出來看，原來裏面雜有不少的稗子。再細查飯碗裏呢，其中還可尋出好些小小的砂粒。心裏不禁想道：

『爲什麼高等拘留所的飯還這麼糟呢？』

隨即抬頭看看衆人，他們都是吃得很慢，一面吃，一面將飯裏的稗子砂粒，下細刁選出來；同時，吃了幾口後，便端起湯鉢子來呷一口，額上就現出難過的皺紋，好像呷着不願吃的東西一樣。小張就用筷子點一點木坑上的菜碗，向大家招呼道：

『各位不要客氣，來吃一點吧！』

大家聽了這話，都驚異地望着他，現出沒明其妙的臉色。

小張又重說一遍，並伸手碰一碰那位挨近坐的阿三。

『老哥，請呀！』

阿三從鉢子邊抬起苦笑的脸子，含糊地回答：

『小先生，你自家請呀……不要……不要連累了我！』

同時眼睛向那些魚肉飛快地看了一眼，嘴裏禁不住大大地吞一口唾沫。

小張聽了阿三的話，又向衆人看了一眼，不高興地說道：

『怎麼……這是我出錢，特意請你們大家的呀？還怕什麼呢？』

老伯伯把筷子朝鉢子邊一攔，嘆了一口氣：

『你人好，我們謝謝你！……可是……』

說到這裏，便沒說了，現出遲遲疑疑的樣子。

尖下巴漢子，朝門洞上溜了一眼，便接口小聲說：

『你請我們可是，你不知道，有人不准你請呀！』

說完就趕快把頭伏在飯鉢子上，做出急急忙忙在吃的樣子，宛如並沒有預聞什麼事情一般。

『哪一個不准我請？』小張原祇坐在木坑上的，這時立刻站立起來，拿筷子指

着尖下巴漢子，生氣地問，『你告訴我，哪一個不准……是不是那兩個傢伙？』

尖下巴漢子很是惶惶，只胡亂地點一點頭。

『我不怕他們的！看他們把我怎樣殺了不成！』

小張一壁忿忿地說氣話，一壁就把魚呀肉呀，端了起來，紅不說白不說就挾在別人的鉢子裏。還一面嘲弄道：

『吃呀，這又不毒藥！……要是他們來問，就說我估住你們吃的。怕怎的，一切由我擔當！——你們看，我一個人都不怕，你們又高又大，人又多，爲啥還怕他們兩個人呢？』

大家聽見這話都苦笑起來，同時又好久都沒有吃過油葷了，便一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吃着。

『開水開水！』

外面又有人在叫着。阿三尖下巴漢子他們就立刻拿大瓦鉢子去接，便見門洞上伸進一個洋鐵瓢兒，把水一瓢瓢送了進來。

尖下巴漢子放一鉢子水在木坑上，小張將一根魚刺吐出問道：

『這拿來做什麼的？……洗臉麼？』

『洗臉沒這麼講究呀！』尖下巴漢笑起來了。『這是給我們口乾時候吃的。』

小張忽然一眼瞟見水面上浮有油點子，便說道：

『這怎麼能吃呢？』

同時又看看面前那鉢原封未動的冬瓜湯，略爲奇異起來：

『怪了，湯裏面倒一點油也沒有！』

『有什麼奇怪呢？』尖下巴漢子很有勁地說着，像竭力要把稀奇事告訴別人那樣的神氣。『燒湯的時候，鍋是乾淨的；等到燒開水，鍋已經煮過菜了』（這裏炒的菜是廚房裏的人炒來自家吃的。）

『這，他們應該洗洗鍋才好哪！』

『洗鍋？……除非你我是老太爺！……』尖下巴說到這裏立刻小聲了，『並且，

這樣，他們還可以得點外水哪……比如你吃不下，口乾怎麼辦呢？那他們就提好開水來賣了，這就是拿壺燉的，真正老牌的開水……」接着拿眼睛瞧一下木坑上那鉢浮有油點的熱水，「這個麼？天才曉得到底開沒開？」

小張一面吃飯，一面聽，便很是不快起來，就把面前半盤炒雞片，全倒在自己鉢內，埋頭忿忿地吃着，連砂礮稗子也不愛刁選的了。

尖下巴漢子向那些空盤空碗掃視了一下，吃驚道：

「呵呀，你沒給他們留一點子麼？」

小張忽然咬着一塊大的砂礮，幾乎把牙齒都要弄碎了，同時心裏又沒好氣，便噴怪道：「留誰叫他們沒來！這些老太爺，我是不愛請的！」接着，又埋頭吃他的飯。

尖下巴漢子碰了這下釘子，就趕忙走開，一面搖着頭說：

「這要出皮頭的！這要出皮頭的！」

小張吃饱之後，便不管這些人怎樣替他擔憂，就躺在木坑睡覺起來了。

阿牛給李興從十五號叫了出來，臉正吃得紅紅的，手裏拿着鴨腿子，一面啃，一面瞧瞧李興抱的小飯鉢說道：

『我都要在這邊吃飽了，叫我做什麼？』

一抬頭又看見李興後面站着的大老板，便嚷道：

『哈，人家找你吃酒，你躲在啥地方……去，去，去，酒還有那麼多！』

李興騰出一隻手來，攔着道：

『不行！不行！我今天弄那麼多菜，拿來倒麼？』

『今天你做生嗎？』

阿牛把咬着的鴨腿子，馬上拿開，詫異地問。

『醉，簡直醉昏了！小把戲出一塊錢，你都忘記了嗎？』

李興不容分說，拉着他就走。

阿牛一面走，一面向大老板說道：

『我找你一大半天……人家王三今天氣不過，賣兩瓶酒來開開心，你恰好不見了……』

『我同張主任談談天，』大老板輕聲咳嗽一下，『真是那樣的呢？你說的全不對。』

『什麼？』

阿牛有些摸不着頭腦。

『你說什麼？』大老板向他醉紅的臉直視一下，『還不是談那些學生子。聽張主任說，他們今天進城時，幾十個人還一齊在街上唱什麼歌呢，法警也給他們沒辦法！』

李興也回頭來說道：

『我也聽見說，真是太大膽了！』

阿牛咬一下鴨腿子，滿不在乎地說：

『倒沒有什麼……只不過他們人多齊心罷了。』

『就是這一點厲害！』大老板又輕聲咳嗽一下，『所以聽說所長……也打算把明天的蘿布乾，換一點好的，……就怕他們人多……搗亂……我們呢，第一號的大老板，剛才也同我私下談過，對他們該客氣一點兒，……得讓步的地方，就該讓！不一定……』

這時，他們已經走進號子裏了。李興放下飯鉢子，看見空盤空碗，便大叫起來，『媽的，哪個狗東西全給我們吃了！』隨即向衆人虎喝道：『快告訴我，你們看見是哪個吃的？』

衆人都嚇得不敢張聲，阿三且不禁抖了起來。尖下巴漢子，一面努力拉風扇，一面指指睡着的小張回答道：

『就是他分給大家吃的……別人不敢要，他就要拿鉢子打人。』

末後兩句話比較說得小聲，只有李興一個人聽見。

阿牛這時，鴨腿子已啃完了，把骨頭丟在地板上，便向大老板道：

『這個小把戲，才來，哪能怪他！』

李興却拿着空碗一攢，氣狠狠地嚷道：

『媽的，我們自家還添有半塊錢的菜呀！』

『只怪你糊塗！爲什麼不早告訴他。』阿牛罵了這一句，便用油膩的手，一邊拖着大老板，一面拖着李興，不容依不依，就拉着走，口裏噴着酒氣，躁急地嚷道：

『走走走，人家那邊正等我們吃酒呢！』

李興一面跟着走，一面生氣地罵道：

『媽的，氣人！偷雞不着倒蝕一把米！』

尖下巴漢子聽見這句話，便竭力忍住笑，等到李興他們出去後，才息下拉風扇的手，向大家說道：

『真是怪事！連大老板也不發作了！』

隨卽掉頭望一望木坑上的小張，見他正睡很酣暢，便禁不住翹起大指姆贊美一句道：

『他的祖宗牌子真供得高！我敢打賭，將來一定會做大事的。』

老伯伯數着唸珠，却獨自憬悟似的嘆息道：

『這全是天意！你想，亂這麼幾十年，哪會不出來一批能幹人呢？』

接着便朝小張的頭上望去，想從那裏看出一點異狀來，是不是會顯現金龍或者白虎一類的幻影。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海。

有版權

夜 景

艾 蕪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金圓一元

巴金主編

文 學 叢 刊

第三十三集
共六十冊

星 葉
栗子 蕭 乾 長篇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
夜景 艾 蕪 短篇
春風 張天翼 短篇
黃沙 靳 以 短篇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
小巫集 奚 如 短篇

葉 紫 長篇
蕭 乾 短篇
陳白塵 短篇
艾 蕪 短篇
張天翼 短篇
靳 以 短篇
萬迪鶴 短篇
奚 如 短篇

髮的故事
印象·感想·回憶
綠葉的故事
橋
銀狐集
咀華集
日出
運河

巴 金 短篇
茅 盾 散文
蕭 軍 散文
蕭 吟 散文
李廣田 散文
劉西涓 批評
曹 禺 劇本
臧克家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三十七年十月四版

101.13.1

友聲旅行社

友聲旅行社團圖書館

還書日期

	1698
	1704
	1688
	1814
9551	
7591	
5951	
165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0014B

共和國馮佐夫舍歌舞團全體人員一百四
波蘭團長、波蘭作曲家聯盟副主席安德
率領，在昨(三)日下午五時三十八分乘
受到華東和上海各界人民的熱烈歡迎。
有華東行政委員會文化局長、上海市
育委員會主任夏衍、華東和上海市文化
文化聯絡事務處代表徐平羽、華東行政
表劉雪葦、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處代表何復基和
章新以、張駿祥、唐弢、金燄、伍黎、學
高徒漢以及上海文藝工作者、工人、學
等八百餘人。

旗迎風招展，中間高掛着「歡迎波蘭人
歌舞團」的巨大紅色橫幅。歡迎的人
動的心情，高呼着口號，歌唱着「全世
迎接了歌舞團的來臨。

團長和全體團員在悠揚的樂聲中下
熱烈握手，並接受了百餘位文藝工作者

和「萬歲！毛澤東！」「萬歲！貝魯
中，車站上舉行了一個熱烈的歡迎會。

文化局局長、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
代表上海市文藝工作者和各界人民，
波蘭人民共和國馮佐夫舍歌舞團致歡迎
夫舍歌舞團來上海訪問和演出，是上

出席作陪的還有上海市各人民團體負責人金仲華、王
力、沈涵、周克、李琦濤、宋錫恒、應仁珍、沈粹縝以
及上海文學、電影、音樂、戲劇、戲曲、舞蹈界的著名
人士章新以、張駿祥、唐弢、周信芳、傅全香、秦怡、
周小燕、伍黎、司徒漢等。

在宴會上，劉季平副市長首先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
上海各界人民，向來自我國的友邦波蘭人民共和國、來
自英雄城市華沙的馮佐夫舍歌舞團表示熱烈的歡迎。接
着歌舞團團長安德烈、潘努夫尼克致辭。他代表全體團
員，對上海人民親切的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謝。

宴會上洋溢着熱烈愉快的空氣，賓主雙方一再地爲中
波兩國人民的友誼乾杯，爲波蘭人民領袖貝魯特主席的
健康乾杯，爲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健康乾杯，爲
以馬林科夫主席爲首的蘇聯人民領袖們的健康乾杯，爲
全世界和平專業乾杯。

民主德國工業展覽會將在滬展出 德代表團一行抵滬籌備

「本報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外貿易協會與中國國
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聯合舉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工業展
覽會，自五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勝利閉幕後，展覽會全部
展品將運來上海展出，上海方面已在積極籌備。德意志
民主共和國工業展覽會代表團團員六人，於昨日下午六
時許首批到達上海，並將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在
上海的工作人員共同籌劃展覽會會場的行政事宜。

次會，交流了工會工作的經驗。

出席世界婦女大會 我國部分代表

「新華社柏林一日電」出席即將
界婦女大會的我國一部分代表，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秘書長章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國際工作部
月三十一日從莫斯科乘飛機到達
的有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總書記
聯常駐國際民主婦女聯代表加
民主婦女聯合會的人員等。我國
交使團參贊王雨田和李欣也到機

慶祝英國女王加冕 英談判代表在京

「新華社北京二日電」爲慶祝英
加冕，英國政府談判代表藍來納
舉行招待會。
應邀參加者有我中央人民政府
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閻寶

